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九九冊目次

廣博物志五十卷（一）　（明）董斯張輯　明萬曆高暉堂刻本　〇〇一

廣博物志五十卷（一）

（明）董斯張輯

明萬曆高暉堂刻本

廣博物志五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董斯張撰。斯張有吳興備志，已著錄。晉張華博物志世所傳本眞僞相淆，脫略亦甚。南宋李石嘗續其書，雖旁摭新文，尚因仍舊目。斯張從而廣之，遂全改華之體例，變爲分門隸事之書。凡分大目二十有二，子目一百六十有七。所載始於三墳，迄於隋代，詳略互見，未能首尾賅貫。其徵引諸書，皆標列原名，綴於每條之末，體例較善。而中間亦有舛駁者，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採摭古書原名具在。乃斯張所引，凡出自二書者，往往但題御覽、廣記之名，而沒所由來，殊爲不明根據。又圖經不言某州，地志不言某代，隨意剽掇，亦頗近於稗販。三墳爲毛漸僞撰，漢雜事祕辛爲楊愼贋作，世所共知。乃好異喜新，雜然並載，更不免疎於持擇。至若孔疏、鄭箋，牽連滿幅，道經、釋典，採錄盈篇，愛博貪多，尤傷枝蔓。然其蒐羅旣富，唐以前遺文墜簡，裒聚良多，在明代諸類書中，固猶爲近古矣。

廣博物志序

博物志者南華經之變也莊叟譚理而[illegible]其言恣肆滉漾期於闡自巳之性靈茂先談物以埊理故其言幽深卓詭期於拓天下萬世之耳目二書互爲表裏皆原本老易孕左史國僑之蓄運以河上東方之竒通玄洞冥翹然自抒獨解以臿天地間一種非子非史之秘闢而後之作者紛如禦冦飄飄猶不失曳尾之致干寳以下詫耳目之新徵變怪之蕞其於物理何若而博之原旨逸巳久矣吾里董遐周氏少負異才爲制義即能廣成弘爲詩歌即能廣晉唐爲古文辭即能廣秦漢而精神獨注則暗模茂先廣其書之十爲五十卷且感慨善病自稱曰癯道人貌何癯書何腴也謂博物可廣則時主剪削僅存四十之一惟恐寳山傾盡窘後來之手筆謂茂先應廣則李石續之陸禋補之皆未足窺測藩籬且其書有傳有不傳而癯[illegible]何乘而獨上噫嘻我知之矣癯生長富[illegible]以文字

上等受陳赤石宗師特達之知意青紫可掇取性豪宕欲釀酒散金一寄牢騷不平之氣然皆受困不得舒且善天文家言知有才無運彊與造物爭不得爲孝標得之亦不免式乾之悔故決意棄去散千金之產湛精於書其曰廣之云者廣茂先亦廣莊叟也莊土苴萬有而我特獵焉從實以躡虛虛乃有托莊刋落百家而我特遊戲焉涯細以貫鉅鉅乃有根一展其書無不遊也無不徵也直抉造物之奧通幽明顯晦之情以我轉物不爲物轉大觀備而博之義始闢發無餘藴矣夫人各具一神明各秉一氣候各備一體段胸中耿耿要使終古不磨乃可以死南華尚矣茂以加巳張不免於兵數也非戀戀三台不能舍也癯則何居或以爲狂或以爲惑我則曰自性自靈自志自廣嗒焉心賞勃窣不可勝窮成其爲癯而巳矣

萬曆乙卯中秋日平涵居士朱國禎題

廣博物志叙

古今圖史之厄莫大於嬀焚黃圖嬴焚經籍及讀晉武之詔茂先始嘆開闢來璮文秘事又絶於典午也賴茂先雅好異書默識強記怪至於髡毛龍鮓下至於幽館食槳細至於故宮門戶應對如流到眼便識又復汰三十乘橐爲一志搜四百卷僅存數篇可謂博矣然而有疑焉嘗武庫火時茂先列兵固守漢高斬虵劒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茂先能識延津劒氣於斗牛

之間及見高帝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何也能與雷煥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而中台星坼不胥避位又何也大抵晉書好采稗官小說如所載張茂先傳正類東方朔管輅凡卜筮射覆弔詭之事悉取而附麗之而其寔不盡爾也且博物一書文釆不雅馴斷不出六朝手而況茂先善乎遐周氏之言曰吾之廣志也姑以饜夫膛餓眼而矖空腹者於史則獵於稗則筏斷自書契以迄六季而下無錄焉且曰茂先氏之觴也而沿之因其類也而輯之則非茂先也昉也盍遐周大父首典秩宗父兄名第俱在蘭臺石室間藏書萬軸率多異本遐周以曠世軼才歛其邁往不屑之氣窮年討究手自鉛摘乗彝白而集青鳳焚椒林以建檀枝眞可洗宇宙之貧發山海之鑰簡而裁奇而核但恨茂先不見遐周耳予戲謂遐周今尚書一旦給筆墨錢六萬使校子書締秩如太康故事予必將傴僂而邀不然取唐宋勝國以來無穢之史書分局排纂

塵坌欲嘔子寧甘紅藥堦前方寸地耶遐周哂曰審若是則子之屣金馬而隱木雞也殆將分吾野史之權然昔人有俯身集賢以便稽閱者豈天下眞無讀書處乎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是編也成亦我與子休粮法也抑晉人同時博物者郭景純葛稚川與茂先而三茂先景純卒以伎成而累未若稚川謝浮榮賤尺寶全生之道於是爲優則吾與遐周又當遠行尋師釆眞掘藥翛然於著述筆舌之表

世無復求多我曹爲矣

鈍菴韓敬撰

廣博物志序

廣博物志者吳興董斯張廣乎晉張華者也其廣也奈何蓋斯張生十有八年而病日三藥其未藥也日公車者言也廢則旣藥廢之也者終之也於是乎百家然則其廣也奈何百家者王嘉之書儼然在乎中言詭而不夷乍而眡之矍矍然掩之皇皇然讀旣則恨恨然棐棐然曰壯武之不得盡昭乎其述也嗟哉博物者猶有遺焉武帝沒之也平原生而齟齬死安瀾生而倒

流死武帝生而羲農之佚者死夏殷周之不傳者死秦死漢死三國死嗟哉乎是拘拘者之罪也先張氏而書吾蒐焉迨其後焉者厥載孔多衍而無倫鉛之槧之晨乎宵首乎三墳尾乎隋其比也類以廣乎張氏始天道次時序次地形則戎狄附焉次斧扆太子后妃附焉次神僊附鬼焉次職官次人倫次高逸次方伎蓋幻術附焉次閨壼次形體次藝苑附圖畫焉次武功次聲樂雜戲附焉次居處次珍寶幣帛附焉次服

飾次器用次食飲繼之以草木鳥獸維蟲魚殿之咼五十閱二十有六月而庇則賓有獻疑矣曰紹張氏者乎子何波乎晉以下噫弗廣爾廣則烏乎弗廣唐也五季也宋也非歟曰繇此以降乃繁矣繁則焉可極也勢也極可極否待諸請問張氏之錄也錄詭焉爾矣不逑乎史吾子曷史哉曰晉以下之史史也稗史乎史乎遷乎班漢乎職官人倫而下張氏多闕焉曰人倫也庶物也吾廳乎是夫卿者子輿氏之言也物之

爾矣然則郊祀封禪籍田巡狩刑賞之屬曰唐之佑閩之樵鄱陽之端臨三子者備焉矣曰秇苑之入經與史也何居有非經而稗有經而稗有非史而稗有史而稗羣若眯焉何弗錄古琴疏娜嬛記古乎曰前之爲竹書爲連山吾惑之忍汰也乎哉勿彖焉可也代楊朱曰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嚋識之哉惡乎信嗚呼女未嘗以浣火割玉之說之通之也則曰若之何子之眡有窮而以賡命也一目焉羅羅且無禽曰吾以須

天下之嗜古者吾所不知人其含諸雖然夫非吾好也亦以爲賢乎博奕者而已矣客起曰旣聞之矣河有所乎窮書之有類也孰之昉曰七畧哉

萬曆丁未上巳日書

廣博物志目次

第一卷
天道一 天 日 月
第二卷
天道二 星
第三卷
天道三 風 雲 雨 雪 霜 霧 露 虹霓 雷電
第四卷
時序 總 歲 時 春 夏 秋 冬 曆附

第五卷
地形一 總 地 山
第六卷
地形二 海 河 江 湖 諸水
第七卷
地形三 都邑 城 池 井 墓 田 石
第八卷
地形四 戎狄
第九卷
斧扆一 盤古氏至帝嚳止
第十卷
斧扆二 堯舜至漢止
第十一卷
斧扆三 太子 后妃
第十二卷
靈異一 仙
第十三卷
靈異二 女仙

第十四卷
靈異三 神
第十五卷
靈異四 鬼
第十六卷
職官一 總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諸京職
第十七卷
職官二 刺史 郡 縣
第十八卷

人倫一 總論人 君臣 孝子 賢子 諫子

第十九卷
人倫二 叔姪 兄弟 夫婦 戚屬

第二十卷
人倫三 師友

第二十一卷
高逸

第二十二卷
方伎 醫 幻術附 卜筮 相 棊博諸戲

第二十三卷
閨壼一 賢母 孝女 賢婦 節婦 才婦

第二十四卷
閨壼二 妬婦 美人 雜紀女婦

第二十五卷
形體

第二十六卷
藝苑一 總經 易 詩 書 春秋 禮記 孝經 論語 孟子 山海經 爾雅

第二十七卷
藝苑二 史

第二十八卷
藝苑三 圖緯 釋道經典附

第二十九卷
藝苑四 好學 博古 著作 文字 詩賦

第三十卷
藝苑五 紙 墨 筆 硯 書 圖畫附

第三十一卷
武功一 論兵

第三十二卷
武功二 刀 劍 射 弓 矢 弩 諸軍器

第三十三卷
聲樂一 總樂 歌 舞

第三十四卷
聲樂二 總樂器 琴 瑟

第三十五卷
聲樂三 鐘 磬 簫 笛 琵琶 箜篌 諸樂器 雜戲附

第三十六卷
居處 堂 宮 殿 臺 觀 宇 室 苑囿 門
第三十七卷
珍寶 金 幣帛附 玉 珠 雜寶 錢
第三十八卷
服飾 衣 冠 釵釧 屐
第三十九卷
器用一 諸器物
第四十卷
器用二 舟 車
第四十一卷
食飲 飲食 藥餌附 肉 酒 茗
第四十二卷
草木一 穀 芝 諸草 諸木
第四十三卷
草木二 果 異木 瓜 竹 異草
第四十四卷
鳥獸一 鳥上

第四十五卷
鳥獸二 鳥下
第四十六卷
鳥獸三 獸上
第四十七卷
鳥獸四 獸下
第四十八卷
鳥獸五 異鳥 異獸
第四十九卷
蟲魚一 龍 蛟 蛇 魚
第五十卷
蟲魚二 介蟲 諸水蟲 諸異蟲

廣博物志目次終

廣博物志卷之一

隴西董斯張纂
武陵楊　鶴訂

天道上 天　日　月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 尚書

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 [illegible] 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 [illegible] 廣雅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 [illegible]

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

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魄榮也人與思慮合至精也 [illegible]

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 [illegible]

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 [illegible]

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 上

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管子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尸子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隋書

天象蓋笠地法覆盤 周髀

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之位 上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爾雅

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已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

門戶也 素問

九天一中天二羡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 太玄經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淮南子

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木土人金水火凡十端天亦有喜怒哀樂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淮南子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 鶡冠子

保章氏 [illegible] 掌天文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illegible] 以觀天下之遷 [illegible] 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 [illegible] 封域各有分星 [illegible]

[illegible] 以觀妖祥 [illegible]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illegible] 以五雲之物辯吉凶水旱 [illegible] 降豐荒之祲象 [illegible]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 [illegible] 命乖別之妖祥 [illegible]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illegible]

眡祲（官[illegible]占夢）掌十煇之法（煇謂日光氣也）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illegible]）二曰象（[illegible]）三曰鑴（[illegible]）四曰監（[illegible]）五曰闇（[illegible]）六曰瞢（[illegible]）七曰彌（[illegible]）八曰敘（[illegible]）九曰隮（[illegible]）十曰想（[illegible]）○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illegible]）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三五曆紀）

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上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莫知始終（河圖挺佐輔）

問云諸天衣服云何答曰如經說六欲界六天中皆服天衣飛行自在看之似衣光色具足不可以世間縫綵比之色界諸天衣服雖號天衣衣如非衣其猶光明轉勝轉妙不可名也（法苑珠林）

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illegible]）

問曰諸天住處其義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天雖有三十二住處但有二十八重以彼四空絕離形報故無別處還在欲色二界之中但隨欲色二界衆生成就四空無色業者隨大乘說有

色也其二十八重者謂須彌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繞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手天於中止住復上升一倍繞山八千由旬是彼持華鬘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常放逸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日月星宿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四天王天於中止住（[illegible]）復上升四萬由旬至須彌山頂縱廣四萬由旬其中有善見城縱廣一萬由旬面別

有其千門三十三天於中止住即從此山升虛
空四萬由旬有處如雲七寶所成其猶大地足
炎摩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
成是兜率陀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
是化樂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
自在天如是乃至色界究竟天皆悉有地如雲
七寶所成相去皆倍不煩具說依順正理論云
三十三天迷盧山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
周廻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

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峰其高廣量
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
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
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真金
所成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地觸柔軟如妬羅綿
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
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端嚴
長一踰繕那量各嚴鎧仗防守城門於其城中
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映蔽天宮故名

殊勝面二百五十踰繕那周千踰繕那是謂波
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
遊戲處一衆車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
現二麤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
雜林苑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
苑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厭如是四苑形
皆與方方周千踰繕那量居各有一如意池池
向各五十踰繕那量各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
四苑花鳥香林莊飾業果差別難可思議天福

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辯論
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起世經云佛告
比丘以何因緣諸天會處名善法堂三十三天
集會坐時於中唯論微細善語深義稱量觀察
皆是世間諸勝要法真實正理是以諸天稱為
善法堂又何因緣名波婁沙迦苑[illegible]三十三
天王已入坐於賢及善賢二石之上唯論世間
麤惡不善戲謔之語是故稱波婁沙迦又何因
緣名雜色車苑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雜色善

雜色二石之上唯論世間種種雜色相語言是故稱爲雜色車苑又何因緣名雜亂苑三十三天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宮內一切采女入此園中令與三十三天衆合雜嬉戲不生障隔恣其欲娛愛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受樂是故諸天共稱此園爲雜亂苑又何因緣彼天有園名爲歡喜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善歡喜二石之上心愛歡喜復愛極樂是故諸天共稱彼園以爲歡喜又何因緣名波利

夜怛邏拘毗陀羅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受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爲波利夜怛邏拘毗陀羅樹

忉利天普見城周圍四萬十千由旬純金爲城城園繞高十由旬城上埤堄高半由旬門高二由旬其外重門高一由旬半十十由旬有一一門城之四面爲千門樓是諸城門衆寶所成種種摩尼之所嚴飾於大城四分之一中央金城

帝釋住處十二由旬有二門四面四百九十九門復有一小門凡五百門是城形相亦衛因兵柵壍樹池樓林宮殿作倡伎樂及諸外戲種種寶藏不可具述是城中央寶樓重閣名皮禪延多樓長五百由旬廣二百五十由旬周圍一千五百由旬其閣四邊却敵寶樓東邊二十六所三面各二十五所凡一百一所一一却敵方二由旬周圍八由旬其却敵上復有寶樓高半由旬以爲觀望一一却敵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

七采女樓閣之內有萬七百房室一一房室有七天女一一天女采女亦七其天女者並是帝釋正妃其外却敵及內諸房各四億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妃及采女合三十九萬億五萬九千二百皮禪延多重閣最上當中央圓室廣三十由旬周圍九十由旬高四十五由旬是帝釋所住之處並是琉璃所成衆寶所填

問曰諸天僕乘云何答曰如經說云如欲界六

天有僕乘僕謂僕從乘調騎乘以六欲天皆有
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從尊下必隨上乘者
以六欲天皆有襍類畜生諸天欲遊隨意乘之
或乘象馬或乘孔雀或乘諸龍若依婆沙論說
忉利天巳下具有象馬鳧雁鶖鶩孔雀龍等自
炎摩天巳上悉無象馬四足衆生惟有教放逸
鳥寔語鳥亦水鳥等訶責諸天誡不放逸問曰
若無象馬四足衆生彼天欲遊何所乘耶答曰
即如論說還自釋言雖無象馬諸天欲出以福

力故即有象馬隨心化起任意所乘乘竟化滅
此教放逸鳥等過在六欲天皆悉有之常與諸
天爲師訶責放逸不唯炎摩巳上偏獨有也問
曰此鳥既是畜生何得與天爲師答曰如正法
念經說此鳥本爲人時於三天下教化之師諸
天本是所化衆生由信變化故布施持戒今得
生天其鳥本爲師時名爲利故破戒其心不定
今作天鳥然由教化微善力故今得生天由本
化師故與諸天爲師若見諸天放逸即來訶責

諸天見聞各生慚愧改不放逸
三界之外次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貞
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
西靈宮行德者生北貞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
時有四行者共爲種民上母迎之登上四天爲
下民種也

東方八天太皇黄曾天帝鬱鑑玉明太明玉完
天帝須阿那田清明何童天帝元育齊景玄胎
平育天帝劉度內鮮元明文舉天帝𩴉法輪上

明七曜摩夷天帝恬惛延虛無越衡天帝正定
光太極濛翳天帝曲育九昌南方八天赤明和
陽天帝理禁上真玄明恭華天帝空謠醜音耀
明宗飄天帝重光明竺落皇笳天帝摩夷妙辯
虛明堂曜天帝阿那婁生觀明端靖天帝鬱密
羅千玄明恭慶天帝龍羅菩提太煥極瑤天帝
純黎無延西方八天元載孔昇天帝閉真定光
太安皇崖天帝婆娑阿貪顯定極風天帝招真
童始皇孝芒天帝薩羅娑王太皇翁重浮容天

帝閔巴狂無思江由天帝明梵光上摽阮樂天帝勃勃監無極曇誓天帝飄弩穹隆北方八天皓庭宵度天帝慧覺昏淵通元洞天帝梵行觀生太文翰寵妙成天帝那育醜瑛太素秀樂禁上天帝龍羅覺長太虛無上常容天帝總監鬼神太釋玉隆騰勝天帝恥恥行元龍變梵度天帝運上玄玄太極平育賈奕天帝大釋法門（度人經）

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漢書）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汲冢紀年）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黄白氣長十餘丈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漢書五行志）

王摛史學博聞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太守（南史）

沙門曇鸞雁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異贊因患氣疾周行醫療行至汾水秦陵故墟入城東門（郭上）青雲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復歷然齊覩由斯疾愈求覓仙方冀益長壽及高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來意（續高僧傳）

星官之書自黄帝始至高陽氏乃使南正重司天文羲鈞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隋書天文志）

顓頊造渾儀黄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晉書天文志）

近世有四術方天興於王充昕天起於姚信穹天聞於虞昺皆臆斷浮說惟渾天證驗無疑（賀道養渾天記）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蓋天即周髀也）

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在天信而有徵傳說天地之體狀如鷄卵天包地外猶殼之黄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匝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儀准之其見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黄赤二道見與交錯一間相去二十七度以兩儀准之俱三百六十五度有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

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天之體圓如彈丸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兩相去百八十二半强也（王蕃渾天說）

虞喜因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書正義）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

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晉書）

漢太初中洛下黃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繼作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晉書劉曜時孔挺造銅儀後太史令晁崇斛蘭嘗爲鐵儀）

楊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閎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我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桓子新論）

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

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晉陽秋）

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

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
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
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
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
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
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
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
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
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

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
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
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
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
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
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
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
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
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

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 [illegible]
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為使
婦從夫放月紀 孝經援神契
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
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 周書
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日光生於
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
盡 周髀
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

數也 范子計然
日一南而萬物生日一北而萬物成地坎而天
嚴月遙而日洪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 太玄經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匿影 後漢書
月晝行千里夜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緩與麒麟
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
六千里與晨鳧之飛相似類也天行三百六十
五度積凡九十三萬里也行甚疾無以驗當與

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論衡）
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天精爲
日地精爲月
五月五日日月會於鶉首八月酉日日月會於
壽星（太衍曆分圖）
常陽之山日月所入（山海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方山上有青松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

出入（並上）
日月臨照四十萬六千里月照四十五萬里（說郛）
瀛州有金鑾之觀飾以金環直上于雲中有青
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
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晶爲月青瑤爲蟾兎
於地下爲關捩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
風冷然而至張袖受則歷年不歇（拾遺記）
佛告諸比丘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由旬上
下亦爾以二種物成其宮殿正方如宅遥看似

圓何等爲二所謂金及玻瓈一面兩分皆是天
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一分是天玻瓈成清淨光
明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爲五一名爲持二
名爲住三名隨順轉四名波羅訶迦五名將行
彼日天宮之前別有無量諸天而行時各常受
樂皆名牢行（阿含經云日天宮墻地薄如華葉爲五風所持地）又曰宮
殿中有閻浮檀金以爲妙輦輦高十六由旬方
八由旬莊嚴殊勝天子及眷屬在彼輦中以天
五欲具足受樂日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

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日天身光出照
於輦輦有光明復照宮殿光明相接出已照耀
遍四大州及諸世間日天身輦及宮殿有一千
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
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
北向六拘盧舍（依佛藏經作五里）未曾暫時離於日道
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盧舍不差
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
亦行爾許佛告比丘月天子宮殿縱廣正等四

十九由旬四面垣墻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爲五風攝持而行（五風如前）月天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五輦青琉璃成輦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天子身與諸天女在此輦中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受樂隨意而行彼月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然其宮

殿住於一劫彼月天子身分光明照彼青輦其輦光明照月宮殿宮殿光照四大州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復名爲冷光明又何因緣月天宮殿漸漸現耶佛答此月三因緣一背相轉二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月漸而現三從日天宮殿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彼月輪以是因緣漸漸而現復何因緣是月宮殿圓淨滿足亦三因

緣故令如是一爾時月天宮殿面相轉出二青色諸天一切皆青當半月中隱於十五日時形服圓滿光明熾盛譬如於多油中然火熾炬諸小燈明皆悉隱蔽如是月宮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三復次日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月輪者此月宮殿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月宮殿於黑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蔽故

一切不現復何因緣名爲月耶此月宮殿於黑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以此因緣名之爲月（西方一月爲黑白二分十五日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月盡名爲黑月此方通黑月白月合爲一月也）復何因緣月宮殿中有諸影現此大州中有閻浮樹因此樹故名爲閻浮州其樹高大影現月輪（起世經）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除御論）

陽精爲日陰精爲月分日月之精爲星辰綱者

連星也紀者綴星也星形正圓如丸不應似貫珠穿度又不容作鈴貝相綴理宜如舩箭竿還相合以成體天地初成無子來翅飛上乃在華蓋之下左有北辰右有北斗星辰稍備東南西北稍正星辰共以真道要養萬二千物下及六畜鬒土草木皆被服其祕道夏德而生長焉 玄門寶海經

日一名鬱儀月一名結璘 太洞經

日中赤帝上皇真君諱將車梁字高騫爽月中

黃氣上皇神母諱曜道支字玉賢條日中青帝諱圓常無字昭龍韜衣青玉錦帔蒼華飛羽帬建翠芙蓉晨冠日中赤帝諱丹虛峙字綠虹映衣絳玉錦帔丹華飛羽帬建丹符靈明冠日中白帝諱浩鬱將字迴金霞衣素玉錦帔白羽飛華帬建浩靈芙華冠日中黑帝諱澄增停字玄綠炎衣玄玉錦帔黑羽飛華帬建玄芙蓉冠日中黃帝諱壽逸阜字飈暉像衣黃玉錦帔黃羽飛華帬建芙靈紫冠月中夫人冤精內神名曖

蕭臺標月中青帝夫人諱隱娥珠字芬豔嬰衣青華瓊錦帔翠龍鳳文飛羽帬月中赤帝夫人諱逸寥無字婉筵靈衣丹蘂玉錦帔朱華鳳落飛爻帬月中白帝夫人諱靈素蘭字鬱連華衣白珠四出龍錦帔素羽鸞章飛華帬月中黑帝夫人諱結翅字淳厲金衣玄瓊九道雲錦帔黑羽龍文飛華帬月中黃帝夫人諱青營襟字炅定容衣黃雲山文錦帔綠羽鳳華繡帬 雲笈七籤

蘇利耶此云日神蘇摩此云月神 大孔雀經

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 老子中經

日中有棄淵月中有瓊池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 真誥

日陽之精德之長也縱廣二千三十里金物水精暈於內流光照於外其中有城郭人民七寶浴池池生青黃赤白蓮花人長二丈四尺衣朱衣之服其花同衰同盛日行有五風故制御日月星宿遊行皆風梵其綱金門之上日之通門

也金門之內有金精冶鍊之地在西關左之分故立春之節日更鍊皃於金門之內耀其光於金門之外四十五日乃止順行至洞陽宮吐金冶之精以灌於東井之中沐浴於晨暉收入素之氣歸廣寒之宮也月暉之圓縱廣二千九百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其內城郭人民與日宮同有七寶浴池八騫之林生於內人長一丈六尺衣青色之衣常以一日至十六日採白銀琉璃鍊於炎光之冶故月度盈則光明比十七日至

二十九日於騫林樹下採三風之華拂日月之光也秋分之日月宿東井之地上廣靈之堂乃沐浴於東井之池以鍊日䰟明八朗之芒受陽精日暉吐黃氣於玉池諸天人悉採玉樹之華以拂日月之光月以黃氣灌天人之容故秋分是天人會月之道也（黃子陽精經）

青牛道士口訣寢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服日月之精華者欲得常食竹笋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大明又欲常食鴻脯者月胎之羽鳥也一名月鷰欲服日月常食此物氣感運之太虛真人曰鴻者羽族之總名也其鵠雁鵞鷗皆曰鴻鷰也古歌曰鴻鷰十年為肴致天真五帝銜月華列坐空中霄（此古之[illegible]又歌也）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

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淮南子）

儒者或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時大日中時小也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者見日中時湿日出入時寒也如是論之日中近

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謂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然則日中時日小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論衡）

儒者說日及工技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辯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星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燧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日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

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

昳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 上

冬至晷長丈三尺 鄭玄注曰晷者所立八尺表陰也丈三尺晷之極 春分晷長七尺三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易通卦驗

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春秋元命苞

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禮緯

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日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黃中而玄暈 禮斗威儀

政太平則日五色政公平則日黃中而赤暈政和平則日黃中而黑暈政象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政升平則日黃中而青暈 上

日光曰景 星月之光通謂之景 日影曰晷出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景在下曰倒景 纂要

日中三足烏見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會 黃帝占書

日中五帝兒精內神名珠景赤童 雲笈七籤

日再中烏連嬉仁聖出握知時 易緯終備

羣臣恣則日黃無光君臣爭則日裂人主排斥則月夜出 春秋感精符

熙帝王二日並出 尚書靈曜

凡日無光則日烏不見日烏不見則飛烏隱竄 物類相感志

日者衆陽之精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

物精似青蛩蛩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易傳

祭河娑國土人無有日月之光菩薩往造日城 造天地經

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王保仙王曰青童者東華者仙真之州也在始暉之間高晨王保王所治也東華真人呼日為紫曜明或曰圓珠青黃君乘雕玉之斛御圓珠之氣登雲波之山入東華之堂 雲笈七籤

皇初紫元君曰皇初紫元之天常有暉暉之光蔚蔚如薄霧焉乃九日之所出有如一日之照耳六淵者乃先君之官名寒童者山名也故曰登寒童之嶽會六淵之中矣上

玄門翰及太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日爲濯曜羅三天真人呼月爲圓光蔚上清真人呼日爲九曜生泰清天中仙人呼日爲太明太極天中呼日爲圓明東華真人呼日爲紫曜明亦名圓珠亦謂始暉亦謂太明經上○又真誥云方諸上真人呼日爲圓曜明

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春秋緯

高上太素君曰高上皇人常宴紫霄之上玉根者玉清天中山名也乃五老上真之所治太素真人拂日月之光于帝　之前太素天中呼日爲耿景也玉門蘭室並是上清宮中門戶名也乃中樹名搖樹　名藥王凡有八樹在月中也得食其葉者爲玉仙玉仙之身洞徹如水精琉璃焉雲笈七籤

皇上四老道中君曰皇上四老真人在日中無影呼日名爲九曜生常乘明玉之輪轉宴於日中也廣霞者玉清天中山名乃九日之所出矣日帝之所司也

太陽九氣玉賢元君曰太陽九氣者變化三晨之上策駕紫駢於微玄之下微玄者日中之神名曰玉賢天中呼日爲微玄也同上

炎帝築圓丘以祀朝日飾瑶階以揖夜光拾遺記

三苗之將亡三月不見日金匱

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尸子

帝堯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中變綠色臨壇吐甲圖出尚書中候宋均日稷側也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太平御覽

周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帝王世紀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

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

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晏子

晉侯問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說苑

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戰國策

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荅曰臣聞雁門不見壘雁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後漢書

建武元年三日並出晉陽秋

程立夢登太山捧日立以白太祖太祖遂加日於立上因改名昱魏志

惠帝時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爲

愍懷廢死之徵晉書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上

高祖夢天開數丈有一人朱衣捧日令帝張口納之及覺猶熱後二百日爲帝陳書

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驂乘飛龍之車東到日窟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授裴君以揮刃之章九有之符

食青精日粘飲靈琴玄腴於是與五帝日君日
日而遊此所謂奔日之道也（雲笈七籤）
舊説曰日有五飾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漢
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
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上下竟黑
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
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南齊書）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决疑要注）

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
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
者尊壓卑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
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
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
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董子）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
以陰侵陽以卑凌尊（周官大祝注）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
氣（穀梁傳）
所尼變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
庶人之妻楔搔（白虎通）
何汝字景山爲郎者持赤幘向僚問之曰日當
食蝕時果食（益部耆舊傳）
月天夜明聖人以辯昏象陰形月聖人以命相
代政天月滑聖人以機密大臣代政山月升騰
聖人以命相統治川月夏浮聖人以恩及命婦
尖月藏官聖人以愼內政氣月其陰聖人以愼
參小月氣夜圓聖人以定方象（三墳）

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詩推度災）
政太平則月多耀政頌平則赤明政和平則黑
明政象平則白明政升平則青明（禮斗威儀）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
浴月帝俊之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山海經）
帝淫泆則奎有角乃有足（龍魚河圖）
若月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有冠而後暈者天下有喜（軍國占候）
諸侯謀叛則月生爪牙后族專政則日月並照（春秋考異郵）
蟾蠩去月天下大亂（河圖）
欒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按白澤圖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僊也（史封禪書序）

金華和丹其光上與日月相連丹金為盤槃以承月得神精如方諸（太平御覽）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搜神記）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後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illegible]記○一云嫦娥字純狐）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會稽先賢傳）
尹思者字少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一人披簑帶劍思自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劍仗

矛當大亂二十年後小清耳後果如其言（[illegible]）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篡逆之徵也（晉書）
北齊釋曇遷常寺性識論遂感心疾尋患三寶不以醫術縈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因其勝助食月成德遂私改鄉名為月德也（續高僧傳）
丘帝月夫人遂與裴君共乘飛龍之車西到六領之門八絡之丘協晨之宮八景之城登七靈

之臺坐太和之殿授裴君流星夜光之章十明
之符食黃琬紫精之粕飲月華雲膏於是與五
夫人夕夕共遊此所謂奔月之道矣 雲笈七籤

廣博物志卷之一 終

西吳梓文英寫 孫紹孟鐫刻

廣博物志卷之二

隴西董斯張纂
古汭夏徵元訂

天道二 星

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夏秋冬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 說苑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春秋說題辭

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

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二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靈憲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鹽鐵論

王符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脩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

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 抱朴子

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宮者太乙之居也軒轅者四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淮南子

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樓炭經云大星闊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其小者四拘盧舍 法苑珠林

五星反羽其下之國不可久處反羽光芒上大下小狀如反羽 宋書

歲星其國齊其位東方蒼帝之子人主之象也其色明而內寔晴天下安寧夫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不可加以兵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脩人歲星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也主五穀春不勸農則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以罰小則民多病大則喜 天官星占

太白謂之太囂 廣雅

太白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天將之象也一名天相一名大正一名大臣一名大皓一名明星 天官星占

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 劉子

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 廣雅

熒惑主憂位在南方赤帝之子方伯之象也為天

仮于歲成敗司察妖孽所往有兵爲亂爲賊爲
疾爲喪爲饑爲兵（天官星占）
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斑變不可息志常應
其脩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風俗通）
填星者黃帝之子女王之象也一名地侯（廣雅）
鎮星主德女王之象也所居國有德不可以兵
加也（天官星占）
填星墜海水央黃星騁海水躍（晉書）

辰星北方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安
調一名熊星一名鈎星一名伺晨主德常行四
仲當出不出天下旱色黃五穀熟色白中謀泄
色青大臣憂（天官星占）
辰星一名爨星一名伺星（廣雅）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
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
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
吉凶之應隨其象告（晉書）

五星者是日月之靈根天胎之五臓天地賴以
綜氣日月繫之而明東方歲星真皇君姓碧空
名澄瀾字清凝夫人姓涵常名寶容字飛靈南
方熒惑真皇（君姓）澳空諦維淳字散融夫人姓陽
常謫華凝字玄羅太白真皇君姓皓空名德標
夫人姓飈英字靈忠辰星真皇君姓口口名璧
暉字積原夫人名玄華字龍娥鎮星真皇君名
藏睉字躭延夫人名空瓊字飛賢二十八宿爲
籬落也織女水官星能致神芝食之壽與天地

無極傳舍水官星主天符南戒星同北戒木官
星旦爲馬晝爲鹿暮爲麏天市星天之倉胄神
能致明月珠旦爲木晝爲兎暮爲狢平門土官
星能致神女倡樂旦爲生木晝爲豕暮爲螏蝓
玄冥星姓冥樞諦定宜覺字法開度真名埶天
之遊擊也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北帝三
官下監萬兆穀土星能致飛鳥來朱雀旦爲鷄
晝爲烏暮爲鳶積木星能致四方萬物忞其所
欲坐在立亡狼星能致天帝君百二十神（雲笈七籤）

春步七星名曰步三綱夏步七星名曰躡六紀秋步七星名曰行六害冬步七星名曰登六（道迹）

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星爲太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爲庶子餘二後宮屬也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大象列星圖）

上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寃精晄靈皆九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暎九天之門洞朗幽虛無毫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爲流金火鈴陰

芒則爲謡落七元皆高上之靈策元始之威章也能飛尺素之訣隱綿呂之中列帝華晨之下羊雁禮天以招真則玄光曲照于盟場九晨下降于靈宇夫人惟悦于寢席玄斗記名于隱書有知此道存之便足以免大刼之會度洪災于甲申也（雲笈七籤）

北斗君字君時一字充北斗神君本江夏人姓伯名大萬挾萬二千石左右神人姓雷名機字太陰主天下諸仙人又招搖與玉衡爲輪北斗之星精曜九道光暎十天

東斗主筭君西斗主伐君中斗伏逆君紫微宮内神姓栁字君明紫微君字露光夫人姓王諱叔華太微星君字卿元太微内有三皇一曰皇君二曰天皇三曰皇老此即三元之氣混沌之眞在太微總領符命也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子司命之符也土官星所主能致山内巢實日爲猨晝爲猴暮爲死石璇璣星君字處行鉤陳水星主之常陳天之虎賁也五車天之五嶽能

致甘露麒麟三台星天之階官日爲龍晝爲蛇暮爲魚三神者三台之靈也上台神君字顯眞上台名虛精王金玉中台神君字章明中台名六淳主祿位中台兩星小濶晉張華爲司空死其星開下台神君字際生下台名曲生主土田軒轅星天之后妃土官也其神日爲羊暮爲蟹暮爲鷩洞明星姓幽昇字幽韻眞人星姓歸珩諱妙光字度元天之司空主五嶽靈仙

北斗第一星中名太上宮宮中有帝君變隱逃

元內妃名太乙法恒字幸正扶著黃錦帔丹青飛帬頹雲髻第二星名中元宮宮中有帝君保胎化形內嬪名太乙三龍字羅朱嬰著赤錦帔綠羽飛帬頹雲髻第三星中名眞元宮宮中有帝君六遁七隱上元丹母名太乙虛夷字仲雙兆著青錦帔繡羽華飛帬頹雲髻第四星中名紐幽宮宮中有帝君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名太乙七烈字横單紫著紫錦帔黃華羽帬頹雲髻第五星中名綱神宮宮中有帝君變體易景斗

中太女名太乙薜青字瞻丘閣著朱錦帔紫青飛帬頹雲髻第六星中名紀明宮宮中有帝君隱迹散衆斗中中女名太乙氣精字拖定陵著朱錦帔青繡飛帬頹雲髻第七星中名關會宮宮中有帝君分景萬形斗中少女名太乙都嬰字天凡著朱錦帔青華明羽帬頹雲髻第八星中名帝席宮宮中有帝君化日月水火斗中高皇左夫人名太乙石啓珠字落茂華著紫錦帔繡羽飛丹帬頹雲髻第九星中名上尊宮宮中

有帝君化金石山河斗中高皇右夫人名太乙條字雲青著綠錦帔翠羽華帬頹雲髻

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魂神也其星則號元斗宮魁精玄上眞星夫人姓明通諱昱玄眞名上精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垂腰衣紫黃青三色之鳳帶九鈴之綬口恒吐青氣之光

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魂神也其星則號玄斗宮虛精上玄皇夫人姓玄鏡諱欝勃光眞名金蹄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

羅帬鳳文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恒吐黑氣之光

第三天璣星則眞人星之魄精也其星則號上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眞名流燭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襹帶六山飛晨之綬口恒吐黃氣之精

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魂精也其星則號綱極宮上虛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眞名嬰闢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鳳帶金眞玉光口恒吐紫氣之精

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魂靈也其星則號紀明宮壯上金益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真名勃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鳳帶神虎玉文曰恒吐白氣之光
第六闓陽星則壯極星之鬼靈也其星則號紫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真名其會頭建玉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鳳帶流金火鈴曰恒吐綠氣之精
第七搖光星則天關星之魂太明也其星則號

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度元諱終會真名啓光頭建飛華頹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光雲錦之帬九色錦帔九天威靈玉策曰恒吐赤氣之精
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明也其星則號空真宮太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真名空變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羅文鳳帶九光之綬曰恒吐青氣之精
第九隱元星則弼星之魂明空靈也其星則號元寶宮空玄變靈上皇夫人姓冥通諱萬光真名常陽頭建飛雲七稱玉冠衣青衣錦鳳帶九光夜燭曰恒吐黑氣之精
陽明星天之天尉司政主非上總九天上真中監五嶽飛仙下領後學真人天地神靈功過輕重莫不隸焉星圍九百二十里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青寔金翅之鳥棲宿其上自生青精玉芝食之一口壽九萬年星有九門門有四光芒皆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青城玉樓據十真人

號曰太上宮青城玉樓九晨君姓上雲號法嬰容字靑洞陽遊天樞頭建九晨玉冠衣青羽飛裳手執斗中玄圖坐玉樓之中有玄名玉籙當得知九晨君內諱
陰精星天之上宰主祿位上總天宿下領萬靈及學仙之人諸學道及兆民宿命祿位莫不隸焉星圍五百五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黑寔金翅之所棲自生玄芝玉筯食之一口得壽五萬年星有五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

里中上有五色玉樓羣魁真人號曰中元宮五
色玉樓北上晨君姓有嬰諱玄上兖字呂陽文
激明光頭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飛裳手執五色
羽節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朱臺當得知上晨
君內諱

真人是天之司空主神仙上總九天高真中臨
五嶽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真仙之流莫不隸屬
星圖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黃
寔金翅之所棲自生黃精玉芝食之一口得壽

三千萬年是有十二門門有四光芒爛照九億
萬里中上有黃臺玉樓真人號曰真元宮中黃
臺玉樓五仙華晨君姓歸玥諱妙陰光字通度
元度凝肝頭建飛晨寶冠衣青羽飛裳手執斗
中青籙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方諸當得知華
晨君內諱

玄真是天之遊擊上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
北帝三官下臨萬兆伐逆不臣諸凡肉物莫不
隸屬星圖八百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赤
寔金翅之所棲自生丹芝流瑛食之一口得壽
八千萬年是有三門門有四光芒爛照九億萬
里中上有朱臺玉樓出斗真人號曰紐陀宮中
朱臺玉樓玄上飛蓋晨君姓冥棖諱定宮覺字
法明度搖天柱頭建三華寶晨冠衣丹錦飛裳
手執命靈之節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玉格當
得飛蓋晨君內諱

丹玄是天之主君主命錄籍上總諸天譜籙中
統鬼神部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莫

不總統星圖七百二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
赤樹白寔金翅之所棲自生金精冶鍊之膏食
之一口得壽七萬年是有七門門有四光芒爛
照九億萬里中上有紫臺金樓踊紀真人號曰
網神宮中紫臺金樓踊紀真人金魁七晨君姓
上開諱冥道光字朱煥元變五道頭建七寶飛
天冠衣白錦飛帬手執丹元籙籍坐金樓之中
若有玄名昆臺當得知七晨君內諱

北極是天之太常主昇進上總九天真一中統

五嶽飛仙下領學者之身凡功勤得道輪轉階級悉總之焉星圍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黑樹白子金翅之所棲白生玄芝水瑛食之一曰壽五萬年星有八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玄臺玉樓步綱真人號曰紀明宮中玄臺玉樓北晨飛華君姓羽靈諱長明化字淵洞源冒上元頭建飛精華冠衣紫錦飛裳手執九斗玉策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金臺當得知飛華君内諱

天關星天之上帝主天地機運如四時長養天地否泰劫會莫不隸焉星圍九百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二華之樹五色之實金翅之所棲生自然九味芝實食之一曰身生九色之光得壽九萬年星有一門門有九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九層玉樓乘龍真人號曰關會宮九層玉樓總雲九元北蓋晨君姓玄樞諱轉光字會元終明天徒頭建九元寶冠衣九色錦裳手執揮神之章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九天帝圖玉

籙當得知北蓋晨君内諱

輔星天尊玉帝之星也曰常常者常陽子也飛仙上總九天下領九地五嶽四瀆神仙之官悉由之焉星圍九百九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青華之樹自有九音之字上有青鳥三足鳥生自然琉璃芝瑛食之一口得與玉帝同真星有八門交通八氣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天之上中有紫氣玉樓遊行三命真人號曰帝席宮中紫氣玉樓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號常無窮字玄解子

空正上開延頭建飛精玉冠衣九色衣手執火鈴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上清當得知帝尊内諱

獨星太帝真星也曰空空者恒空隱也主變化無方星圍九百九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三華之樹自生九天玉章上有金口之鳳口銜火鈴中生自然七暉之輝得食輝一口與太帝同真星有九門交關九天門有四光芒燭照八極之外無央之市也中有玉臺紫館徘徊三陽真

人號曰上尊宮中玉樓紫館帝眞九皇君姓內
空常空無先字隱元覺冥陽雌幽參元圓琅飛
天玉冠衣九天龍衣手執帝章坐紫館之中若
有玄名九天常得知帝眞內諱（同上）
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
相去八千里也（參校星天屬）
北斗亦有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
太尊精神也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
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

百（玄門寶海經）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
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
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
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
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
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
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
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

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
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
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
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
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
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
燕六主趙七主齊（晉書）
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角爲北關參爲地梁
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玉之爲言溝刻也瑕而不

掩折而不傷（禮斗威儀）
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
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廣雅）
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
大魁總監衆靈（度人經）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
詰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
作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西（陽洪運）
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也

文燿鉤
斗殞精王者孝行溢則見宋書
次南斗君及七宿法老君名南斗君姓唐名
字宣道太原人次西斗君及七宿法老君曰西
斗君姓劉名起字石嬰長安人次北斗君及七
宿法老君曰北斗君姓陳名奉字百萬江夏人
云云在流珠中雲笈七籤
老君曰左司命一人也姓韓名思字元信長樂
人也司錄司伐等屬焉左司命有三十六大員

官右司命姓張名獲邑字子良廣陽人也司隷
司非等屬焉右司命亦有三十六大員官
上台星名虛精求之感帝王之夢及金玉念名
求之必應中台星名六淳求官祿盛興念名求
之必得吉遂下台星名曲生求妻妾奴婢念名
求之必遂
甲從官陽神也角星神主之陽神九人姓賓名
遠生衣綠玄單衣角星宿主之乙從官陰神也
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扶名司馬馬頭赤身

衣赤緹單衣帶劍亢星神主之丙從官陽神也
氐星神主之陽神十三人姓王名師子衣青紗
單衣氐星神主之丁從官陰神也房神星主之
陰神八人姓洪名寄生衣絳緋單衣房星神主
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火也為工
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
黃單衣帶劍心星神主之巳從官陰神也尾星
神主之陰神十一人姓涂名徐澤兎頭人身衣
青單衣尾星神主之庚從官陽神也箕星神主

之桑木者其星之精也陽神十一人姓元闕名
仲衣飄颻玉紗單衣箕星神主之辛從官陰神
也南斗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陽名多衣青單
衣持矛南斗星主之壬從官陽神也牛星神主
之陽神十二人姓挪名將生衣絳玄單衣牛星
神主之癸從官陰神也女星神主之陰神四人
姓刁名徐字鬱子犬頭人身女星神主之寅從
官孟神也虛星神主之槐者虛星之精也孟神
四人姓木名徐他羼頭人身衣銀黑單衣帶劍

虛星神主之卯從官仲神也危星神主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歸生衣瓊紋單衣帶劍危星神主之辰從官季神也營室星神主之營室之內五色襍神營室天子受命之司水官星神主之季神八人姓呂名昇衣黃錦單衣營室星神主之巳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劍東壁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劍奎星神主之未從

官季神也婁星神主之季神十三人姓竺名遠來衣流熒單衣婁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劍胃星神主之酉從官仲神也昴星神主之仲神四人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昴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主之季神姓豕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畢星神主之亥從官孟神也觜星神主之孟神十一人姓王名平衣龍青單衣觜星神主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之仲神八人姓鋼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劍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名搏陽衣黃水單衣帶劍能致鳳皇玄武東井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五人姓作名涂于蛇頭黑身帶劍衣赤野單衣鬼星神主之坎乾之中子也柳星神主之中男神四人姓角名石襲羊頭人身衣黃帶單衣柳星神主之艮乾之少子也七星神主之少子神五人名勝子衣飛霞單衣七星神主之巽坤之

長女也張星神主之長女神五人姓李名神子衣赤血單衣張星神主之離坤之中女也翼星神主之中女神十人姓張名奴子衣緒黑單衣帶劍翼星神主之兌坤之少女也軫星神主之少女神五人姓■名蘇子衣流黃單衣軫星神主之

東方七宿一者角宿主於泉烏二者亢宿主於出家求聖道者三者氐宿主水主衆生四者房宿主行車求利五者心宿主於女人六者尾宿

王洲渚衆七者箕宿主於陶師南方七宿一者井宿主於金師二者鬼宿主於一切國王大臣三者柳宿主雪山龍四者星宿主巨富者五者張宿主於盜賊六者翼宿主於商人七者軫宿主須羅吒國西方七宿一者奎宿主行船人二者婁宿主於商人三者胃宿主於婆樓迦國四者昴宿主於水牛五者畢宿主一切衆生六者觜宿主鞞提訶國七者參宿主於刹利北方七宿一者斗宿主洗部沙國二者牛宿主於刹利

及安多鉢跙那國三者女宿主於伽摩伽陀國四者虛宿主那遮羅國五者危宿主著華冠六者室宿主乾陀羅國輸盧那國及諸龍蛇腹行之類七者畢宿主乾闥婆善樂者大德婆伽婆

法苑珠林

爾時佉盧虱吒仙告一切天言汝當星宿昴爲先首衆星輪轉運行虛空告諸大衆說昴爲先首其事是不爾時日天而作是言此昴宿者常行虛空歷四天下恒作善事饒益我等知彼宿屬於火天是時衆中有一聖人名大威德復作是言彼昴宿者我妹之子其星有六形如剃刀一日一夜歷四天下行三十時屬於火天姓鞞耶尼屬彼宿者祭之用酪復次置畢爲第二宿屬於水天姓頗羅墮闍有五星形如立叉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畢宿者祭用鹿肉復次置觜爲第三宿屬於月天即是月天子姓毗梨伽耶尼星數有三形如鹿頭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觜宿者祭用根及果復次置參爲第四宿

屬於日天姓婆利失絺其性大惡多於瞋怒止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參宿者祭用醍醐復次置井爲第五宿屬於日天姓私失絺其有兩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井宿者以粇米華和蜜祭之復次置鬼爲第六宿屬歲星天歲星之子姓炮波那毗其性溫和樂修善法其有三星猶如諸佛胸清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鬼宿者亦以粇米華和蜜祭之復次置柳爲第七宿屬於蛇天即姓蛇

氏止有一星如奶人靨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柳宿者祭用乳糜右此七宿當於東門復次置南方第一之宿名曰七星屬於火天姓賓伽耶尼其有五星形如河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此宿星者宜用粇米烏麻作粥祭之復次置張爲第二宿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其星有二形如人之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張宿者將毗羅婆果以用祭之復次置翼爲第三宿屬於林天姓憍陳如其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

十五時屬翼星者用青黑荳煮熟祭之復次置軫爲第四宿屬沙毗黎帝天姓迦遮延鷁仙人子其星有五形如人手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軫星者以莠稗飯而以祭之復次置角爲第五宿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延尼乾闥婆子止有一星如奶人靨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於角若以諸華飯而祭之復次置亢爲第六宿屬摩垢羅天姓迦旃延尼其有一星如奶人靨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亢星者當取棗荳和酥煮以用祭

之復次置氐爲第七宿屬於火天姓此些者利多耶尼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氐宿者取種種華作食祭之右此七宿當於南門復次西方第一之宿其名曰房屬於慈天姓阿藍婆耶尼房有四星形如瓔珞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房宿者以酒肉祭之次復置心爲第二宿屬帝釋天姓羅延那心有三星形如大麥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心星者以粇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尾爲第三宿屬獮師天姓迦遮耶尼尾有七星形

如蝎尾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尾星者以諸果根作食祭之次復置箕爲第四宿屬於水天姓持乂迦旃延尼箕有四星形如牛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箕宿者取尼拘陀皮汁祭之次復置斗爲第五宿屬於火天姓摸伽邏尼斗有四星如人拓地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斗宿者以粇米華和蜜祭之次復置牛爲第六宿屬於梵天姓梵嵐摩牛有三星形如牛頭一日一夜行於六時屬牛宿者以醍醐而用祭之次復置

女爲第七宿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女有四星如大麥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女宿者以鳥肉祭之右此七宿當於西門次復置北方第一之宿名爲虛星屬帝釋天婆婆天子姓憍陳如虛有四星其形如鳥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虛星者以鳥荳汁而用祭之次復置危爲第二宿屬多羅拏天姓單那尼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此宿者以粇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室爲第三宿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闍都迦尼拘室

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室宿者以肉血祭之次復置壁爲第四宿屬林天婆藪那子姓陀難闍壁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壁星者以肉祭之次復置奎爲第五宿屬富沙天性阿虱吒排尼奎有一星如婦人黶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奎宿者以酪祭之次復置婁爲第六宿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婁有三星形如馬頭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婁星者以大麥飯并肉祭之次復置胃爲第七宿屬閻摩羅天姓跋伽毗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行四十時屬胃宿者以粇米烏麻及野果而用祭之右此七宿當於北門上

水星姓滿名炎字神靈火姓炎名九凹字光天木姓支名用字道輝金姓辟名遂字德璋土姓司名辯字道后日姓孫名開字子真月姓唐名末字天賢計姓翁名若字天真孛姓高名華字俊夫羅姓馬名玄字伯惟字姓忠名炎字忠應

五星合狠張甚覘無日光虹蜺煌煌太山失金

鷄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鷄者箕星亡也箕者風也風動鷄鳴今箕候亡故鷄亦亡也西岳亡玉羊者星在未爲羊鷄失羊亡臣縱恣萬人愁不祥 易是類謀

鼎背天之耳也主西方故爾雅曰西陸鼎也 宋書

火星與鼎星出入鼎星低時火星出鼎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伏鼎也時偶不能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 論衡

箕爲天口主出氣尾爲逃臣賢者叛十二諸侯
列於庭詩汎歷樞
有星守三淵大水地動海魚出天官
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散者不相從也
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居南明天下祀之曰明星
甘石星經
軫星逐鬼張星拘鬼東井還鬼抱朴子
魚星主理陰陽事知雲雨之期也故讚曰漢中
魚星知雲雨也占曰魚星明大河海水皆出謝承

後漢書
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
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晉書
四輔四星在紫微宮中抱之細星此爲輔臣之
位於萬機其占以小而明則吉若微闇則官
不理也
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華蓋之下天帝所居之
宮亦護軍將軍之象占以明則吉
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如蓋狀在紫微
宮中臨鉤陳以蔭帝座占者正則吉若傾則凶
也
女史一星在紫微宮內柱史北此婦人之官掌
記宮中之事占以明則爲記史直詞若不明則
反是
柱下史一星在紫微宮內近尚書此左右掌記
君之過其占以明則爲史直詞若不明則詞不
依過無真定也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之隅此八座大臣
之象故讚曰尚書納言夙夜詔謀占以小而明

則君臣和
宦者四星次帝座西南主侍者常旁闇人也占
以不明則吉若明則內臣專權
勢四星在太陽西北主刑餘人而用事者也占
以不明爲吉若明則閹官用權
輔一星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占欲其
小而明則吉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若小而不
明則臣不任職若明大與斗合者則國兵暴起

也
五諸矦五星主刺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晉書）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並上）
進賢一星在平旦西垣星明賢士用進賢小人用（星經）

帝席三星在大角北星明天下安星不欲明明則王公㓙
女床三星在天紀北主後宮明則宮人自恣
扶匡七星在天棓東主桑蠶之事
離珠五星在女北主藏府以御後宮移則亂
瑀瑜三星在秦代東南列北主王矦衣服
傳說一名太祝（並上）
織女星主瓜果（元命包）
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六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
河鼓一名三武（荆州星占）
匏瓜明則歲大熟（上〇又天文要集云匏瓜爲天子果園）
農丈人一星在南斗南主農正官也占明則爲豐稔若暗則爲歉（晉書）
箕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箒也（釋名）
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以其職以精委爲國也（元命包）
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劉子）

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不離房（孝經內事〇宋均曰鉤鈐在房前兩星兩相親故相近也）
帝命驗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鄭玄注曰赤矛瑞星名）
瑞星有十二一曰景星二曰周伯三曰含譽四曰王逢芮五曰格澤六曰玄保七曰昭明八曰督昌九曰旬始十曰司危十一曰莞昌十二曰地維臧光瑞星五行之冲和氣也五行順樂旺相喜合之所生也周伯王逢芮皆古者尚世不

任之人王其姓遂焉其名周伯其姓字也其精
爲星帝命之爲瑞星然考之晉志瑞星止四星
其周伯又於客星見之無王蓬芮而客星則有
王蓬絮芮所至之國非福也而三家所言妖星
則別有蓬星焉曰蓬芮曰蓬絮芮曰蓬星其吉
禍福不同豈各有據乎又晉志無玄保以下七
星其昭明司危地維臧光則皆爲妖星若隋志
則因晉志而又無格澤疑當從晉志 通志
天樞得則景星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

運斗樞
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也 禮稽命圖
景星者天暒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王者不私人則見 程音精務 氏瑞應書
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
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昌光赤如龍狀
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晉書
祥氣昌光握譽可錯持勝艘子 廣雅
妖氣格擇旬始倍矞天狗枉矢氛祲冠珥上

若星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弱
文且強女子爲王在邑爲喪在野爲兵 晉書
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斯天保也
所墜國安有喜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
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雁軍中之精 華也
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
墜之鄉有兵君失地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
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
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前卑後

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
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
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有飛星大
如缶若瓮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
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
大如缶若瓮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十餘丈而委
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衡國皇及登
若其熒惑散爲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

赤埠墳星散爲五殘獄漢大賁昭星紐流句始蚩尤虹蜺擊咎黃彗太白散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辰星散爲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綿縱驚理大奮祀黑彗 並上

國有搶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衆 管子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旁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天槍天根天荆真若天猿天樓天垣皆歲星所

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天陰晉若官張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天上天伐從星天樞天翟天沸荆彗皆填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若星帝星若彗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天美天毚天社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兩黑方在其旁此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下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文獻通考

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氣也五行掩合陵犯怨逆錯亂離散雜變之所生也孛本黃帝時一女子脩行不得其死蚩尤則黃帝所誅者亦五行戾氣之所蓄結而爲之者也按申須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孛爲一星左氏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梓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曰

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杜預曰孛彗也郭璞釋爾雅曰彗妖星也亦謂之孛綜其實不然彗孛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宋均注鉤命決曰彗 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河決賊處處起史記彗出東井東井齊分

景公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甚彗也董仲舒曰孛者乃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大率字彗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爲兵革事 上

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鷄其怒有青黑爲伏鼈或曰怒雖也主爭兵 晉書

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上

彗星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 正義

國有兵内則星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爲飛虫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鐵天下有水則星墜爲土國王亡有兵則星墜爲草木兵起國王亡則星墜爲沙星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爲龍 隋書

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

堯遭大水塡星逆行入木府 大象賦注

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焉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御王苞金泥玉檢封盛書成曰知我者重瞳姚黄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 論語讖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隕一是土之精隕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爲圯橋老人歲星之精隕於荆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火星之精隕於南海中爲大珠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爲珠池金星

之精隕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水星之精隕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爲文有牛馬僊人之狀及玉環玉玦兼文字果應司馬氏篡以符金德焉 錄異記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

從舜乃羅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
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拾遺記
張淵賦云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 注舜禪先有星見其而無鋒芒云將受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競也
桀末年而日並鬬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圖
籙逢行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 路史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星在北方不北征 武王不從 尸子
太公釣於磻溪夜夢北斗神告以伐紂之意 尚書中候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
入秦五星聚東井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復於
洛 宋志
周公黃籙記太白下為王公然歲星變為宰輔
公等所見非一家 劉向列傳序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
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劉子佐助期云蕭何感昴星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
後兩王星復見 錄異志
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
雨即周莊王十年也遂即易緯之云西域銅色
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也 孔子別傳
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其入十六其度 孝經鉤命決
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
之分知齊將有霸王遂共戮力來投齊地 觀象賦注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

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
穢禳之何益 推作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新序
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
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
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

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將有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尉繚子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得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

不嚴則女人星見 郭憲洞冥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子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其變化無常也 集仙錄

東方朔云天下無知我者唯唐官大伍公知之帝召問之曰諸星在唯歲星不見 西京雜記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居民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為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之帝如奏朔日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人丫角面如玉色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而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亭側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火珠經也或曰連珠 漢武遺史

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

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洞冥記

郃翰嘗遇織女降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鳳金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幬施九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鉛書青縑一幅以寄翰 東方朔神異記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疋練有頃沒後四年

而蜀亡六年而魏廢又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晉書

司星奏曰三台星墜於蜀化為三井遣使人驗之撞麗譙鍾聲為度而汲之各使人候於井遂汲一而兩動上

劉聰逢洪無度時有星隕平陽化為肉羣臣諫以逢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於朕何干 十六國春秋

秦苻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 晉書

晉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苻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外求之 神僧傳

晉大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禳災異獻乃祈誠冥感至六月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

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生而果體綠色

僧慧紹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行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擬欲捨身以報勉曰就山建八關齋會圖境奔北實消山谷至山紹自行香執燭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 並上

桓玄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 晉書

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係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 後魏書

源師字踐言為尚書祠部郎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

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顔色師整容云此
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
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
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北史

廣博物志卷之二終

廣博物志卷之三

隴西董斯張纂
上海高士煌訂

天道三 風 雲 雨 雪 霜 霧 露 虹蜺 雷電

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雹霰之流也陽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雲則

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春秋繁露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雷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

故應之以雹王者聽不聽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上

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 大戴禮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淫雨多 淮南子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管子

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 論衡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 黃帝素經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 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 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 通視天神也 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 赤奮若天神也 共工景風之所生也 共工天神人面蛇身 諸比涼風之所生也 諸比天神也 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 皐稽天神也 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 隅強天神也 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窮奇天神也在北方白虎之子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懸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上

風充豫司冀橫口令舒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

而動物也靑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 釋名

風氣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物非風不能熟也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 樂動聲儀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禮稽命徵

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卯景風也 禮斗威儀

鎮星黃時則祥風至 禮斗威儀

猛風曰颲涼風曰飈微風曰颷小風曰颼 風名通

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德在於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 上

太微天帝君曰九天眞人呼風爲浮金房在明霞之上九戶在瓊闕之內 雲笈七籤

天官之書以正月朔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 論衡

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一夜者千里風也 抱朴子

裂葉風八月風也 月令記

治身之道春避靑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 養性儀

雷公江赫冲龜母秀文英風伯方道彰雨師陳華夫 七籤

九眞郡居風有風門常出風 日南志

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于山有人名曰折丹處

東極以出入風 山海經

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云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晏子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而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述異記

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莫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 孔靈符會稽記

吳龔君嘗遇大風昔符置床上有青鳥銜符去風即止 神仙傳

齊神武時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後果驗 北史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升一車上千餘丈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潜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潜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書

煬帝汎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踧磴將軍 大業拾遺記 以下云

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㕘陰陽而起以精運也 春秋說題辭

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 釋名

雲者天地之本也 [illegible]

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氐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雨水黃陽雲出亢驚蟄赤陽雲出翼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鵠清明白陽雲出奎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當雲出觜赤如緣

小滿上陽雲出七星芒種長陽雲出 維 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萃萃小暑雲五色出大暑陰雲出南赤比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白露黃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磻石立冬陰雲出而黑大雪降陰雲出而分冬至日謹候見雲送迎從其鄉來歲美民和 易通卦驗

天有白鶴雲 易說

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黑雲見也 禮斗威儀

山雲艸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 淮南子

雲外赤内青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雲曰同雲

雲狀若有象馬以圖名曰滑馬 呂氏春秋

凡占長吏耕當視天有黄雲來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雲多水赤雲有火 東方朔外傳

至亂之國君相賊其雲狀有若犬馬若白鵠蓮者 上

赤雲如鬼蜀日當富 京房易傳

有雲如鼓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鴿尾來蔭國上三日亡 兵書

有雲如丹蛇隨車後大戰殺將 上

四方北下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豨 一日大雨 抱朴子 雨占

四方有濯雨雲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 上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 晉志

非雲如狗赤色長尾為亂君為兵喪 上

九真華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人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其知霞之精也夫飡霞之精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真誥

崑崙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群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

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朱雪灑焉以瑶器承之如飴 拾遺記

員嶠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 上

霍山南嶽有雲師雨虎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 駁山 圖

齋有不毛山上有無為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開山圖）

上清玉房生七寶之雲雲色七重其氣九扇以童子辟非童子宣彌得乘此寶雲上入玉清之天也而辟非者太微之內神宣彌者玉清之神女若兆能離合百神開閉帝一變化九魂混暢五七者則辟非可賴宣彌可致七度死厄三光所利五老延日以曲照太上三便以相入矣三便者太上金房之名也（雲笈七籤）

炎帝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拾遺記）

黃帝戰涿鹿之野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路史）

黃帝之將與黃雲升於堂文命之侯玄龍御雲天命於湯白雲入房（春秋孔演圖）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腸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腸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說苑）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蓋遣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甘氏文錄）

東方朔乘雲飛去仰天霧覆之不知所在（漢武內傳）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牕不闔綈紈重

幰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為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嘗過奐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上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洞冥記 以下雨）

雨者天之施也（河圖帝通紀）

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釋名）

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青黃

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群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巳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禾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巳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多雨雲小者少雨 師曠占

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曰雷雨暴有黑雷氣如船覆於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牛彘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

舡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 京房易妖占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十運也 春秋說題辭

大將軍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其師有慶 魏武帝兵書接要

火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泣也軍沒不還 太公

兵占

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京房易集林

雜占

朱雀浮於波上必大雨 淮南子

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 樂動聲儀

文襄遊東山雲起恐雨策過剎李業興曰坤下艮上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與遊世曰坤爲地土尅水故知無雨文襄曰遊世若著賞絹十不

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遊世會我意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北齊書

攤木生江上有奇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 南裔

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朱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 外異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同壅之則甘露

晉降若一鄉獨致雨亦偏隨方所其信徵約此
御覽
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祈禱無不降澤以
是名之 方輿記
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將遣雲陽先生
養龍於此國有水旱不時與祀池請雨 [illegible]
張元賓得僊入華陽洞為理禁伯其職主水蓋
雨官也 真誥
任寔志怒無雲而雨 丙閣祕微

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徒
將軍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 魏武帝兵書要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祝
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虺八日於邑東門
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
牲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
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
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五穀以養人
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
甘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
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
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
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
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中池方八
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
取蒼衣拜跪陳祀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豬皆
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
北門其豭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

一豭豬聞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
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夏求
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
暴釜於壇臼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
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
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
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
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
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

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
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
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
初取三歲雄雞猳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
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市於邑
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
霤無興土功聚巫市傍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
黄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玄酒具清酒膊脯
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黄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

為大黄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
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
五人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
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
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
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
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
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
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

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illegible]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舞
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為
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
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
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
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

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
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
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
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
而樂神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
燔之為其旱也　春秋繁露
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
龍雨飄雷者是又阿修羅共天鬬時亦能降雨
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

雨若與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分別功德論）

太白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小仙洞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於北斗常春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不經故此地常少雨（[illegible]內傳）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吹笛其雨乃止（述異記）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比於九月率群臣禱山川

以六過自讓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春秋考異郵）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墨子）

汝南周護善占天文為郡門下掾鮑昱為汝南太守時郡境天旱昱自往問何以致雨護曰黙龍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四十里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司馬彪續漢書）

管輅與倪清河刻雨期倪未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𤏲爆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嘘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咳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向暮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一鼓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管輅別傳）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將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郭子）

文虔字仲孫為郡功曹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悒召虔補戶曹掾虔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青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脈當通若掾此夢將其兆也明日果霽（長沙耆舊傳）

太康中郡界大旱束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哲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

三日其雨零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醻之報東長生 晉書

晉周暢性仁惠和篤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葬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陁羅三藏法師祈雨跋陁即往北潮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 法苑珠林

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京房易傳 又易妖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

内淫亂百姓勞苦則雨土君失祿信衰厥妖雨草雨五穀人飢食 上

大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吳祥集

雨杼曰饑融鎗穰 同錄

雨筋大饑 同錄

雨綿絲絮皆兵喪 内記

雨曾錫為饑荒狀如甘露而黃 上

雨血君殺雨骨忠輔多貪内記云天雨骨師敗

雨肉將易君 同錄 天雨肉 紂末年

天雨水銀是謂刑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云國失王 内記

雨木多風雨藥君有咎 同錄

河圖云怪目勇敢兩童天雨刀於楚之邪謂項羽春秋演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雨髓兵喪

夏禹時天雨金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 述異記以晉有雨錢成貨漢世天雨錢於齊時雨五銖錢阿南地赤雨錢見

京房云雨冰大疫桀末年冰生於朝梁板王十二年齊地雨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二月雨冰片如纊

殷紂時十日雨土於亳 尚書中候

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 曰信 又聞馬生牛牛

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蟲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披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說苑○晉平公時走池亦數雨血如[illegible]○洞冥記云緱氏縣雨血占夬曰漢書云哀帝時山陽雨血後二年王莽攝也

惠成王七年天雨粟於鄭 竹書紀年

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鄣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述異記

武帝時天雨白毛時征役繁興戶口凋弊元帝時雨艸而葉相摎結大如彈丸時帝外氏權盛成帝時雨魚王氏專政 搜神記○十六國春秋蜀李期末年宮中雨白魚色黃是年為李壽所殺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亡穀二十頃 又吳孫亮時金陵雨五穀於今民家窖者則不雨矣

宣帝元康四年南昌雨荳光武建武二年春繼一疋易一斗豆夏稷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實 古今注

漢永和年長安雨綿皆白 古今注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illegible]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 搜神記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

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上

梁武同泰年雨灰色黃時帝信佛法蔽賢絕道後有侯景之亂梁簡文時雨黃沙其年人相食 隋書

梁武大同元年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謝莊朝同衣為飄雪印點時人誑之為風韻

大同中雨襍色寶珠處處寄上瑞雨頌

隋仁壽年在仁壽宮天雨化 同上○以下雪

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 釋名

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丁
盛陰而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而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霰者陰脅陽也雹者陽脅陰也 洪範五行傳
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三章以哀民 穆天子傳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吟 琴操

管寧家貧久雪陰霾不開謂友人曰吾恐凍斷三足爲脚寧不足憂 俗說
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聚衣白上以爲嘉瑞群臣皆作雪花詩 宋書○以下霜
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釋名
豐山有九鍾霜降而自鳴 山海經
廣延國去燕七萬里其地常雨雪冰霜色皆紺碧 拾遺記
糸無道地吐黃霧夏閉露冬下霜 [illegible]以下霧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 爾雅注
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 望氣經
六月三日有霧歲熟 上
曲江縣有銀山常多素霧 [illegible]
大霧者迷或云霧四時則時多隱士 京房[illegible]
王之千歲者行遊諸國其所居國必三日變爲日中之霧 地鏡圖
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至城下 抱朴子
服霧法當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

目內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邈結氣宛屏五色洞天神煙合啟金石華真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 真誥

伊尹辛年百有餘歲天寒三日（帝王世紀）
後主禎明三年元日大霧四塞入人口鼻氣皆
辛酸（陳書）
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名）
物之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曹植論）
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illegible]）
武露布文露沉（[illegible]）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
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甘如飴名

曰天酒（中興書）
（[illegible]）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下
（[illegible]）諸沃之埜攝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
（山海經）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
國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
也（洞冥記）
明帝永平十七年夢見先帝光烈皇后夢覺悲
不能寐明旦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
官採之帝伏御牀流涕也（後漢書）
皇甫謐幼時有甘露降其柳樹謐每以食之謐
家也（晉書）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
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
露但樹汁耳懿不悅稱疾而去（汝南先賢傳）（以下虹霓）
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釋名）
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

物如有所食齧也（同上）
（[illegible]）陰爲虹霓主內淫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
其色青赤白黃（[illegible]）
日旁氣白者爲虹日傍青赤者爲霓（尚書考靈耀）
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宋均注[illegible]）
（春秋演孔圖）
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霓（白虎通）
九女並嬌則九虹並見（感精符）

虹則夫似傍人飾惑

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 埤雅

天一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泯滅 淮南子

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遶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勝謹守其缺賊乃從其地破走 黃帝出軍決

古者有夫妻二人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 異苑

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恐失權嬖侯

大惺去色黨更立賢輔 春秋文耀鉤

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藥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 王逸楚辭注

郎顗上書曰切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白虹貫日見日芻氣色白而純者多白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日芻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上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則讒在中台自司徒始位陰陽多謬宜黜天

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也 上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須臾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涸便吐金滿釜 異苑

李特字玄休李特字仲平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任雄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 華陽國志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異苑

有黑虹下樂輔營少日輔病卒

劉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振庭戶良久不見 獨異志

故越王無諸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號世除尚尚不住常之故宮因而齋欲蔡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入樹良

久不出拱隆怪異乃召隣之年少十数人往視之見男子爲大赤虵盤繞衆懼不敢逼而少年逐擲瓦礫向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鶴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虵皮五色皎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 中興[illegible]記

正光元年首陽溪有虹化爲女子文顯進之帝逼幸之不得異聲如鐘復爲虹而去未幾帝崩 [illegible]

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方之氣雲雨雹霰雪 [illegible]

雷硍也如轉物有所硍雷之聲也 釋名

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 上

河圖謂雷曰玉虎鳴 雜五行書

春雨初起其音恪恪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霑濡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illegible]

豐界音之幹晴之發 [illegible] 雷硠硠音 電烜烜反 [illegible]

傳曰界之幹日之轉也晴之發日之動也雷硠硠其聲震也電烜烜其光耿也昔王由是動干戈耀兵威 元包傳陽

大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見儀 易妖占

夫雷人君相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上

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曰隨光明北方有電名曰有生樹無厚與隨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有生樹相觸相對 起世經

東方光明雷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撰嚕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善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雷電災橫之事

雷部鬼神昔勞役動有摇楚大則考栽有雲雷無有已時檄龍命鶴以息彼作 玉樞經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酉陽雜俎

新山周迴十里樵人常聞雷聲在山下俯看初

霧大如扇須臾雷霆彌浸數數百里（成記）
楚商梁出遊九皋之澤覽浙水之臺引罘罝罔
於荊山臨雷淵而漁疾風雷電雷奄冥大水
因起霹靂下臻嬰然而驚其僕曰孤虛設張八
宿相望熒惑守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
其返國矣於是商梁返室援琴歎之龍霹激發
象霹靂之聲故曰霹靂引或曰商梁即楚莊王
聲誤也（琴操）

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
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尚書中候）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衛難結纓而
死孔子每聞雷鳴中心惻怛（王充論衡）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
然後有雷象君臣也故雲雷相託陰陽相合也
今二世不恤人人臣叛之故無雲而雷也（太平御覽）
神武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
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延案矟直前大呼繞浮圖
匝火遂滅延還鬚及馬尾毛皆焦神武歎其勇

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鬬（北史）

廣博物志卷之三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

隴西董斯張纂
故鄣丁元薦訂

時序 總歲時　春　夏　秋　冬　曆附

伏羲列八節神農立四時 六帖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陽始作土龍巫咸始制驅儺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上巳流觴齊景公始爲登高及競渡 物原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

巫咸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

軒轅始造刻漏周公始分更點 並上

黃帝立子午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名獸屬之 事始 太歲在甲曰閼逢 史作焉逢 在乙曰旃蒙 史作端蒙 在丙曰柔兆 史作游兆 在丁曰彊圉 史作彊梧 在戊曰著雍 史作徒維 在己曰屠維 史作祝犁 在庚曰上章 史作商橫 在辛曰重光 史作昭陽 在壬曰玄黓 史作橫艾 在癸曰昭陽 史作尚章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 史作奄茂淮南作掩 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脩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

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爾雅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素問

馮相氏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也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辰謂日月所會也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 十日二

十有八星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其敘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以會天位鳥星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昴以正仲冬冬夏致日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春秋致月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以辨四時之敘二至二分正則四時之叙可辨矣王命王言之出為命內史敵而書之遂貳之又書副本而藏之以待考日改也○周禮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

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蚤臥蚤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蚤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素問

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

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囿也囿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

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

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

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

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芣色蘩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

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
皆曰巢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入
內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
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
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
稊者所爲豆實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
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
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委一作萎）楊楊則華而後記
之羴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羴羴然記變爾或

曰羴羝也轂則鳴轂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
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
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所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
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
有小旱田鼠化爲駕駕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
辭也駕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
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
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

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
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
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
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
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
蔣也秀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
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
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

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
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
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
白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
日之也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
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
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
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
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

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
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
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
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
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
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
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矩關作短閼
夫婦作夫卿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
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

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
桃也煮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
諱殺之辭也故摯云七月莠雚葦未秀則不為
雚葦莠然後為雚葦故先言莠貍子肇肆肇始
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
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
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帚也
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
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

而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莠為蔣褚之也雚未
秀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
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
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粟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
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
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
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
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而

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
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
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內火
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雁遰往也主夫
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
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
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䕃鞠鞠草也
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
時也辰繫于日雀入於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

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肋革陳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大戴禮

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

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太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

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歸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太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

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言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將極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七月謂之夷則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

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白虎通

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秋主陰氣陰下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隈并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干時因四時政氣味各比但舉獨行不及天下且還秦焚書或簡編錯亂得而詳焉闕之以俟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

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舉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燥故食涼氣用八數八亦木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之火行方朱鳥故以羽獸之火藏不忍行陂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以不忍理合乘於內以宣於外強國爲國弱國爲屬弱國所以為強國之屬弱動而無不從靜而無

不同強動剛必從強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當屬樂發必當以禮時也禮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明都和好不其久之位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抑寧居其無夏行春政風其災春當冬寒氣虛蕃也行冬政落寒氣閉藏故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雨在大寒行秋政水秋氣多水也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絶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時用時節而布政君君服赤色味苦味苦火之王時故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

廣博物志　卷之四　　高暉堂

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南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所用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薄純故薄之陽後行篤厚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之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秋行夏正葉陰陽氣乘之故作木生華行秋政華少陽氣乘之故作木更生華行冬政耗寒氣乘之故皆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

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時而布政君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金王之時故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西方玄武用之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以銳氣搏勁所以猶有勁烈故曰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開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閉之也修鄉閭之什伍鄉閭之什伍以出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

廣博物志　卷之四　　六　　　　　　　　　　　　　　　　　　高暉堂

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困弱故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周徧無得有私冬行秋政霧寒氣故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之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時節而布政君君服黑色味鹹味此北方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陰氣大過以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

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歸獸之火藏慈厚乃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悲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久物竹未故行者專純食坦氣修通尼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反僇殺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言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育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因解護懷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懷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以管予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

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實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石剛揚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陽長嬴爲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獘便便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失敗便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春夏多水故於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營屋行水營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冢時方艤灌依穴行宿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也柔和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上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

雕草木殺之象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彊正千伯千伯謂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母寒華絕芋寒拔也芋之歸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之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乃暑熱敲蒸故爲大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

合適罪修樂謂竹其以修鐘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上修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土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行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故土無不載無不生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

所輸收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時使均以大寒極而成茂固昌民服此謂歲德言上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為暑行賞則熱熱故為暑者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春風上也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冬氣肅殺故凋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積塵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也窌窖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閉塞陽之氣毋扱免扱任免除急漏田廬扇者亦不欲人惡塞陽之氣也田廬田中之廬欲扇之不欲人惡塞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罝設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陰陽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秋揫也物皆揫斂之也其氣曰陰秋陰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堅結故生金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慘悽故憂哀靜正陰之性也嚴順悽慘故為之也居不敢淫佚秋氣可以伏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旅其中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人□□□之□□□□□□□□收□□百物

乃收使民毋怠收斂則人無解怠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代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收斂殺為德也辰掌收收為陰收斂聚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行水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小辯害於正故圉之鬬譯跽譯謂傳言者皆當禁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旅農當慎故令趣聚之四政曰補缺塞坼方秋當閉藏故令補缺塞坼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也五政苟時五穀皆入於藏收藏物中也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為水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也冬既閉藏則入於陰當節之以溫怒當故令散之藏者皆當閉絕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人時方休息故令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上殺故斷刑致罪以行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

爲德月掌罰罰爲寒罰以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
也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也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也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
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
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之藏謂金錢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寶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
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
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

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
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施政作教而
寄武寄發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崇德則福歆也此三
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此三者天地之行唯聖者而已日
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
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
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掌者
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其光爭明則
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

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
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也
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逐者故
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
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
不寬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
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
賞無功也越絕

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
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
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
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
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
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春秋繁露
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
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

水而廼助冬之藏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
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
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
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
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
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
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
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淸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
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

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
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
生之德廢夏之德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
不長則長嬴之德廢秋之德雨而雨不信則百穀
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德寒寒不
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
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
冬者天之成也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回朝夕不息十月
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故謂之陽月四月陽雖
用事而陽不獨存故謂之陰月二月八月陰陽
正等
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
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 並上
政失於春歲星盈縮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
於秋太白出入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 文子
一年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

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
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
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 周禮疏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
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
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
可以鑿池穿井萬物閉藏蟄虫首穴故曰德在
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
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

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東至井水盛盆水溢日夏至而流黄澤石精出 淮南子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

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律受太簇指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指子子者滋也律受黄鍾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單閼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涒灘之歲歲和小雨行

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虫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虫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升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

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

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聚積伐薪木　並上

春之為偆春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

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　白虎通

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

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天也六月亦土王也 上

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莫不孕鬻華生萬物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

是故萬物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滅信之至也 尹子

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鶡冠子

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釋名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說苑

冬至及半夜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太玄經

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

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 上

赤道橫帶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黃道邪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夏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邪截赤道者則秋分之去極也今北春分去極九十一度立秋分去極九十

一度少者就夏至界去極之法以爲準也（[illegible]）
（律大儀）
禮三正記三微者陽氣始施黄泉萬物微動而未著也十一月時陽氣始養根於黄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正月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處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於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目雄在于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秘歷今古此書（法苑珠林）
火星爲夏期專陽（[illegible]）[illegible]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illegible]）助母合子符（尚書）

（考靈曜）
卯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說文）
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黄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抱朴子）
按立世阿毗曇論問言云何冬寒云何春熱云何夏時寒熱是冬時水界最盛長未減盡時草木由濕未萎乾時地大濕滑火大向下水界上昇所以知然深水最暖淺水則寒節已至日行

路照炙不久陽氣在內食消則速以是事故冬時則寒云何春熱時水界長起減已盡草木乾萎地已燥坼水氣向下火氣上昇何以知然深水則冷淺水則熱冬時已過日行內路照炙則久身內火羸故春熱云何夏時冷熱是大地入月日中恒受照炙大雲降雨之所灑散地氣蒸鬱若風吹時蒸氣消已是時則寒若風不起是時則熱是故夏中有時寒熱（佛分四月爲一時但云春夏冬故不言秋故以三時攝也）

復何因緣夏時生熱佛言日天宮殿六月之間
向北行時一日常行六拘盧舍未曾捨離日所
行道但於其中有十因緣所有光明照觸彼十
種山令其生熱復何因緣有諸寒冷於須彌山
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彌海濶八萬四千
由旬周廻無量其中衆華悉皆遍滿香氣甚盛
日天光明照觸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緣第二
伊沙陀羅山第三遊乾陀山第四善現山第五
馬耳頭山第六尼民陀羅山第七毗那耶迦山

第八輪圍大山第九閻浮洲中所有諸河流行
之處日天照觸故有寒冷第十瞿陀尼洲諸河
倍多第十一弗婆提諸河倍多第十二鬱單越
諸河倍多此十之二諸河流水日天光明照觸
寒冷（前之生熱十二次前之八山外第九是字中左拘彌同有夜叉宮殿第十足門人洲山合爲第十也）
復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長晝短佛答比丘曰
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南行每於一日移六拘
盧舍無有差失當於是時日天宮殿在閻浮洲

最極南畔地形狹小日過速疾以此因緣於冬
分時晝短夜長復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夜短
佛答云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每一日
中移六拘盧舍無有差失異於常道當於是時
在閻浮洲處中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以此
因緣春夏晝長夜分短智度論云如阿鞞跋致
品中所說日月歲節者日名從旦至日初分中
分後分夜亦有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時春秋
分時十五時屬晝十五時屬夜餘時增減若五

月至晝十八時夜十二時十一月至夜十八時
晝十二時一月或三十日半或三十日或二十
九日半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
者世間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三十
日半世間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
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
之二十一閏月者從日月世間月二事中出是
名十三月或十三月名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
日周而復始菩薩知日中分時前分已過後分

未生中分無住處無相可取以分空空無所有到三十日時二十九日減云何和合成日月無故云何和合而爲歲以是故（起世論）

云何黑半云何白半由日黑半由日白半日恆逐月行一一日相近四萬八千八十由旬日日相離亦復如是若相近時日月圍被覆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被覆則盡是日黑半圓滿日日離月亦四萬八千八十由旬月日日開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

以是事故十五日月則開淨圓滿世間則名白半圓滿日月若最相離行是時月開世間則說白半圓滿日月若共一處是名合行世間則說黑半圓滿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照月光月光纔故被照生影此月影還自翳月是故見月後分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隨後行時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在前行時是名白半（阿毗曇論）

春者神明推移精華結紐（春秋元命苞）

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明達（春之言蠢東方之言蠢含此名以自明自達也）六合俱生萬物節（惟天時爲春以其蠢也動萬物思此時節也）五行竝起各以名利（自六合俱生以遂五行各有陰陽交合鼓從然也）其精青龍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春秋元命苞）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

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竝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隋書）

正月曰端月（纂要）

正旦五更正衣冠於家庭中爆竹貼畫雞鏤五色土於戶上厭不祥（易通卦驗）

漢官典職正旦天子行陽德殿作九賓樂觀諸樂舞成康起居注十二月詔正旦會百僚賜綠醽酒

歲時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

以避盜賊 墨子秘要

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劉向外傳

元日食膠牙餳取膠固之意 荊楚歲時記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簡子曰然 列子孔叢子中也 此段相類不重錄

李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恠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嘆曰漢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 李膺家錄

阮佃夫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 南史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 蕭錄

正月元七厭日惟人 東平王安仁岸銘

正月末日夜蘆苣火照井厠中百鬼走 荊楚歲時記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 不知名中記

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 纂要

漢武帝始張上巳燈 物原

昔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恠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義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談

便非嘉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觔左遷摯虞為陽城令 續齊諧記

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推被焚之事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人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 初學記○以下夏

越王念吳之復夏則握火冬則抱冰 吳越春秋

四月曰乏月 纂要

或問辟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於心前 抱朴子

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 水一作之丸 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鑪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 上

桃印本漢制以止惡氣今世端午以綵繒篆符以相問遺亦以置屏幌之間 續漢書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瓮投於江湖一老翁見瓮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遂七登三司流中庸之號一說父母棄之疑之葫蘆廣以爲託葫蘆而生乃姓胡 小說

越巫始制端午綵符健線艾人 物原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游光厲鬼也知其名者無溫疾 風俗通

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也 後漢書

蜀石泉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 歲時記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 初學記○以下秋

秋曰素商七月曰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曰仲商亦曰桂月九月曰暮商 纂要

秋樹名成秋而名愁 陸機要覽

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 修行記

七月七日爲良日 歲上記

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衣 宋卜子楊園苑疏

七月七日作麴合藍藥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

崔寔四民月令

仙忌眞記曰子欲昇天愼秋分罪無大小皆上聞以罪求仙仙甚難是故學道爲心寒此是朱火丹陵仲陽先生之要言矣秋分氣調日和中順天地者也 雲笈七籤

秋判之日尊卑盡會生死之日也古人以秋分之日爲秋判之日也 三元素語

霜娥怨古樂府曲注漢人以中秋無月作此

後漢修孔子廟記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

月之靈皇極之日集古錄疑是九月五日也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述征記○以下冬

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漈散或先服雄丸一雌丸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 抱朴子

冬至之始人主與羣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爲迎日至之禮 易通卦驗

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大 呂氏春秋

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其歲美人民和順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君之道 徐整長曆 易通卦驗

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尸濕地爲不凍

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悔 神農書

天竺國以十月二十六日爲冬至冬至則麥秀 西域志

冬至後遇壬戌爲臘 說文

王者冬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爲臘晉金德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爲臘 魏臺訪議

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illegible]）

伏波之鬪九郡時雷州徐聞縣人以巳丙月遇害故州人以是日爲臘日而祭其先（一統志）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淚（謝承後漢書）

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君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家至巨富（搜神記）

十二月亦曰杪冬（梁元帝纂要）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儺翁儺母（[illegible]歲時[illegible]）

（[illegible]）

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後漢書）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曆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曆宗也湯作殷曆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

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illegible]）

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上）

地皇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通曆）

漢曆志伏羲有甲子元曆是太昊已有甲子故陳鳴曆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而世本等皆謂黃帝令大橈作甲子非也橈特配甲子作納音爾（路史）

黃帝命大橈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獨異志）（[illegible]）

所釋如甲子乙丑伏羲金丙寅丁卯乘象火定位察三辰於上迹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而不僭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象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種爻以抵日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區容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冕侯封禪書作宛朐爰與封禪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邪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蔀歲七十六以為紀紀二十而蔀首定之原名猶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凡二千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辰從續漢書黃帝歲能曆者爲四分之曆

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三月為正少昊唐商以十二月高陽虞周以十一月宋志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帝以丁丑續漢書

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蒙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蒙玉以白繒宋志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呂氏春秋

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喆士在外家為巫史亡有要質民瀆於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龜策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顓頊乃命重黎典司祝融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民以絕上下之通以規三辰之行路史

帝注新歷十三月以為元歲紀甲寅上日乙巳日月並艮維之初而五星會於天歷[illegible]

[illegible]

冰始雜蟄始動時雞三號而立春至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曰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爲歷宗

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代高辛氏衰摯三苗復九黎之事民與胥漸陷中於信而一官以廢閏餘乖統民瀆齊盟上帝不蠲苗民遏絕於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乃命羲和絕地天通羲帳上天黎獻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卯而致日若

指衛故部首演紀於虛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呂朞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朞以閏月定卯而成歲放之諸侯而藏之祖 [illegible]

鄭玄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王肅等以爲唯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 [illegible]

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綸天行施敬授人時 路史

武王作周曆周公作魯曆 [illegible]

命曆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交會不與殷曆相應 晉志

劉洪字元卓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袁山松書

周羣妙閑善算術讖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

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曆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子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算術及年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illegible]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 [illegible]

先主在蜀仍漢四分曆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故吳用乾象曆晉志

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乃定曆改太和曆爲景初曆魏志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

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宋書

何承天以博物者名問釋慧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上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高僧傳

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祖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耑思咸可

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

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
年輒差一日歲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
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
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
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
冬至日在危宿之左五十許度代之初即秦曆
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
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
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

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
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
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
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
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並皆審密
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
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
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
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

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
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
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
以此為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
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
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
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群流
共源　若夫策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
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

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
新變舊有約有煩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煩之
意誠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
為體非不細密臣用是深惜毫釐以求全妙之
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
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群司賜
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
南齊書
時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察日月薄蝕五

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允
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
覺此謬恐後之譏今亦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
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
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
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
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
三星之聚而惟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
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
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
源之射也北史

陶弘景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
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
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
日十二刻也南史

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
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及受禪之初議造新曆賓
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撰成奏上高祖詔用
之張賓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
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駮凡有六條賓
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二人叶議共短孝孫
言其非毀天曆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
死孝孫爲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

書弟子輿櫬來詣闕下伏而慟哭高祖異焉以
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
遣與賓曆比校短長隋志

張胄玄推步甚精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
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
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
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
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爲曆
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用

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
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
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
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
以爲度法冬至列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
一度則止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
初明其前後竝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
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
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

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
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
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
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
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
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
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
自古諸曆朔望値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

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
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
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
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
下即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
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
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
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

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
縮悉無格準胄玄推之各得其眞率合見之數
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
惑平見在雨水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
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
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
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一辰星舊率一終再
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
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

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
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
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
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以後依率而
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
留退眞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
留廻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
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
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

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
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
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
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
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
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
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
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
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旣
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
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
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旣
自此以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
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
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
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

隋書

歷代律曆志卷之四 終

廣博物志卷之五

隴西董斯張纂
高陽韓　敬訂

地形 總地 山

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 易卦坤靈圖羲九州之始也實績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川是矣

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脉道 春秋元命苞註白阜爲神農臣圖畫地形通水之脉

神農度四海内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夏禹所治四海内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廣雅

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 洞冥城名錄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入命曰牧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玄枵齊娵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 上

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尚書

禹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玄谷而徘徊乎昆崙祭六扈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樸續樠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羨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阸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禺強之里積冰積石之山木皆

服息 吳越春秋 呂氏春秋

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有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有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列子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

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 周書云宜鷄狗鳥獸 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 志作沭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 周書作邦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禮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與禹貢異此殷制爾雅

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

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凉州西方所在寒凉也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并州曰土無也其州或并或設故因以爲名也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兖州取兖水以爲名也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也益州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古有營州齊衛之地於天文屬營

室取其名也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爲殷後若云滓穢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潤也晉進也其土在北有事於中國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以爲名其水迅進也趙朝也本小邑朝事於大國也魯魯鈍也國

多山水民性樸魯也衛衛也既滅殷立武庚爲殷後三監以守衛之也齊齊也地在勃海之南勃齊之中也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此十二國上應列宿各以其地及於事宜制此名也至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漢就而因之也河南在河之南也河內河水從岐山而南從雷首而東從譚首而北郡在其內也河東在河水東也河西在河

水西也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
也潁川因潁水爲名也汝南在汝水南也汝陰
在汝水陰也東郡南郡皆以京師方面言之也
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南海在海
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東海海
在其東也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
北也義亦如南海也濟陰在濟水之陰也南陽
在國之南而地陽也凡若此類郡國之名取號
於此則其餘可知也縣邑之名亦知之大曰邦

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國城曰都者國君所居
人所都會也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四
井爲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四邑爲丘
丘聚也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鄙否
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縣懸也懸係於郡也郡羣
也人所羣聚也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又謂之
鄰鄰連也相接連也又曰比相親比也五鄰爲
里居方一里之中也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
之所尊長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

向也 釋名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
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
荒太平之人仁（在東）丹穴之人智（在南）太蒙之人信
（在西）空同之人武（在北）爾雅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
必有涂焉 考工記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
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

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 大戴禮

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
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
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
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
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
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
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
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

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素問

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輙方員五千里 關令內傳

地大則有常辭不庭岐毋孳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木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 呂氏春秋

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 一名具澗 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 一曰融風 東方曰條風 一曰明庶風 東南曰景風 一曰清明風 南方曰巨風 一曰凱風 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 西北曰麗風 一曰閶闔風 北方曰寒風 一曰廣莫

風 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横維其西北之隅（横猶光也横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

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木

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

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

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

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

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淮南子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頭

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

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麥
大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
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
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東方之極自碣石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
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界
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恒山

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人民之野五穀之宜
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
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自
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
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北方之極自九極窮夏海之所極北至令止
之俗有凍寒積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
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夏海大海也）
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

羊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並上）
泰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脉（脉羽也 莫北切）白色
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魏地處季冬
之位土地平夷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
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上苦交切 下苦角切）而收其民儉
而好畜此唐堯之所處（詩含神霧）
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蚕海宴夜之丘
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
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

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陵
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
陳而並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
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
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
足以酬廣訪矣（十洲記）
崑崙柱天萬脈（龜山之脈）由起西北綿亘幽寒莫詰
為背為項（西北近崑崙如人之背項）為脊為髦（漸遠）下為膂
膂上為髮際而居恭雍耳目口鼻（恭雍為天下之面耳目）

內典

幽冀川蜀分左右背懸心關胭腹晉洛泗
胃脘出納爲汧爲渭大河大江經絡榮衛大腸
膀胱震澤壘濟青徐以降是爲髖髀泄爲尾閭
范洋無際海洲萬國糞滓塵穢張子房赤霆經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
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
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
均有無而通萬物也鹽鐵論
佛告諸比丘若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

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鬱單越洲正當半
夜若瞿耶尼洲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沒
鬱單越洲日正中時瞿耶尼洲日則始沒弗婆
提洲日則初出閻浮洲正當夜半若弗婆提洲
日正中時鬱單越洲日則始沒閻浮洲中日則
初出瞿耶尼洲正當半夜佛告比丘若閻浮洲
人所謂西方瞿耶尼人以爲東方瞿耶尼人所
謂西方鬱單越人以爲東方鬱單越人所謂西
方弗婆提人以爲東方弗婆提人所謂西方閻

浮洲人以爲東方南北二方亦復如是法苑珠林
尋夫方土人別不同總有二種一凡二聖若約
方言之即有四種所謂四天下人若以任處言
之四天下中合有四千八處則有四千八種之
人若直按閻浮提一方言之如樓炭經說大國
總有三十六之大國人亦同之若展別論則有
二千五百小國人亦同之又一一國中種類若
干胡漢羌虜蠻夷楚越各隨方土色類不同樓
炭經云此南浮提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

人但總彰大數不別其名長阿含經云佛告比
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繞其外復有大海
水周帀圍繞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繞大海
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
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
彼人大地獄也第一北鬱單越者長阿含經云
須彌山北天下有鬱單越國其土正方縱廣一
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菴婆
羅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多

有諸山浴池華果豐茂無數種鳥和鳴地生㮈草縈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㮈若天衣其地柔軟以足踏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彼土四面有四阿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以七寶砌出四大河廣十由旬衆鳥和鳴彼土無有溝坑荊棘株杌亦無蚊虻毒虫地純衆寶陰陽調柔四氣和順百艸常生無有冬夏其土常有自然粇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糩如白華聚猶忉利天食衆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

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鍑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土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華果繁茂其果熟時皮破自烈自然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其果熟時皮破自然出種種衣或出種種嚴身之具或出種種器或出種種食或戲河中有衆寶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岸上乘船中流娛樂訖已度水過衣便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爲曲躬其人手取樂器調絃並以妙聲和絃而行詣園娛樂其土中夜阿耨達龍王數數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構牛乳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於中夜後淨無有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微吹人身舉體快樂其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平正潔白無間髮紺青色無有塵垢髮齊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時有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逐往詣園林若彼女

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捨去立世阿毗曇論云北洲人不求女不惡妻不買不賣若男子欲娶女時於彼女若女欲求男時亦爾若男子若不思惟餘女報言是人有夜即爲夫妻男不見女有餘男報言是女有女亦爲夫妻若自相便即相隨其往別處若多欲者一生之中數滿至五其中品者或四二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彼人懷姙七日八日便産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捨之而去有諸行人經過其邊出指令含指出甘乳充遍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

男向男衆女向女衆彼人命終不相哭泣莊嚴死屍捨之而去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彼死屍置於他方（依世論云其鳥啄屍將去至山外而便噉食也）又其土人大小便時地爲開拆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蓄積壽命常定死盡生天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壞命終生鬱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彼土人民悉皆白淨人所莊飾鬚髮紺黑恒如剃周羅五日頭髮自然長橫七指無有增減順正論云北俱盧洲形如方座邊有二

中洲一矩婆洲二憍拉洲第二東弗于逮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伽藍浮閻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造天地經云東方人物勝閻浮提人彼上用綿絹共相市易依長阿含經云彼土人壽二百歲（樓炭經云人壽二百歲也）飯食魚肉（立世論云自不殺生不令他殺若有自死則食其肉）人有婚禮嫁娶（立世論云東弗婆提人其多欲者一生之中其數至七其中品者或至五六亦有修行不死無欲東西二洲人唯無黑色餘同閻浮提身有[illegible]

彼人頭髮莊飾剪前被後上下兩衣著下兌上衣繞身而已）依順正論云東勝身洲東狹西廣形如半月其洲邊有二中洲者一提訶洲二毗提訶洲第三俱耶尼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西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滿月縱廣八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樹王名曰斤提閻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經云於彼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緣名瞿陀尼此云牛貨）人壽三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人物亦勝閻浮提立世論云彼上人或自殺生或令他殺死則食

肉同閻浮提人若有爲死送喪山中燒屍棄去或置水中或埋土裏或著空地東西二洲大同閻浮提婚禮亦同其欲多者一生之中數至十二其中品者數或至十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彼人莊飾並皆披髮上下著衣依順正理論云西牛貨洲圓如滿月其洲邊有中洲者一捨搋洲二嗢怛羅漫里拏洲第四閻浮提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王名

閻浮提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起世經云於此樹下有閻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此樹下故名閻浮那檀又復有金翅鳥王樹名俱利睒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羅王有樹名曰質多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閻浮提人人壽百歲中夭者多初十無知二十少知猶未黠了三十欲意盛四十所行無錯五十所習不忘六十慳著七十體性遲緩八十無榮飾九十疾病百歲諸根衰耗立世阿毗

曇論云閻浮提人衣服莊飾種種不同或有長髮分爲兩髻或有剃落髮鬢或有頂留一髻餘髮皆除名周羅髮或有拔除髮或有剪髮或有編髮或有被髮或有剪前被後令圓或有裸形或着衣服覆上露下或露上覆下或上下俱覆或止障前後四洲人民所食多種不可具述婚禮市易現事可知然論云閻浮提人一生欲事無數無量不同餘三洲人少欲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依順正理論云南贍部洲有邊洲一名遮末羅洲二名筏羅遮羅洲法苑珠林

東方弗于岱九萬里之外極毫林之墟其國音銘阿羅提之國國地形正圓其色如琅脂之鮮無有山阜廣狹九十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壽四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始氣置於外國胡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胡老之人令知外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其音是得四百歲之壽上學之士知外國地色恒吟詠六品之音者則致胡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

自然得遊其國與胡老交言變化飛空遊行東極之境也雲笈七籤

南方閻浮利三十萬里之外極洞陽之野其國音則銘伊沙陁之國國地平博無有高下土色如丹廣狹八十一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四尺壽三百六十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越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越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其音是得三百六十歲之壽學者知外國地色恒

吟詠六品之音者則致越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得遊伊沙陁之國與越老交言變化朱宮飛行南陽之境也

西方俱耶尼七十萬里之外極浩素之壠其國音則銘尼維羅絲那之國地形多高壠與天西闢相接土色白如玉廣狹六十八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六尺壽六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氐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氐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

禮誦詠其音是得六百歲之壽學者知外國地色恒吟詠修行則致氐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得遊尼維羅絲那之國與氐老交言能飛行玄虛遊戲浩素之壠也

北方鬱單越五十萬里之外國極朔陰之庭其國音則銘旬他羅之國國地長流平演土色黑潤廣狹五十八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二尺壽三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羌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羌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詠其音是得三百歲之壽學者知外國地色恒吟詠修行則致羌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得遊其國與羌老交言飛行玄虛遊宴朔陰之庭也

上方九天之上清陽虛空之內無色無象無形無影空洞之銘元精青沌自然之國以青氣爲世界上極無窮四覆諸天則高上玉皇萬聖帝眞受生之根元壽命無量惟刼爲年其空洞之內亦有六音之銘則元始置於眞皇自然之品

高上吟歌其音以延羣仙令知玄空有無量之眞其國玉皇萬聖帝眞皆行禮悉吟詠其音是得無量之壽學者知空洞之色吟詠修行則致三元下降五帝詣房授兆靈音九年則得乘駕浮雲上追玉淸太空之中也 雲笈七籤

中國極下極大風澤去地五百二十億萬里綱維地源制使不落土色如金之精中國音則銘太和寶眞無量之國中嶽崑崙卽據其中央諸天之別名上有玄圃七寶諸宮與天交端上眞

飛仙之館中國周廻百二十億萬里其國人形長九尺皆學導引之術壽一千二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中國之品高上玉皇帝君悉吟詠其音以化中國傖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修上清之道行禮誦詠是得壽一千二百歲學者知中國地色吟詠修行則致傖老仙官衛光之身九年自然與傖老交言玄察太空飛行上清 並上

或問日時擧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

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申鑒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鱗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眞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墝埆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 楊泉物理論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登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豘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兎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 晉書

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 史通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

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搜神記

依佛般泥洹經云阿難叉手問佛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爲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爲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爲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已動三千日月萬三千天

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開解又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動遍動等遍動二震遍震等遍震三涌遍涌等遍涌四吼遍吼等遍吼五起遍起等遍起六覺遍覺等遍覺是六各三合十八相如是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告富樓那復有大神通威德諸天若欲震動大地即能令動若諸比丘有大神通及大威德觀地大相令小小相令

大欲令地動亦能震動令地動有風名鞞嵐婆此風常吹俱動不息風力上昇有風下吹亦有傍動是風平等圓轉相持又智度論云地動有四種一火二龍三金翅鳥四天二十八宿等又諸羅漢諸天等亦能地動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在舍衛城見諸比丘有八因緣而地大動此地深六十八千由延爲水所持水依虛空或復是時虛空風動而水亦動水動地便大動是初動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觀地如掌能使地

大動是二動也若復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動是三動也若復菩薩在兜術天欲降神下生是時地是四動也若菩薩自知在母胎中地爲大動是五動也若菩薩知滿十月當出母胎地爲大動是六動也若菩薩出家於道場坐降伏魔怨終成等覺地爲大動是七動也若未來於無餘中涅槃界而般涅槃爲大動是八動也法苑珠林　以下山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

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嶽公禁山符皆有驗也抱朴子

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鷄以鹽一升山神大喜芝草異藥寶玉爲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知之却百邪同上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

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廣雅

山產也產生物也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高隆也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山旁曰陂言陂陁也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山旁隴間曰涌涌猶桶桶狹而長也山大而高曰嵩嵩竦也亦高稱也山小高曰岑岑嶄也嶄然也上銳而長曰嶠形似橋也小山別大山曰甗言彥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山多小石曰磝磝堯也每石堯堯

獨處而出見也山多大石曰礐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形也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山上有水曰埒埒脫也脫而下流也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名之也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甽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山中叢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山體曰石石格也堅捍格也小石曰礫礫料也小石相枝柱其間料料然出內氣也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

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說苑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分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凋凍正月日解凍皆太

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
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胊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
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
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
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
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
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風俗通

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
常山謂之恒山 廣雅

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
望之若人泣淚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
走山泣石 述異記

舊說岱嶽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
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
十 風俗通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尸子

泰山廟在山南悉種栢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
父老傳云漢武所種廟及東西房三十餘間并
高樓三處春秋饗祀泰山君常在此壇 泰山記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孟子逸語 文選註

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知死王者
封泰山禪梁甫 郡山圖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
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

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
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
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
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
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
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
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
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
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

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
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
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
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
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
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
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篠如
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爲白石或雪

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
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
目輙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
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
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
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
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
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
咽乾焦五六步一休蹀蹀據頓地不避濕暗前
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
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
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
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
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
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

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
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
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
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
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
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
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
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

玉籠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則前先知蹊有人乃舉足隨之北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illegible]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

其財以救貧民 梁高僧傳

華山古之敦物山也

趙主父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于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矣 韓非子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漢觴內有儒者無數皆儒人方圓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 記事珠

傅亮北征在黃河中番至洛遥見嵩高山於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 俗說

嶼來山是蜀中來與嵩山爭高而不勝故云嶼來 嵩山記

有臘師在山見畫圖奇妙異常有金象比來尋求白霧忽起不知其處 上

恒山謂之玄嶽 [illegible]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父母大小近而不還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真誥

北嶽有五名一名蘭臺府二名列女宮三名華陽臺四名紫微宮五名太乙宮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灊縣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

足了事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汚也積五十歲
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搜神記

舜時十有一月巡狩北嶽詣大茂山谷值大雪不能進而遥祭之忽廟之右飛一石冉冉而墜帝前名曰安王石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曲陽建廟祀之

代州東南五臺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

號曰清涼山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象 法苑珠林

衡山俗名岣嶁 山海經

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 楊升菴集

湘東姚祖大元中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數少年並執筆作書祖謂行旅休息乃進之未至百步少年相與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

詩字字皆鳥跡 異苑

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崔頤從駕登太行山詔問頤曰何處有羊腸坂頤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書

少室一名負黍山負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 郡國志

終南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爲驗候故語云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嵾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

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儒者乃謂之神鬼彼惑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 水經註

河東涑水南監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水則磻溪萬仞方嶺雲廻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鶩巢也發於上而潛於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艸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

路出北巘勢多懸絶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鵜鶘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峯亢石無階猨徒喪其捷巧鼯族窮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爲就辨優劣耳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

石魚山本名立石山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輒有魚形長數寸鱗鬐首尾皆若刻畫燒之作魚脩腥 水經註

曲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祇敬便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 異苑

女觀山厥處高顯迴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於蜀屢愆期愁登此山絶望憂感而死

山木古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 水經註

高齊初沙門寔公者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眄寔寔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寔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寔入西

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
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
位坐訖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
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
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爲可
觀不覺遂晚而至寔本事鑒爲和上既聞此語
咨諸僧曰鑒是寔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向之寺
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
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超時佛圖澄法師

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泯或隱
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見紀僧素雄異記錄
高唐縣鳴石山巖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
清遠昔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
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巖上及
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
果來因擄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名中倫衛人周
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此頻適方壺去來經此
愛此石響故輙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

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
宣得石含輙百口不饑
漢建武間有人騎白牛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
登封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
年世祖登封遂名其山爲銀牛在太原北集組
汶山之地爲井絡天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
井河圖
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
汝州臨汝縣廣成坡之西堠有小山曰崆峒即

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其巔洞穴如盆將
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山
曰玉犬峯耆老云昔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
素霧自崖起須臾粉堞青甍彌亘數里樓殿轇
轕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渙散不復見矣三水小牘
龜山操孔子所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
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琴操
玉笥山本名羣玉山胚渾初分此山積五色氣

而成形覩若琴玉之狀皆虛無之貌浮焉至庖犧氏之時山乃堅在委地變爲五色遂號爲琴玉山至夏殷之世人多採其玉百靈慮損其山形遂化爲五色土石而生之叢木今溪澗之中五色碧赤之石皆古變色 太黃帝龜山經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 闞駰十三州志

西河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山有石室子夏退居之所 隋圖經

長白山陳仲子夫妻隱處 郡國志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也峴南有鐘鳴燕世系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雅州有周公山舊傳孔明於此夢見周公因立廟爲文憲王廟號周公山 蜀志

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海側俗云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即此也 伏琛齊記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名爲目巖 張相記

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魍魎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羹侯寔有頡羹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牟州有拒神山在州東五里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眼穴 續高僧傳

臨沮縣西有青山青溪之源也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觸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嶽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澗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側

北齊州東南有石門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

合丁陶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瀉泄注七丈有餘滂湓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鬭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水經注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為大澤深九丈其年為湯所放古今五行記

紀其山望之數百里內夏恒積雪又有神泉人為之歌曰紀其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金陵之士侶北邙及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搧其間作井正侶長安廚門外井水味是淸源幽

瀾洞泉遠沽耳木色白都不學道居其上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陶隱居眞誥

金陵之左右洴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洴名椰谷陵之西有源洴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椰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上古名此山為岡山孔子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木所以名為岡者亦金壇之背也同上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仰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陶隱居六帖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養存三赤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眞不眠內視微氣綿綿把錄太素玄之又玄神道在今子來乃臻

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日乃有地脉土良水淸句曲之山

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盖漢世緯書後漢書志註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

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門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搆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

相推移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 陶隱居眞誥

秦始皇登句曲北垂嘆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乃改句容北垂爲良常山 金陵志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 陶隱居眞誥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猶此帛之繞叢花也 六帖

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輿地廣記云子胥伐

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美商牙避楚至此恐爲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爲鎮護之不毀因名護牙

浮槎山相傳自海上浮來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峯也梁武帝女爲尼於此山建道林寺

舒州灊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志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志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志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僧傳

太湖中穹窿山有銅闕 水經註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傳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賫符以問孔子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詳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五書者喪國廬哥而吳果滅 吳越春秋 越絕書

震澤中洞庭山有洞穴深百餘尺仰公眺謏隮

洞中至一龍宮下有青泥晝夜常明饑食青泥味若粳米飯乞得歸路得出事聞梁武帝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岸 梁四公記

洞庭山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

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巳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惟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拾遺記

洞庭山有穴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達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有青童乘獨飈飛輪之車至此其跡存焉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爲牛走上山故號爲金牛穴 述異記

包山舊無二班謂虵虎雉也候景之亂乃有虵虎

香山吳王遣美人採香於此山因以爲名故有採香徑 吳地記

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闊百里

虎山東二百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 上

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必有一月風雨晦暝土俗云是山神與江神會也 圖經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

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猨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猨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梁吳均與顧章書

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

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
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
華偏饒竹寔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
徒語哉（吳均與顧章書）

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
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
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夾峯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
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

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
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
忘反横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與宋元思書）

吳興有山曰吳羌山漢有吳羌避王莽之亂同
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吳興記）

長城北五里有雉山梁武帝時有童謡云鳥山
出天子乃於江左以鳥鳴山者皆鑿之而雉山
獨遺焉及武帝興爲長城下若里人寔應（其讖）

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簣壁立
干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
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簣得金簡玉
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孔靈符會稽山記）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
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
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
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

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禹巡越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計（吳越春秋）

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
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倪襲祖行獵
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苦往其上字不可識
乃去苦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
氣也立石文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
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

[illegible]之丘也 南史

會稽集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沃州天姥是其處

許詢常登山憑林築室蕭然自致因號蕭山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天台山上超然出天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廻八百里又有飛泉懸流千丈似布 臨海經

天台山去人不遠路經福溪水險清冷前有石橋路經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唯忘其身然後能躋躋者梯岩壁捫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繡列雙嶺於青霄上有瓊臺玉闕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白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 啟蒙記注

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釋道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

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

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

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
是而反顧看横石還合如初 神僧傳
智顗語默之際毎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
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
揺手伸臂至於岐麓挽顗上山顗以夢中所見
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
所託矣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
定慧兼習顗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
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

用以待之顗往天台既至彼山與光相見即陳
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我早年山上揺手相喚
不乎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鐘聲滿
谷衆咸惟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縁爾得住也顗
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壠山南螺溪之
源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皁幘絳衣執
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顗後於寺北華頂峰獨靜
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
吐火聲叫駭雖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 上

八素山在武義縣東陽山水記云秦末有八士
來隱於此故名
廬山古名南鄣山 鄣山志○九微志云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曰廬山云
匡俗字君孝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
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
皆好道術遂寓精爽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
山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 豫章舊志
威烈王以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

山爲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鄧[illegible]賓仙[illegible]碑
潯陽有廬山若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
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絶阻重險非
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貯氣眞可謂
神明之區域列眞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
採其陽者于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
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
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

勞勞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摠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遠公廬山記）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崿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

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踞峯眇翳景而入冥者也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攆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千丈廣不盈尺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焜燿煇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述異記）

桓沖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羣白鵠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述征記）

石門山在康王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澗水亦名石門澗吐源渡遠為衆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十里（周景式廬山記）

潯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異苑）

南康歸（一作[illegible]）美山石城內有枏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脫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輒病（十[illegible]）

沔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有千年金雞鳴玉犬吠郡國志

葛洪嘗過贛之興國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庵築壇鑿池洗藥留四言詩一首曰洞陰泠泠風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今其地有洗藥池

荊山爲地雌上爲軒轅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驗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見其傍有梯踏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爲惟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茲然無復彷彿

武陵緣羅山素巘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韻土人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峨峨朝日麗兮陽巘落景梁兮陰阿鄙聲兮在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

武當山一名參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武當山一名謝羅山蓋以謝允仙跡也酈道元水經注引荊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爲羅令棄官隱遁茲山得道仙去故名又甄異傳云允字道通年十五爲蘇峻賊兵所掠賣東陽蔣鳳家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本木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後詣縣自理爲程令張球不爲申別枉梏苦楚允夢見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拯救醒覩一少年通身黃衣忽進獄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不敢枉蒙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大尉庾公聞而懸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山欲見我者可將來若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否因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便不饑渴無所思欲戴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或聞芳香之氣徹於山谷按戴先生即漢武帝所遺

殿上將軍戴甄生也甄其傳所載詳備如此而不言嘗作羅令不可曉又續搜神記云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坐言及左玄放爲曹公致鱸魚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二鯉鼓鬐而泳然則允得道後又嘗出山矣俞州集

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

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東方朔別傳

宜都夷陵縣西八十里有高篦山古老相傳堯時大水此山不沒如篦箍因以爲名

荊州有空舲夾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爨於此餘燼插之至今猶曰插竈

兗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浸出

峨山縣東北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於其處得遺詠登武陽觀樂數峨嶺千鞊洋湖口命蜚螭駕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水經注

宜城縣有恭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

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刻石銘之其辭曰峩峩南嶽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唯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鳴

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泝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於四海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

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冰安水九
曰晉水 集仙傳
九嶷清潤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
復有二峯望之乃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
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有入廟
中者常聞絃歌之聲 王歆之南康記
九嶷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
霞捲霧分天隔日 郭弘之荊州記
九嶷山有九峯一曰丹朱峯二曰石城峯三曰

樓溪峯形如樓四曰娥皇峯下有舜池池傍春
日百鳥生卵人取之則迷路致不可得五曰舜
源峯此衆峯最高上多紫南六曰女英峯舜墓
于此峯下七曰簫韶峯峯下即象耕種之處八
曰紀峯馬明生遇安期授金液神丹之處九曰
紀林峯周義山開石函得李山經讀之得仙也
有九水七則歸流嶺北二則翻注廣南 郡國志
永州有山曰蘇眈山乃其飛昇之所也山中多
石人以鋸界破其象有桃株有塔樣有觀音彌
勒像又有天下蘇山四字
峨嵋山有聖燈每月明之夕數十日如亂螢自
二峨來撲之皆木葉也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
崙之伯仲也 王羲之書
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武夷山後
衆仙立爲大姥聖母今人祝廟稱太元夫人是
也又云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眞仙師遣第七仙
子名篇仁乘雲駕來棲此山今人號爲控鶴仙

人是也又云昔有魏王名子騫於此山得道有
白石先生馬鳴先生等八人并女子四人共十
二人同詣此山謂魏王爲地主求道得遇控鶴
仙人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得道玄化 武夷記
鳴鐃山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大戈山越王無
諸乘象輅大將軍求鳴鐃載旗略獄登于此山
古老傳天欲雨其山即有音樂聲也 建州圖經
羅浮山本蓬萊一峯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自

聚霞峯在羅浮絕頂上高三百丈周廻二十里常有紫霞聚於峯上（羅浮山記）

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一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博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羅水南流流于海相傳曰浮山從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上）

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空洞穴之寶衛海靈之雲衛（謝靈運羅浮山賦序）

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䍧牁有沉羽之流（抱朴子）

東莞寶安縣有參里山傳云曾參純孝其所居山林後以為名（顧微廣州記）

日南有月山時人為之語曰東有日山西有月年年征戰無休歇（古樂府）

今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垂化現現生現滅導聖導凡約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為中（唐云妙高山舊名須彌山又曰迷留亦云彌婁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南面琉璃西面白銀北面玻瓈在大海中亦

三百三十六萬里據金輪上如起世經云須彌山下有八重山初山名佉提羅高四萬二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帀無量佉提羅山外有山名曰伊沙陀羅高二萬一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四萬二千由旬周帀無量伊沙陀羅山外有山名曰遊乾陀羅高一萬二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萬一千由旬周帀無量遊乾陀羅山外

有山名曰善見高六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相去一萬二千由旬周帀無量善見山外有山名曰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周帀無量馬半頭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千四百由旬周帀無量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一千二百由旬周帀無量毗那耶迦山外有山

名斫迦羅（此言輪圍鐵圍山是也）高二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百由旬周帀無量上列諸山中間皆是海水水皆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茶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亦有空地苷草遍布即是大海長阿含經云其山空地中有大海水名曰鬱禪那此水下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夾道兩邊有七重墻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交飾七寶所成閻浮提地輪王出

時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鬱禪山去此山不遠有山名金壁過此山已有山名雪山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雪山中間有寶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頂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徹無穢七寶砌壘其池底金沙充滿華如車輪根如車轂華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出從五百河入于東海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南海池西

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于西海池北有斯陀河從象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北海西國傳云其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此云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爲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也）繞池一帀入西

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也）繞池一帀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獅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潛流下地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也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人主之地風俗機變

仁義照明四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開其戶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淸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數象主之國其理優矣

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琉璃山其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

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明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繞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玻瓈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誓願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鷄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牀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有火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銀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牛修聲聞慈山有風神名曰動風有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曰明星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有一獅子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兎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愧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鼠初遊行以聲聞乘

悲化一切凡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爲調伏諸衆生故迦葉經

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琉璃北面玻瓈四邊繞山半有遊乾陀山谷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長阿含經云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東南天銀所成光照東方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智度論云四

天王各居其城東方城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城名周羅北方城有三一名可畏一名天敬三名衆歸智度論

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山海經

槐江之山寔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上

崑崙號曰崑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十洲記

崑崙山下有黃木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

崑崙鉅緐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桐祝融有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霍灊嵩岱衡華恒山會稽空桐雄耳碣石等處皆有禹所記焉路史

崑崙山者一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

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珎林別出折

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刼一竭千刼水乃更生也拾遺記○又云崑崙山有此陂之池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

崑崙爲無熱丘水經注

隴家山上爲狼星武開山爲地門上爲大高星主圖岡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爲地理以天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爲天苑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糜星汶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

星桐柏爲地穴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揜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星耳河圖

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八海之間形如偃蓋日月黄赤二道交會其上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瑶池翠水卽西王母統衆僊居焉絶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瓊柯瑶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卽黄帝天君含樞紐鎮此山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爲上雲笈七籤

廣乘山者天之東嶽也在東海之中上有碧霞之闕瓊樹寒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卽青帝天君靈威仰鎮此山上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内矣

長離山者天之南嶽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朱草紅芝玉膏金液應天下初得道神仙皆詣此宮帶形谷質銷陰煉陽爲長生久視之道卽赤帝天君赤熛怒鎮此山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内矣

麗農山者天之西嶽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

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宫瑶林瑞獸卽白帝天君白招拒鎮此山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内矣

廣野山者天之北嶽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卽黑帝天君叶光紀鎮此山居五氣玄天之内矣同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

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歌戶皆
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
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
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 拾遺記
方丈之山一名巒稚東方龍場方千里玉瑤爲
林雲色皆紫 上
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
山山周廻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眞
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

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木架
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木架矣 與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 拾遺記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
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
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
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 上
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畋龍山西有勁草山
東有東木山四山竝鍾山之枝幹也 十洲記

西玄者爲衍山之別名爲衍有三山相連西爲
西玄東爲鬱絕根山中央名爲衍山三山有三
府名曰三宮西玄山爲清靈宮爲衍山爲紫陽
宮鬱絕根山爲極眞宮三山纏匝萬三千里高
二千七百里下有洞庭潛行地中通玄洲崑崙
府也西玄山下有洞臺方圓千里金城九重有
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百二十眞人處焉
其樹則絳碧草則芝英鳥獸則麒麟鳳凰距崑
崙七萬里其間則有高暉山 雲笈七籤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
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
諸夏萬民平均吾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
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
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穆天子傳
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
上以詔後世 上
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當國之中有山山

名壺嶺狀若甑甑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列子

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下生鮑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真誥

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化爲銀暮化爲銅夜化爲光或化爲山或化爲水或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臨此書

故曰大洞眞經雲笈七籤

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艸木多茂蔚而華實多僞黎饒不死艸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眞宮室也金玉瓊瑤襍爲棟宇

又有玄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帀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三百里亦名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華

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淥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迴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亞在海中

金庭有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玗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

入淳山高五千里周帀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桑林眞人鬱池玄宮東王公所鎭處也此山是琳琅衆玉青華絳實飛閣之金所生出矣並上

廣博物志卷之五終

廣博物志卷之六

隴西董斯張纂
西陵耿汝忞訂

地形二 海 河 江 湖 諸水

新婆娑論云於南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簸奢二名葛羅筏底三名設吠茶盧四

名毗呾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剌拏二名吠呾剌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憖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醎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經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爲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沃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醎味 涅槃經

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佛齊記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藝文類聚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二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大鳥生人男死女活鳥自銜其女行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

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 四公記

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拾遺記

竇憲伐匈奴至勃鞮海 後漢書

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涉漲海刺史周敞涉

海遇風船欲覆設筏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上○以下可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風俗通
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春秋說題辭
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玄玄變為黃各三日 乾鑿度

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進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鷫鷞騰黃吉光皆能人語 抱朴子
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 賈誼新書
禹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呂氏春秋又管子云夏禹之王外鑿二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
大禹觀濁河而受綠字 尸子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水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于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鐫石記之埋于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于相國呂侯乘騤騮入駿而行求佛因以禳之至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周書異記

韓褐子濟于河津人告曰夫人有過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說苑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

陽侯之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秦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河圖考靈曜）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江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日提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

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龜茲國南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魏書）

一人數且且皆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說苑）

陳後主泛舟槳遊于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浮漚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爲珍珠河（金陵志）〇以下

江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呰山亦在上黨）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于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衽出濆熊淄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

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泥塗淵出橫山維濕北流出于燕（淮南子）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蜀謠）

有古青衣國與叙江相隣其水名青衣江諸葛五月渡瀘此水之上源也（四川志）

岷山大江所出也峽山南江水所出也崌山北江所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郭璞山海經注）

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滿
急（元命苞）
西江別支爲弱柳江（緑江記）
嘉靡江者九江之一也（水經）
潯陽九江其一曰白烏（上○以下湖）
太湖上亭戍池之氣（陸龜蒙詩）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
釣于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述異記）

吳王遊五湖經練瀆曰此水潔白如練影之涵
空也故名練瀆（洞庭記）
鏡湖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鏡
湖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于湖邊今有軒轅磨鏡
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述異記）
宮亭即彭蠡澤也（荊州記）
隋煬帝起西苑十六院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
里東曰翠光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南曰

迎陽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上構庭
殿曲屈環繞澄澄皆碧窮極人間華麗（迷樓記）
北山有湖故老相傳云其下有居民徐公者常
登嶺至此處見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于湖間
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壺酒因酌以飲徐
公徐公醉而寐其側比醒不復見二人而脩艸
蓊鬱其上家人以爲死也喪服三年服竟徐公
方反今其處猶爲徐公湖（鄭緝之東陽記○以下諸水）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
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
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
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
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
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
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

藏于萬物産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是以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管子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之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春秋元命苞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也者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而興 物理論

以何因緣有諸河水流于世間佛告比丘以有

日故有熱有熱故有炙有炙故有蒸有蒸故有汗濕以汗濕故一切山中汗流爲水以成諸河 阿含

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荀子

堯郊天地祭神坐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尚書中候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淮南子

蒙水瑞水也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于山焉 瑞應圖

王者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 易乾鑿度

或問涉江渡海辟龍蛇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于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襍香末合攪器中水以自洗洗

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禮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 抱朴子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 上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精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 管子

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

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于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 抱朴子

白水宜玉黑水宜砥 砥草石 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淮南子

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飋吟而颱啼且嘵昏而日映也蒼蒼𨇾𨇾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充以淫其清流四注無乏于濯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斕如赭霞鷁草之甞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伏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 子華子

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 山海經

係管之水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 本詳 食之已癘 上

昆丘之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宫有英泉飲之眠三百歲乃覺不死 括地圖記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 拾遺記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
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
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搜神
記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
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異苑
連州水三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
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有漏汋一日百盈
百涸應漏刻王韶之始興記

沮漳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
績水述異記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
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
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
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
動故俗謂之淫泉拾遺記
甜水去吳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
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于井井水嘗甜而
寒洗沐則肌理柔滑述異記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
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爲石
澄永泉在滄洲九視山山下出泉濶百餘步亦
名流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沈故洲人欲渡此泉
以瓦鐵爲船舫並上
河東霍山有雲泉以供祭祀鼓動則泉流聲絕
則水竭水經注又述異記神泉出高密郡邢郡人或[illegible]之則飛泉湧出甚冷洌甘人或汙之則便竭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
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
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
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
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
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司馬之追
也
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煖一
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煖處水

白且濁玄素既殊涼煖亦異厥名陰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絳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涌揚波北注縣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若委練望之極

爲奇觀矣

若耶溪東又有寒溪溪北有鄭公泉深及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公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 並上

吳故宮有香水溪西施浴處人呼脂粉塘有詩曰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述異記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桁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搜神記

衡陽唐安縣東有銅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瀘水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嶮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俗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

白帝城西江中有淫豫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焉江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泝所忌故行者歌之淫預或作艷預亦作灧澦歌曰淫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淫豫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淫預大如牛瞿塘不可流淫預大如襆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筑陽縣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爲粉鮮潔異于餘水或云蕭何夫人漬粉處也 南雍州記

樂城縣三原亭溪水清如鏡曩昔有得一死鮎者膂大五六圍一膂輒得數十斛鮓此灣無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容 永嘉郡記

有柘林水有梧桐水有桃枝水 上

新鄴縣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衆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

可止也 荊州記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然石子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並上

樊山東有小谿夏時懷袖恒有寒氣故謂之寒谿 武昌記

東方有柴渚焉在齊岡山山泉如井狀深不測至春時雹從井中出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柴塞則不出故名爲柴渚焉 玄中記

谷口去雲陽宮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

峭壁孤竪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蹔暄凉秋晚候縕袍不煖所謂寒門也 雲陽記

沔陽縣州沼有鐵官又有渡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鯉濁水出鮒

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于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及家人疑之待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逆濆湧流漂居宇故名曰籠水 續述征記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宋武北征而激洪流漬 述異記

渾發水今俗亦名妬女泉大如車輪水色青碧百姓祀之婦人不得豔妝衣新綵臨之必興雨雹故云妬女即介子推妹也 隋圖經

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 隴右記

郡西南大溪之中有仙人洲昔梅眞人上昇墜

馬于此洲故後名墜馬洲 建安記

茗溪在餘杭夾岸多茗花因得名 閩經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舒姑泉昔有舒女與其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齊怪錄

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人多賣水與之有一女子孤貧縫

縷無以資易有一乞人衣麤貌醜瘡疾覓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女子獨加哀矜割飯飴之乞人食畢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報爲何所須女答曰何恩可報且令所須之物非君能得因問所須女子曰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刺山下三處卽飛泉涌出因便辭去忽然不見

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來洲以溺其居至今日暴則風生水長數尺號爲尹公潮 閩覽

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瀆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潮高三尺倒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 西吳記

番禺記晨潮下晩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唐詩云屯門積日無回飈滄波不歸成沓潮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 瑯環記

漢桓帝十三年西岳掄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子濟 水經注

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于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

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流醸川古今注

負局先生上吳山語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列仙傳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鑿句容中道鑿破埋提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數百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皆竭唯此巨流焉異苑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飢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合閩記

潯陽縣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寰宇記

吳隱之罷郡兒妻筱中有沉香一斤遂投石門內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上

謝靈運與弟書開瑟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瑟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

范柏年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之間南齊書

沛國劉璡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南史

齊范雲爲始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背邪流

袁粲謂周旋門生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泉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

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
亦試飲此水矣（並上）
竇礹字光成除原州刺史在州十載甚有政績
州城北有泉水礹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于泉
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
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北史）
嘗游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木土人亦不知
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洦流東指衆皆不識

吾按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洦淺水貌此水漢來
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洦字名乎
（顏氏家訓）

廣博物志卷之六

廣博物志卷之七

隴西董斯張纂
古歙鮑應鰲訂

地形三（都邑　城　池　川　墓　田　石）

包犧氏都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
都于涿鹿少皞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帝始
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建都于亳帝嚳都偃
師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陽城自契至湯八
遷湯始居亳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帝王世紀）

周公將致政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
下之大湊（周書作雒解）
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
天子之常居郟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
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穀梁疏）
雒陽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加隹以洛陽為
雒陽魏土德故仍從水（魚豢）
韓顯宗曰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
邑此不刊之典也（北史）

子199 148

兗豫屬上台（九州于上台）荊陽屬下級（上下之等）梁雍屬中上（中台之上）冀州屬錯（中台之下下台之上）青州屬下上（下台之上）徐州屬下下（下台之下）（摘輔象）

周禮四甸爲縣秦孝公并諸小鄉聚爲縣始皇以郡領縣隋文帝罷郡以縣隷州（古今事物考）

曹地處季夏之位上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抑聲清以揚（詩含神霧）

酸棗縣故城古韓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人

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水經注）

海康在漢爲徐聞縣冬耕夏收芥木又名再熟彼中諺云欲拔貧詣徐聞（地理志）

鵶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原水淺因欲築城遂爵奠祭乃有鵶鳥飛昇觚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周地記）

漢梁州有縣名鸞鳥鸞音雀鳥音雀漢馬賢追先零到鸞鳥後魏紀功碑蕩龍荒遊鸞朔以鸞鳥爲雀雀義不可解以雀爲朔義近之（丹鉛錄）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之墮車（論語撰考讖）

項羽遣英布弒義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祖聞而義之號其郡爲義陵公孫述據蜀犍爲不肯從世祖聞而義之賜郡名漢嘉

武當縣有一谿岸上色鮮黃乃可噉（上）

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迹來至一夜忽化爲石人當門

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迫察者手足皆浥爛（盛弘之荊州記）

袁山松曰父老傳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水經注）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裏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禪梁父是曰山靈炳象構成

宮室昔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于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明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 錄異記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為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

悅遣內使舍人柳逵宣敕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彼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為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于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仍月敕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于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宜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三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郎率更令詢之長于攻于草隸為時所重云 大業拾遺

烏程縣乃古菰城楚以封春申君今俗呼下菰城而舊經謂之五菰城 海錄

蜀郡本一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故後人并蜀郡謂之三蜀 卜

蜀紀言三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

三千歲又云荊人鱉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鬼化為子鵑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文翁來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于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況

能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嶲或云嶲周今按說文云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嶲鳥故蜀人聞子嶲鳴皆起云望帝嶲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稍合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堯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為郡縣雖

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于元靈之由也唯智者辨其不然華陽國志

蜀之為國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

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上

郭璞遷瓜州記曰桑田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見其宮更重若衣周廻重峨鄰國歸朝重闕為待鳥出未空千載不昧而有雙目垂旄紛飲溪澗水來盡歸于海上攝其容客往來在穩首東日高山鎮泰本自添金因成右冠但見縋影莫知坐亥東過方知知而未會龍山高山光

照其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若解修心得其終倍市能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把竹筒重添新守在言不在銘曰秦康之祓遷㨂陂基四色牢城層巒三徑洪許南流瑞龍地應其主螺女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盛仁風其城形狀如鸞似鳳勢氣盤拏遇兵不鏜遇荒不掠逢災不染其甲子滿廢而復興（三山舊志）

蒼梧人風婐劃地氣歊癉（史通　以下城）

史記言黃帝爲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氾勝之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粟則不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旣自神農則土城之作有不自伏羲乎（路史　又廣信軍新城高陽記曰本顓帝所都見九域志）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春秋說文）

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淮南子）

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死戰城郭禹始也

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解道康地記）

長垣縣有鶴城昔夏累養鶴于此遂號鶴城（城冢記）

傅說衣褐帶劒築于秕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說苑）

廬山有康王谷嶺有一城號爲劍城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述異記）

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

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 吳越春秋

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于相國于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

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天

地之壞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于內臣乃承天門制承合氣于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層樓冠其山巔以為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臺在于高平駕臺在于成丘立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齋臺在于襟山勾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于冰廚 上

勾踐封范蠡子于苦竹城 越絕書

行唐城北門側有玉女神廟廟前碑云趙武靈王營斯邑城頹載不立聖女發歎百堵皆興百日而就 水經注

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迹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搜神記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

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令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使臣已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呂氏春秋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于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大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

城薛也 新序

雲中快馬城有綾羅泉即塞上翁所居之邑塞上翁六國前人姓李也 郡國志

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乃復入於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 寰宇記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 南史

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䜩餘

聚亢仇舊是禝絖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
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顏氏家訓
僧慧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
得二枚 梁高僧傳
後魏孝文親征馬圈行至賈復城昏霧得三鵶
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鵶城 郡縣志
扶桑王宮內有水精城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
不見其月便蝕 四公記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

王舍城而行乞食至于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
勝二名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
麨著于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
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麨者奉上世
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于天地廣設供養緣
是善根發願功德佛滅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
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王法治世號阿恕伽王
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 阿育王經
黃帝破蚩尤而爲池沼蓋始于此 古今事物考

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頭見人則逐
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白澤圖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
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
之竹是曰竹林 穆天子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
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
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
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說苑

昆明池漢武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理
水停船此池蓋堯時已有污池漢武因而深廣
耳 潘岳關中記
滄池在長安城中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
水蒼色故曰滄池
鶴池在長安城西鰕池在西北並廢 三輔黃圖
氷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
蓋氷彪聲相近傳說之訛也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煔

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為名西京
襍記
東漢有九龍池御龍池靈芝池白石池濯龍池
天泉池三輔黃圖
剪刀池昔車徹讀書于此姊以女紅佐之落剪
刀于此池楚地記
文帝釣天池垂綸不獲王彧曰臣以為垂綸者
清故不獲貪餌宋書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讓字敬憲患耳新搆山

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
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
名蓬萊蓬萊裴聾也故以戲之談藪
周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西漢故蒼
池顧問無知者或云蘇綽博物多通召問應對
如流北史
黃帝始穿井周書
伯益作井呂氏春秋
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瑞應圖典略曰浪井者不鑿自
然之井
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春秋潛潭巴
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
與皇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沖景旋歸之曲
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
女子緝柳編
頻斯國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
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
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

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
縮如蠡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
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
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
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
止白蛙化為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拾遺記
秦始皇入湘觀衡山道此渴其徐福以如意擊
地清水湧出後人就此鑿井名秦皇井楚地記
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

嗟乎天喪予矣旣而知非平原客（西京雜記）
溢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得故井銘云潁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悅以爲已瑞井甚深大江中風浪此井輙動土人呼爲浪井（潯陽記）
韓信將下趙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竝之得嘗知山下有泉焉信遣將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御覽）

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羊頭山記）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甕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異苑）
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湯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喪紀香冷冬冬至甜温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器流失酒杯後出于井中（鄱陽記）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湯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盧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亦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南齊志）
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烟高數丈傳云昔人有縋入得數斛空青（述異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採蘭雜志）
超山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山海經）
建康府井以後主麗華貴嬪共入其中故名（事衡）
泉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鬪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

時事也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長銘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刋石埋墳前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有銘自宋始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海之有

商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為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犯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 物原

秦始皇始上墳

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神周武王置窆碑隧道偶機衣襚穆王加以殉寶秦武公始以人殉

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欵於雝得帝鴻之坋於雲陽得少昊之揄於成陽得慶都之銅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眉之殊於商於得女英之董於杼山得夏后之銘 路史

靈王時崤巘山崩毀祝融墳得營丘九頭圖

陰康氏治於華原葬浮肺山之陰

顓頊葬商塚山下不及泉四蛇衛之 [illegible]

堯葬于穀林舜葬于紀市 呂氏春秋

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陽衣衾三領穀

木之棺葛以緘之既𥓓而後哭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 墨子

華胥葬覆車之原慶都葬雷澤

六安縣故咎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為琴矣 水經注

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

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鐘磬皆投于河紀史

彭祖父冢坤山下作癸向放坎入乾坎峯高揖五行相生黄囊經

闔閭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劒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

故號虎丘越絕書

虎丘非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同上

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又云其樹名逆奔

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塚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

孔子墓上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殖故多諸異樹不生荊木刺艸皇覽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之邪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邪異記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上

越戚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發源葬焉寰宇記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爲華表柱石鶴一隻述異記

吾謹驛在宜城縣北十五里淳于髡墓在其後

以此得名海錄

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于冢中爲江漢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沈檀爲舟楫金銀爲凫雁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于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于冢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詩漢初發此冢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

吏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畧而不錄拾遺記

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宫未若康成之閭抱朴子

昭帝母趙婕妤雲陵在雲陽南今人呼爲女陵三輔黄圖

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仙臺上

漢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人謂之馬塚三輔故事

留侯解形于世葬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黄石枕化而飛去不見尸形衣冠得兵書一篇及兵畧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神仙傳拾遺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西京雜記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劒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之服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黄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十人立侍皆武冠帶劒復入一戶石

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鉤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

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晉靈公冢甚瓌壯四角皆以石爲攫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蟬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生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並上

楊雄死弟子共起墳名曰楊冢又曰玄冢　家譜

東平思王舍靡及死生葬所幸奴婢鑄銅鴟內令守冢　聖賢冢墓記

初袁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　東漢書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趙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

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掩　趙岐別傳

范幼冲漢時尚書郎其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爲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鍊形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　真誥

鄴中銅駝鄉魏文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石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爲　述異記

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門豹邊妻子難之曰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與我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魏畧）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

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圀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斗金蠶蛣數萬硃砂爲阜水銀爲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于上立神

衣青衣郎令成都青衣神也

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妃姤武都男子化爲女美豔開明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紀掘之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冰掩之而樹其上鏡周三丈五尺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不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甕其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甕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

度甲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illegible]）

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古冢相傳云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南史）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

果然（南史）

張與世爲方伯還家欲拜墓其父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與世乃減撤而行

上求昭明太子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盃掘入大舩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所可覺悟絲之（[illegible]）

何點居東籬門閑閑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于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南史）

劉之遴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湘

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
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
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
墓曰梁妙士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
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
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
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大牙不入當時異
之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
吹入中宴飲 並上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
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曰大吉可謂光照先人
也竟如其言 北史
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
田謂之田祖謂之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亦
之神農 玉海
黃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軒轅也 通典

五行書云田祖以甲寅日生田主以乙巳死辛
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
所依疏棄爲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爲田正
詩人謂之田祖 路史
氾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
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爲之收至畝
四十石 御覽
交阯有駱田 駱音架 交州記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
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

三輔黃圖
河間沐堅字壁强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
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咒令倒斃堅
尋得病苦被搔割于是遂殞 異苑
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産業有舊田
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
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畝而食不周以此
爲愧 齊書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羣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南史。以下石）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汚此像護像神嗔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使答曰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于耆顛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

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開光公又怖謂神嗔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于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公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于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于土堂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illegible]僧傳）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

泛海而入乎吳淞江滬瀆口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巫師視則謂爲海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褐往祈並濤涌霧晦逆流遠去吳縣朱應素奉正法迺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像于是雲銷月朗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輕如羽未載大車其重若山處像于吳時舊寺通玄精舍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駕潮截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即先

獲石像朱應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齊武皇帝乃命造釋迦文像盡鑴琢之奇極金艘之巧宋世所獲二石像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分明 法苑珠林

逃石在曲江縣經云本在桂陽縣因夜迅雷至此商人見石逃來因此名之

假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

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盛弘之荊州記

汝城縣有烏龍白馬山有黑石如龍白石如馬 湘州記

廬山頂上有池中有三石雁霜降則飛 潯陽記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藥名穗之尤小者 述異記

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石昔有神女于此搗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搗練砧

汗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湧五色氣于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灌肥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沔會流處岸上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此石 並上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參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于此 幽明錄

空乘之地其名爲孔竇在會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會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既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搜神記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于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異苑

潯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酉陽雜俎

道側燒石藥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馥題図所進 拾遺記

方丈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 上

岣嶁山有響石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但唱岣嶁猶言拘留耳 湘中記

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異苑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

獺與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上

儋州湖化昌明山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爲石號曰兄弟石也 郡國志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隨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錄異記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柏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于水隨亦化焉共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木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上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巳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者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雩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于此

西域苟一作枸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升仙 異苑

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

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述異記

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野史趙州志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劒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獨異記

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任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東漢書

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白石畫之為馬牛等形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漢晉春秋

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脊水天為出平石至江脊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水經

高琳字季珉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謂之曰此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 後漢書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按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

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書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氷入建康 宋書志

石言于陝若言勿東也 中興書

張軌在涼州時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

點白文書之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 十六國春秋

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深可坐十人號醉石 廬山記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來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但有二鳥處 異苑

宋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于嵩高山東南澗見

大雨石墜地石開有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 南齊書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四高丈餘形如羅剎試抱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每小兒夜啼則畏之曰汝啼我抱汝看醜石啼遂止 二餘帖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春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

大目山人全文猛于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盤蹙如有夜光文猛以爲神異抱獻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大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爲不祥召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柔軟可食琢以爲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爲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餘屑置于舊處忽有赤龍揚鬚鼓鬣掉尾入殿撞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

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鬬龍所競之石其甌遺侯景之亂不知所之 梁四公記

臺城同泰寺前四石各高丈餘陳之三品石也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三王六川問陽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北史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

像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立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隋書

孔雀王佛沙審多羅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獅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 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卷之七

廣博物志卷之八

隴西董斯張纂
太原溫體仁訂

地形四 戎狄

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蠻蟲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强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白虎通

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大戴禮）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以其所有出遠求其所旅不有）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一者東夷越之別稱）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鞞刀削鰂魚名鱇者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正南甌鄧杜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請令以珠璣

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雉翳短狗狗之善者也）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閭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江歷珠名）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一者北狄之別名也）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周書）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周禮）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肱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陬（以上之名）硥魚在其南有神二

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

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崐崘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壟在建木西[illegible]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illegible]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illegible]魏志言箕子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不為盜

結匈國其為人結匈[illegible]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illegible]一曰其為人長頰[illegible]讙頭國在其南其為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illegible]或曰讙朱國[illegible]厭火國在其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illegible]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一曰三毛國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illegible]雕題交趾者也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illegible]岐舌國在其東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

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illegible]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illegible]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illegible]三身國在鳳后敲非一首而三身大荒經云不庭之山滎水

窮馬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

一目而一手沃圖王度云亦有一脚人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玄中記云子從背脅出王孟一作王英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

鄣其面又大荒經云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繞也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其人體洞白○又大荒經云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食黍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即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阜

長股之國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大門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一曰長脚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又大荒經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無脊之國音啓或作綮在長股東爲人無脊脊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

上一脚一手反卷曲也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在共工臺東大荒經云深目之國盼姓食魚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一作南其爲人長而無腸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又大荒經云無腸國任姓無繼子食魚注云繼當作脊腸腸也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

博父國在聶耳東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 或曰纓宜作癭）一曰利纓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跂踵國（跂音企）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其人行卽腳跟不著地也 孝經鉤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言噉桑而吐絲 蓋蠶類也）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𨹜丘

北（大荒經云釐姓黍食○又云大人之市在海中○又博物志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 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 蓋龍類 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以蛇貫耳也）一曰肝榆之尸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或作堇）華草朝生夕死

䖯䖯在其北（䖯音虹）各有兩首（虹螮蝀也）

青丘國在其北（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四足九尾（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征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 卽此類也）

黑齒國在其北爲人黑食稻啗蛇一赤一青在其旁（大荒經云帝俊生黑齒 姜姓 黍食）

玄股之國在其北（自髀以下盡黑 故云）其爲人衣魚（以魚皮爲衣也）食鷗（水鳥也 音憂）使兩鳥夾之（大荒經云黍食使四鳥）

勞民國在其北其爲人黑（食果草實也 有一鳥兩頭）或曰教民

伯慮國（未詳）離耳國（鎪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 卽儋耳也 在朱崖海渚中 不食五穀 但噉蚌及藷薁也 大荒經云儋耳之國任姓）雕題國（點涅其面畫體爲鱗采 卽鮫人也）北朐國（音劬 未詳）皆在鬱水南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 自笑 笑則上脣掩其面 爾雅云髴髴 大傳曰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 海內經謂之贛巨人）

氐人國（氐音觝 觝觸之觝）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蓋胸以上人 胸以下魚也）

匈奴（一曰獫狁）開題之國（題音提）列人之國竝在西北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黃帝之後下明生白犬二頭 自相牝牡 遂爲此國）

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與酒食也）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倭國在大海內以女為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坌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 山名也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 劉晝新論云朗之北有射姑之國其銀苑尊苑于工中謂之木仙竟是姑射之誤

明組邑居海中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

有小人國名靖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又云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

大荒之中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 俊亦舜字假借音也 中容人食獸木實 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生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

有柔僕民是維嬴士之國 嬴猶沃衍也 有夏州之國

有蓋余之國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 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

有易殺王亥取僕牛 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 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為搖民國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有兩人 此乃有易所化者也

名曰女丑 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跡矣 女丑有大蟹 是廣千里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 音婉 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 言亦有兩名也音剡 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 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短長

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 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

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

有緡淵（音昬）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有载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载處是謂巫载民
巫载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自然有布帛也）不稼
不穡食也（言五穀自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
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海外經云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载音秩）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
人方扜弓射黃蛇（扜挽也音紆）名曰蜮人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音如橘柚之柚）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
（或曰即奇肱人疑非）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
魚于海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出自高陽氏也）
有西州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
俊生后稷（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稷降以百穀稷之弟
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
作耕
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狄之

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
山有榣山（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其上有人號曰太子
長琴顓頊生老童（世本云顓頊娶于滕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也）老童
生祝融（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祝融生太子長琴是
處榣山始作樂風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
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胸以後者裸不
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青如猿狀
有沃之國（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
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滋味無

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
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是謂沃之野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
淖昆吾之所食也（穆天子傳曰爵水屬蘇氏之所食于此類也）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
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
以往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
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
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

軒青葉名曰朱木（或作朱威木）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音如券契之契）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言能乘雲雨也）

有胡不與之國（一國復名耳今胡夷語皆通然）烈姓黍食

有肅慎氏之國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此山純出丹朱也）

大荒之中有叔歜國（音觸 作感 反）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音昔）

有北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毛民之國依姓食黍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音 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𩇯顓頊之子食黍

有國名曰賴丘

西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儋耳人生無骨子也）

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天毒即天竺國）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

有臨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

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

有國名曰流黃辛氏（…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有巴遂山澠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巴蛇也）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之類）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

北海之內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物盡黑…）

有大幽之國（即幽民也穴居無衣）有赤脛之民（…）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

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
云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惟飲酒好遊山
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神異經
西北荒中有小人身長一寸其如長朱衣玄冠
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并食之其味
辛楚終不為蟲象所咋并識萬物名字殺腹中
三蟲
入荒之中有毛人喜食人名曰髯公俗曰髯麗

一名髯狎西荒之中有人著敗衣手虎爪名獏
猲欲食人腦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其高千里
其圍百輔 並上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
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之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
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

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
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為者妄東
極之北隅有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
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及木實不知火
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 列子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
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

可以同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
肉而棄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
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
成為孝子 上
乘雲嬴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野處獨目
三首馬蹄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勞口
抱朴
北夷之氣象草木南夷之氣象船 淮南子
黃帝之世茄豐氏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是

爲扶伏民居玉門外 玄中記

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怒放之于是相抱而死有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異頭共身四足是爲蒙雙氏 外國圖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嚼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

流甚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于餘戎狄也 拾遺記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少康後世服王化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後漢書

溟海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匹 拾遺記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

燃丘國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峴泛沸海蛇州蜂岑鐵峴嵴礪車輪剛金爲綱比至京

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鱉皮骨堅强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蛇州則以豹皮爲屋于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烟能殺百蟲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鬢皆白及還至燃丘復還少壯

盧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

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瘞于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于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于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行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

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翺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徹叩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于溪澗中則沸沫流于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于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悦澤

孝惠帝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

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悦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繭牙出于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殁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悦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

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于禮亂于樂世德澆訛淳風隊矣稚以咎聞于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違矣稚于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于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于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

有遺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

瞳修眉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于億劫之內見五嶽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其水上逍遙于絕嶽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為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為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樂者則終身不老

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其

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于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鑿石為牀牀上有漆痕深三寸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

卦之府有此告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

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並上

漢武時月氏國遣使獻香云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遙遠辛勤隈路 十洲記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淵泉飲能盡 洞冥記

荆州有畢欽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 桓譚新論

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魏畧

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魏志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為有理

獩貊之人祭虎為神將有以也 異苑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 並上

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輒遇善風二十日得度若憂即數年不得度故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其出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服又令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君處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

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後漢書

高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于室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卵五升大有一男子破殼而生名曰朱蒙

袁釼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隷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羌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落熾盛 搜神記

扶桑國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放北獄 南史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中衆生奉順正

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常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羣僚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眞丹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父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宜聖命備物所宜款至之誠

羣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
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沈約宋書徙表相類小重錄
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武昌國高昌國遣使獻
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闋百寮具
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與國來庭爵命高
下欲以上公秩加之𦦨公曰成王太公周公輔
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邾楚
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子

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𦦨公更詳定
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裾帶帝又問其事公
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懌學士舉誹
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對曰
旋風襲衣愛子暴殞更何疑焉梁四公記
西海中有島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
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
杰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
夷之國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西南夷板楯
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
爲夫置男爲妾媵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
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
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
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
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
夫西海西北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
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並上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

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
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
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
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
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
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隋書
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入貢二國歷
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
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

孽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北史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伽藍記

于闐國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隋書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于穴所必產名駒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

林邑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

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于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並上

帝行次金城郡黨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獮猴之後帝笑之大業拾遺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幷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荆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鐵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爲解脫之皆于把鉗叩頭惜脫甚于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朝野僉載

東方極豪林之墟名阿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

方極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之壟其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朔陽之庭名句羅之國人壽三百歲 衆品經

廣博物志卷之八

廣博物志卷之九

隴西董斯張纂
雲間董其昌訂

斧扆一 盤古氏至帝嚳止

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廷倪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啟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豨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 路史

太古之民皆壽盈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受命謂之叙命紀生子二世通紀四姓男女衆多羣居連逋從强而行是謂連逋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男女衆多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迫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古三墳○合雄或作合雒○齊授粟策六皇雄大庭之碎想指此

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元氣論○又五運歷年記云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爲風雨吹爲雷電開目爲晝閉目爲夜死後骨節爲山林腸爲江海血爲淮瀆毛髮爲草木

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氏生日路史

三一者上一眞帝之極中一眞皇之主下一眞王之妙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靈寶經

天皇出於柱州卽無外山也遁甲開山圖

天皇九翼提名旋復[illegible]拒[illegible]象[illegible]九翼持翼也人[illegible]長名策名也旋復言其變化

天皇氏以獲爲名以擇爲姓字子潤路史

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春秋保乾圖

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易通卦驗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亦各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

地皇出於雄耳龍門之嶽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上

地皇姓鑑名嶽字子元人皇姓愷名胡洮字文生洞神經

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春秋命曆序

人皇氏駕六提羽乘雲祇車[illegible]

人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illegible]命曆序

人皇厥倦厭事乃授籙於五姓[illegible]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

曰五龍（命叙第一上[illegible] 姓乘雲車而治天下）

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逝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仡之紀自黃帝始（路史）

黃神氏或曰黃栿黃頭大腹出天冬政（春秋命歷序）

人皇沒狂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上）

雲陽氏是謂陽帝蓋處於河亦若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於甘泉（路史）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有蠶叢帝柏濩帝魚鳧帝（或作柏濩與作魚者非 寰宇記作伯雍尤謬）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捍（揚雄蜀紀）

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莊子）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上）

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增規不圓益矩不方（鶡冠子）

次民氏是爲次是氏（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爲皇次屈非也）

几蘧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葬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亢倉子）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郛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

搴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閶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辰放六頭四乳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凰（春秋命歷序 ○談一作譚）

東戶氏之際徹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窽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子思子 ○戶一作扈）

尊盧氏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摠臺之陽莖浮肺山之陰

有巢氏編權而盧緝蘿而那開山圖石門山在耶那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鼂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有巢氏亦曰人巢氏出世紀

燧明之國不識晝夜上有燧木後世聖人遊於

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喙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燧人氏之時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繇政乎陞級畢旒辨乎方色論語摘輔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說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成博受乎古諸都鄙之事隕虞錄乎延嬉延長嬉也蓋謂祭祀蓋一作丘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擬機矩表計寘指天以布曆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貨管子云遂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有爲天下者也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追則冒禮而忘形以賊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遲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取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

遂人氏立傳教之臺伏羲作十言之教神農須時令黃帝作李法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廟碑云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illegible]孔圖及春秋元命包叙帝王之初云倉頡四目[illegible]象鳥迹作文字記其言事謂之名曰書[illegible]也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爲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能以木紀德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

南

大庭氏之雋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曾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說文葛蓋也從艸皆蓋所集韻蓋覆也古曷切蓋曷盍古通用故易曰作盍且渴碍本從盍郡聯一從盍藍嗑瞌嗑一皆從盍世不知爾）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張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

觀四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衡見）

祝誦氏（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鐘帝及漢書為容皆作頌有以也容）一曰祝龢（見金樓子）是為祝融氏（祝斷也化而拔之之謂帝四解月令說云木炎而祭之金摩而收之火說而融之水玄而寘之蓋融而熟之火也〇按陳晦伯所引兼明書謂燧人女媧祝融俱羅泌不于說甚不經備錄之以俟攷）

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曜迹於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仙傳拾遺）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心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甯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志不堅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闔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陸勒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見管子大戴禮封記）

赫蘇氏是為赫胥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麗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孫見削今上館辨書）

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遂人而上雖復若

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謬無軼者也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豨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滑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嚳氏和蒐史之太蒐氏鬼蒐氏命曆序之黃神氏狂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考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省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

所麗邪 路史注按鄧氏所載如神民氏大隗氏邱氏冄氏陵陳附伯駁之標尚不史記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皮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

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物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

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白虎通

三皇禪於繹五帝禪於亭三王禪於梁父 風俗通

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illegible]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成服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

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

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術堯緒也 風俗通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顓帝居北 路史

太昊伏羲氏 昊本作昦按太昊帝文作昊又作奐爽絕人昊字作 方牙一曰蒼牙 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明道經 文王非按雷吏有 風姓 [illegible] 是爲春皇包羲 [illegible] 亦

號天皇人帝皇雄氏 [illegible] 蒼精之君也 [illegible] 母華胥年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 [illegible] 得亥之應故謂曰歲 [illegible]

庖犧生成紀神農生石穴黃帝生壽丘顓頊生若水帝堯生石乳武王生元氏 帝王世紀

天皇伏羲氏策辭曰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

將咨於初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未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羣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戌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衷目咸若咨衆之辭君無念哉

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為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居女媧子無設

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

統其人羣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為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共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共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

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混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猿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

危子共念哉 三墳

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 拾遺記○按陽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伏羲生處

伏羲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 句即庖乃國名蓋其始王之地其後復封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犧以生今包不言山陽平樂有帝墓又在山陽只其故迹無聞也後世第知謂為庖犧已失大交而班志更以為庖犧顧其矣

伏虙羲戲字義皆同史傳或謂伏牛乘馬因號

伏犧取犧牲以充庖因號庖犧最爲鄙妄按莊周等古書皆作虙戲無作羲者且伏羲古或用羲而犧牛之字未有用戯者况伏豈得爲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繆或謂伏犧或作虙儀皆失其旨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予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别也羲者獻也斯爲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羲謂北斗之魁標若勺形然集韻亦同稀勺而禮器之羲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羲獻在古同義而叔獻之爲叔戯有

以也 潛夫論云伏羲世號太皡

廣成子以靈飛六甲錄八卦鎮方籙及卜法授伏羲 眞源賦

伏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 文子

伏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管子

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河圖挺佐輔

伏羲舉六佐以自策命金提縣俗指苫盖謹窖掀祝之未居者借力成之以靖赦民命烏明建方洲窽木絕港道以濟不通鎮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命祝目爲胜志災惡祭虛實居百賤以平民 摘輔象曰□□□遊龍□□□人□ 命紀側中職定於中邦 二六八月作紀道术□云爲田主土之職 仲起司陸 一均云上□下地一作司陽 陽侯司海 求東六非仗伏羲之佐盖大一之神者 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

伏戯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喋苛事也 淮南子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儈以通衙售軒轅始作保以通假貸少昊始作謁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通夷夏

女皇氏妲媧雲姓 羅泌路史伏羲姓風女媧姓云號女皇名如蓋古聖人本姓 小相襲以之書傳一古文媧風姓 一曰女希 理也 止本伏羲以二不知其爲退也 云蛇身人首一行又希氏爲女皇而姓書希氏 亦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希之妹知羲牟 去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 古蛇身牛首宣髮 蛇軀丹子以鳥皆蛇身牛 有虎鼻故書植貧女媧云二皇牛首蛇形盖人之形自有可以物者今相家皆孤取象爲獸之

狀體者是矣其蠱盡什佀身此小在乙出圖女媧為婦人形此謂之矣雀胸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如夢者為是皇帝九州怪矣

太昊氏之女弟出於承匡生而神靈七景七韶少佐太昊禱於神祈而為女婦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

女媧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者絙也 風俗通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卧倨倨興盱盱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淮南子

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黑唐白虞赤 論語疏

炎帝神農氏姓伊耆 一作祁伊又姓伊也熊安云伊耆氏即神農 名軌 詩禮正義作魁云古天子號益誤當作軌 見春秋命訣 一曰石年 ○見春秋命曆序 或作耳非

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 元命苞

神農作耒耜地應以醴泉光德之隆醴泉出 禮緯

人皇神農氏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皇未有書契結繩而治[illegible]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

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四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循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辟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備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輔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游妻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三墳

神農虛素以公希聲若退樂與政爲政樂與治

爲治是故威厲而不試罰賞在於成民之生賞誠設矣然施於人而天下化罰政亡有棄法而成治法誠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後其身而先外其身而民其神不國其鬼不神亡隅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暘谷僬僥之人靡不戾止天不年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川泳丹渠先產鳳不鳴條而不被蒯　路史

神農伐土暁穢燒榛埒野以教天下播種　淮南子

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　商子

神農修德而夙沙至夏禹焚戈甲而夷人附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

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艸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

中而獲天下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教

敦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於倪皇敝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義和掌厤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皐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

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大戴禮

黃帝有熊氏或作雄姓公孫初姓後改姬馬總以來多沒其公孫者非也名茶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余夢兩龍以白圖授予天老曰河有[illegible]洛有龜書天其授帝圖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泝流而泛白圖帝跪授茶古舒字或作余故出木云伯余製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許注亦云黃帝名氷黃帝經序及難經疏乃云黃帝名金字轉說一曰軒河圖握拒云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孝經鉤命訣云雅寶出[illegible]

軒之字曰玄律[illegible]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符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

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正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蕭鳳至眞人集乃厭世於昆臺之上葬其冠鼎湖之極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

位也（拾遺記□又河圖握拒云附寶生軒轅□有文曰黃帝子□五行書又云以戊子日生□又路史云符寶孕二十有四月而生帝於壽丘生而紫炁充房）
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嗟爾天師俌相正五百官
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
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遊民山
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
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
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
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短疾緩必有制

寒暑燥濕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
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百官器
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
以備賢賢以輔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
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輔禮禮以制情情
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
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
以終壽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
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

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
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
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
賢以恡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
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圖制以倩上無廢祀事
以簡恭爾惟念哉皇曰太封西正爾分下戈刑
法爾掌爾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
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勒恭哉皇曰
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

我言終身於休（一墳）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
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
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黃帝以雷精起（河圖）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
色稱號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
上民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
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

於是遂即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不能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亦嫁於四帝矣蔣子萬機論○青帝太皞後赤帝神農後白帝共工後黑帝為大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相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子

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

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不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帝王大紀

振鑾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崔瑗敘母廟碑

黃帝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斥鴻治決法五聖道級關紀補闕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

規治神明至（賜系乎隨皆贊封紀中纘紀也論 語疏輔象七轄有風后而興與治）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爲上台與天老五星爲三公其餘知命規紀也與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爲師或爲將非一人也故張衡云方將夠一天老而友地典漢志陰陽有地典六篇爲治子一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后十三篇鬼容藍三篇及容成蓋道天老雜子容道皆黃帝臣（虞問）博物志作褒復事后博物志作准斤

黃帝申命封胡以爲丞鬼容藍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大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恆先爲司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風后善乎伏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桓常審乎地利以

爲常平於是地獻艸木乃巡耕種之利否比辨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饁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若穀修馳戒修發宿藏靜居農以戒力以寃夏功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玩巽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紐甲厲兵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箭伐木乃勞農始獵殺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命史甲作戒

盤盂遜豆奩鏡觴廢輿席市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補縫其闕（黃帝又有臣常山封胡又鄭伯盈者及蚩尤氏轉戰）

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呂氏春秋）

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

以戰爲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玄女兵法）

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太牢有玄龜銜符致之似皮非皮似綈非綈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太白陰經）

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黃帝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 玄女法

黃帝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又討蚩尤氏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帝王世紀

蚩尤出自羊[redacted]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 歸藏啟筮

黃帝太乙容推云欲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乙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當巡狩

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謁首陽山牟牧從焉入空桐禮廣成子回駕王屋啟石函發玉笈得九鼎飛靈神丹訣次游玄圃禮雲臺先生授龍蹻經役使龍虎令謁天真皇人

黃帝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拜之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日星有薄失治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盛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聚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佩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

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予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王羽金瑞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管子

黃帝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瑀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光景流

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 孫綽子

黃帝封東山而奉中華君 或云即中黃丈人受九品之方

黃帝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昆峰振轡風山訪道存渚汗竹不可厚誣 晉志

黃帝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縈小童步三經之法 金簡玉字

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谘涓子心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詥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眞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 抱朴子

昔黃帝東到青丘過楓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

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上

黃帝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 新書

許王斧言黃帝以疾崩于橋山 眞誥

黃帝體像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塟之 晉周生招魂錄

黃帝皁衣纁裳放勳彤車白馬路史

黃帝馭紫虬帝堯駕白馬

黃帝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顓頊十三而致太平

帝嚳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十三而佐帝摯禹年

十四月

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而說者以為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于史記所叙之世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謂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學者沈綿之意病也按春

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代而班氏人表既叙帝鴻于炎帝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令昇曰相皇梟陸而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為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員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而竊于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天下汲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

臣左徹乃立顓頊三書世少見信然史記亦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況帝鴻邪此鄭康成于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為五帝而乃指之為黃帝也余觀內篇黃帝經黃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為世八十有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按路史○作駁之云左傳史克言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山海經云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進行路史謂帝鴻是黃帝子帝鴻氏少昊之子帝摯 文曰帝鴻氏路史謂帝鴻是黃帝子帝俊是帝嚳 前字無稽此駁其王備錄之

小昊青陽氏少昊帝紀作小昊周書亦作小顓紀姓世紀青陽紀姓古史攷云窮桑氏顓姓非名質周書云乃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因名曰質質贊同故史傳多云名摯而以乃高辛之子誤矣是為摯亦世紀云少昊名摯先世本宜與摯遁甲考之作契乃契或云名字故非代歷云少昊名契或云名契

少昊以主金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于山銀涌于地或如龜蚍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形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

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虵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拾遺記

少昊生于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陵鬱鬱葱葱焉

襄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依八代記即少昊亦十二而冠 公羊疏

帝顓頊高陽氏黄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

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 拾遺記

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顓頊顓頊父君蒻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于是乘結元之輦周旋八外諸有洞壑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鑄羽山之銅爲

寶鼎各獻以一于洞山神峰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陶隱居真誥

帝嚳高辛氏姬姓 古史考云或云房姓云姓也一云姓 曰嚳 一作俈集 嚳高辛號通作俈 一曰逡 九世紀一作夋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嚳郭景純皆以爲舜舜俊聲相近失所攷矣 嚳之字曰亡斤黄帝氏之子曰玄枵之後也 世本嚳黄帝之曾孫漢志言繇帝蓄林昌意之子帝嚳青陽玄囂之子皆金二人仰言繆亂如此外紀玄囂雷祖之子是 父僑極 大戴禮蟜極 取陣豐氏曰裒 高宰隆於泰曰握裒最宗跡是也 履大跡而生嚳方嚳之生握裒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逡

以名 見大戴禮世紀故曹植贊及張顯析言云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民終無謬也 舉星畢曳雲稍黄斧絺衣執中而獲天下 路史

廣博物志卷之九

廣博物志卷之十

隴西董斯張纂
溧水宋拱宸訂

脊晨中 堯舜至漢止

堯母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常有黃雲覆蓋之蔑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奄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采鬚髮長七尺二

寸銳上豐下足履翼宿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 春秋合誠圖

世謂堯生伊長孺之家而姓伊祈非也伊祈乃炎帝之姓堯姓姬出於唐譽不為伊耆昔以堯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為炎後自漢以來有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之世紀云慶都寄於伊長孺家故堯以舜所居為姓又云為祈氏或從母姓伊姓乃其本姓亦自辨矣稱古錄從之為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者慶都兆會窮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審然亦不得為祈云 路史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皇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蓮蒲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 述異記

帝堯書銘竹帛琢戒杆杵 呂子

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

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

堯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二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 堯圖策註

孔子云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謂十二載

一巡狩也

人君之有天下瑶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璞馬不以鶉居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牧陵阪耕禽阜澤織罔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矣見尸子文子循行了

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櫨扉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谿之縈昆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苻子

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武王取人以度大戴禮

堯有大唐之歌文心雕龍

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淮南子又晉張紘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二王立誹謗之木呂氏春秋言堯有欲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之木文紀注進善之旌堯立之進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柱所以書政治之愆失又帝王世紀云禹置敢諫之鼓

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呂氏春秋

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

堯翼星之精在南方色赤舜斗星之精在中央色黃禹參星之精在西方色白湯虛星之精在北方色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色青感精符注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黑風破其

宮紂夢大雷擊其首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戰國策七友者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彼問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

堯學于君疇舜學于務成昭荀子

晏子問于子華子曰嬰聞聖人尚儉堯不以玉階爲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於傳有之乎子

華子曰昔堯居於衢室之宮襞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舜五瑞以見羣后帶幅焉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辰則昔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燦如也出則有鑾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韶部之節舜亦昔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illegible]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 子華子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尚書中候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 呂氏春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莊子

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 見書 [illegible] 所謂夢長人者 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嶽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 世紀

[illegible] 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中信亡倦而天下自來 [illegible] 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 [illegible] 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

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天不美又奚問焉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能坐而陰翳柔陰不移而堯志得妃以育姬以榮 [illegible]

堯之子長益明登庸不得立監門之嗣卦于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

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 墨子

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 公孫尼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乃傳天下於舜 韓非子

方堯禪舜沉書日稷而赤光起舜禪禹沈璧堯

壇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光不起矣 命鈞訣

虞舜握石椎懷神珠 握虞門錘鍾平輕重也握謂知天下之道懷神珠謂有聖性也出尚書帝命驗

舜東夷之人生於桃丘嬀水之汭損石之東傳說言舜上虞人也後為縣桃丘即桃丘方相近也今臨江山有立石所謂損石者也 風土記 又山海經中容之國舜之所生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魯連子

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 搜神記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而甽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韓子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

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尸子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父苗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真源

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 列女傳

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

自傍而出 竹書紀年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甞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

舜南面而治天下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 尸子

王充云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而尸子云事親養兄為天下法是則更有兄也 路史

昔者舜飯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盐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 韓詩外傳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尸子

南風孝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孝 禮記疏

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 雒書靈準聽

帝命驗曰順堯攷德題期立象 注曰堯攷德者河各得龜之圖書 帝舜禪禮題五德之圖立將起之象也

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

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鱉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

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
禹 竹書紀年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符子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
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人必貴如令矣
韓非子

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
周賞且罰 愼子

禹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西四
嶽師舉之舜進之堯 [illegible]

詩含神霧云大禹之興黑風會紀 [illegible]

臣禹貢禹當其任也

帝告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
能從之師徒其興 [illegible]

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
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
石泉縣也 丹鉛錄

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
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
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
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呂氏春秋

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
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
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
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
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

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夏后氏沒殷人
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
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五十三 韓子

大禹之名飛在金烏前懸於玉兎上 [illegible]

大禹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柏成子高而式七
室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備道秉德
之士存焉 賈子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

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卽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 [illegible]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

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七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會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上

夏禹未過夢乘舟月中過

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鍾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 拾遺記

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淮南子

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于益此之謂也 越絕書

伯益干啓位啓殺之 汲冢紀年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

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逆不能爲君之勞矣 符子

夏禹十寸爲尺成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

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 [illegible]

禹平天下得益皐陶横革直成爲輔 [illegible]

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寗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鬻子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世紀）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殷王而夏亡（竹書紀年注）

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管子）

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淮南子）

桀儲車伍立兩倍自謂天父（上）

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冠危石觀君之履非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符子○龍逢逐爲炮烙之歌）

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何肪百辟龍逢入土 隱注上亦滴部陰壇識）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

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岑山崩爲大澤湯率諸侯伐之（太公金匱）

桀爲無道天下顫恐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于妹嬉之言以告湯湯興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民大悅親郭如夏 呂氏春秋

湯禽桀於焦門放之歷山乃與末嬉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 世紀

夏桀之時至闇嫚而不明道淵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

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壚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璧襲無理 人氣殺然折其鋒廉也璧文襲自石閒之鍥鍛缺乃復文理也 磬龜無腹蓍策日施 淮南子

桀死於亭山剝縣於赤旆 [illegible] 桀囚焦門縛居宣室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管子

湯以薄武王以鎬 薄亳同 鎬同鄗 荀子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 尸子

成湯大路親野魚而有獵逐之失 蜀書

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 吳越春秋

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天下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 越絕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

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
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
見湯也（呂紀）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子諫曰
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辱車乘王曰夫一乾
之不可已天子病者天子猶欣喜食之子誠不
欲吾入痛也遂黜彭氏之子（劉錄見墨子紀）
成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
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

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
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
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
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
徙千里止于不齊民徃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
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
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
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我將去之湯曰
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爲湯不能

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
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
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
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
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竹書紀年）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宋志）
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章山
名大沙或云沙丘

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二老（吳越春秋）
京房易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
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
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理
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
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
丑者枝也幹者本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白虎通）
伊尹之始終書敘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

死抱明允以嬰𤔡盎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邵云周公年九十
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
壽若召公
紂背以六月獵於西土民諫曰六月天務覆施
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
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
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
折樹 太公金匱○比干作秣馬金闕歌

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
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
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
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
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
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
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
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
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
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
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
韓詩外傳
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召公與語賢之
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 劉向別錄
文王謂太子發曰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
爲泰靡畜牛不服童馬不馳萬物不失其性 周書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

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
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
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
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佗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
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
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鍊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莊子

王將獵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呂

佐昌者子 竹書紀年〇又列仙傳云呂尚冀州人也生而[illegible]避紂之亂隱於遼東三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知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illegible]而載而歸之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illegible] [illegible]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矣曰汝何為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思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為乎為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已必盡智以兼濟為物望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虫共浮於天地中一蒸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時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虫其蒸常蒸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耶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子將

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 無能子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 [illegible]

文王十下而上武王非法也 [illegible]

帝乙以義故因文王以仁故拘 潛夫論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illegible]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 荀子

紂為無道左彊在側 [illegible] 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 淮南子

文王見望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

野 韓子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巳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旣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嘗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守其法教乎 賈子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爲之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

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呂氏春秋○韓子作文王又作晉文公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梏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巳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 韓詩外傳

武王克商將度邑自鹿丘而歎 周書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嵩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巳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說苑

武王之伐紂也東面而迎太歲至氾而氾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荀子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敎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 陰謀

河南有鈞陳壘相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 水經注

武王卒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烏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 尉子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之卒輻分車死裂甲如

解下 書大傳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戈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以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踏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擾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 賈子

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 說苑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呂氏春秋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鹿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除紂惡見惡不怒見善

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

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莊子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讐周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

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盥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

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武王踐阼記

帝王微行自漢武帝始也劉氏曰盧生教始皇爲微行非自漢武帝矣　余原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大戴禮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後漢書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爲名　西京雜記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　文章緣起

惠帝崩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

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　楚漢春秋

文帝廟號顧成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淵龍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三輔黃圖

景帝坐崇芳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人居之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

門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生於猗蘭殿（漢武故事）

武帝初名彘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通伏羲以來群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漢武內傳）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婿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出欸服乃誅之帝歎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祝朕躬乃厚賜書生焉（[illegible]）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箱後題日月是武帝將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流曰此是帝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漢武內傳）

漢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illegible]）

光武生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

光武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旁指曰努力（後漢書）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潛夫論）

卷之十　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松陵周叔宗訂

脊宸下 太子 后妃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 尚書大傳

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馬輴呈箱事四枚內簿有黃麾崇福門有雞鳴戟十張 張敞晉東宮舊事

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有七綵盃文綺被長命盃文綺袴絳眞文羅袴漆龍頭支髻梳一銀花環鈕百副金塗連盤鴨燈一玳瑁梳二枚百濟白手巾赤花雙文簟絳地文履一量漆花簏二具同心雀鈿一具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又有素栢扁脚牀八板牀漆牀上並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 隋書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轓文輈五彩 續漢書

太子輦曰銅輦

太始二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 沈約宋書

太子車絲幢青幰 隋書

皇孫綠蓋車 [illegible]志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

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

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天下毋取於土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 新書

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 皇卽女皇世本帝嚳漢書云女皇生丹朱帝繫人表作散宜氏綏堯二妃一后或三卽中山夫人雷澤與西五中步有中山夫人問云堯

之以紀崇謂舜廟碑謂堯有娶一姓也朱卽緊予未說文引虞書作丹朱御覽世紀女瑩生丹朱非也 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子莊云堯不慈故云然長子殆先如開而四機論乃信堯因十十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蜀中力子然說苑堯時舜爲司徒契司馬禹司空后稷爲田夔樂正垂工師伯夷秩宗皐陶大理益驅禽獸九子爲臣堯知九數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

堯生丹朱驁很媢克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閒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爲房侯 路史

周妃后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賈子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上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

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劒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

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懐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劒而死新序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尚史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

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側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韓詩外傳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

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
如堯乎其如舜也 呂覽
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輌曰高欲令四三
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燕丹子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
兼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
可爲人大車故今定汝爲嗣 殷芸小說
衛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
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 三輔故事

小黃門高望幸於皇太子太子因蹇頑屬望子
進爲孝廉蓋勲不肯用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
不舉死亦無悔 後漢書
鄭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建武
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
縑帛聘請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
宮中常侍高梵受敕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

載太子欲出暠至橫劒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
太子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
詔書安知非挾奸耶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
去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並上
春秋佐助期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直漢二
十四帝意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爲董侯
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
文帝初在東宮與太尉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
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

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魏書
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晉中興書
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
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
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果
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姓皂名太子
武帝曰皂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
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
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

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南齊書

昭明太子食中得蠅虫之屬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南史

梁元帝謂蕭大圜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太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

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南史

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下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絲布袴褶衣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梁書

邢峙爲國子助教授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正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北齊書

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爲訪索婚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顔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人禮備舉有如是德故索爲妃太子雖納爲妃然恒與妃行住坐卧未曾有世俗之異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女宜與太子爲妃

以權方便令當試之使上工匠立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流能應聘耳王告左右梵志入迦夷衛國遍聽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是執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奇異才術以女俱夷爲太子妃又年十七王爲納妃揀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雖納爲妃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人有汙垢必汙此褻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

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因果經○以下后妃
人皇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女出爲后此稱
后之始云初學記曰夏殷以前大宰稱妃周則
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
漢因之景帝廢后薄氏後世人主廢后始此物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版謂宮中閽寺之籍圖謂宮中官府之象以治
王內之政令政令謂治屬事之法禁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以居之人民謂吏之子弟居謂使之宿衛也以陰禮教六宮陰禮

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王后立六宮正寢燕寢五也以陰禮教九嬪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婦職謂絲枲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者女御八十一人九九
而御于王謂每九人當一夕也使各有屬每九人屬一嬪以作二事合絲
枲之事正其服一其禮也禁其奇衺齊其行也展其功緒核其
事也大祭祀后祼獻則贊贊助也瑤爵亦如之尸卒食王
旣酳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王爲飾亦內宰贊其禮正后之服位服謂褘衣
以下六服位謂房內戶中及作所立之處而詔其禮樂之儀謂其出入進止
之節使與禮樂相應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凡賓客之
祼獻瑤爵皆贊王禮賓而后亞祼王獻賓而后亞獻王酬賓而后以瑤爵酬賓

皆贊也宰贊之致后之賓客之禮所致饋于賓客之禮則酒人共之內宰
致之也○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凡建國建立國都佐后立市王立朝而后立市內宰佐之設其
次司市所居置其敘胥師賈師等所居正其肆諸行列肆之等陳其
貨賄諸物皆陳列之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幅廣之度制謂丈尺之長度之準
祭之以陰禮婦人之禮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
于北郊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仲春始蠶之時也北郊正陰之地也
以爲祭服以絲繭而爲祭服敬之至也歲終則會內人之稍
食計其御之事給稽其功事效絲枲之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

內宰協后而受女御所獻絲枲之功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施其絲枲
之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北宮後宮也表縣禁令于
王宮內糾猶察其危慢者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
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稑上春正歲季事游殷
之詳耕于觀耕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以其掌后之命故后出入則前驅而先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詔后之禮事三者有禮爲有事擯則若執事介賓也詔相告之以禮也相九

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正以齊之嬪御王不同其職事也）撤后之俎（后於祭祀授俎於房既事乃徹去之）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好事謂恩好之事四方謂蕃國為四方諸侯者使往問遺之）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外令謂恩好之令謂大夫謂族親有位於朝者也）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謂進御之事陰令謂王所求為於北宮之令）

內豎（豎未冠者之官名）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也外卿大夫也童子出入便疾者使之遂命令治小事焉）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遺車

九嬪（王后六宮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不列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無官職也）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玉齍受黍稷器以玉為之齍音咨）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祭祀也水器曰濯手拭為摡）為齍盛（齍治擇也黍稷曰齍在器曰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內羞房中之羞盛物以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叙御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招以召福也梗以禦未至也禬以除災害禳以除凶）以除疾殃

女史（女史女奴曉書者）掌王后之禮職（后於禮事所當職者）掌內治之貳（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女史貳之）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於后宮之事有所逆而治正之）書內令（於后宮之令有所書而宣布之）凡后之事以禮從（後舉則以禮籍從焉猶太史之從王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女宮刑女給宮中役者宿戒謂豫告戒也）及祭祀比其具（比次也具謂所濯摡及粢盛也）詔王后之禮事（詔告也禮事謂禮樂之節也）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六宮之人謂在六宮之婦女）相外內宗之禮事（外內宗謂女之有爵者后之禮事則以告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

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傳豆籩傳之以宗伯可也）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外宗（王之姑姊妹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王后之豆籩皆飾以玉眂其實也）及以樂徹亦如之（亦佐后也又爲內宗佐傳也）○王后以樂羞盛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俱周禮）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后妾曰夫人諸侯妻夫人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士庶人曰妻秦昭王始稱其母曰太后漢高祖始稱其母曰太上皇諸侯母曰太夫人武帝始稱其祖母曰太皇后魏明帝始稱天子妻諸侯妻並曰妃晉哀帝始稱所生妾母曰太妃（物原）

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應劭漢官儀）

皇后春幸繭館夏遊籞宿秋望昆明冬飲飛羽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制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畢還宮（丁孚漢儀）

皇太后發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長公主赤罽軿車貴人公主王妃

油畫軿車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漢官儀）

漢世母后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蔡邕謚議）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任姒感龍生帝㚤魁（又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鉤命決曰華胥履跡註云靈威仰之跡也書帝命驗云姚氏縱華感樞注縱生也舜母感樞星生舜重華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以乙日生湯

號天乙國語云大任娠于豕牢而生文王

黃帝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以教天下之內治次妃嫫母貌惡德充帝內之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何傷是生蒼林禺陽路史

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路史

少昊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為玄囂路史云高陽取于類氏生少昊

有陬氏曰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子庭及日十二山海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也又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蓋月當爲日十日者日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羲和者乃常羲有陬氏也人藏禮名常羲傳訛儀作宜儀人作常宜士安作常且失之陬音輒見大戴史漢並訛作娵訾氏非也

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非之鄉其先以帝命族後分為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為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拾遺記○八神意即八愷

鄭玄云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為正三小為次帝堯因之

諷嚳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為高辛帝

室夢日而生八子世號八元異苑

嚳娶陳豐生放勳

簡狄齵而生禼禼契也古作禼從奴虫也一作偰

簡狄一作東翟即簡易也于寶作索侯繆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疑洛娀簡在水中易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為湯

舜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大學洞庭言為神處此波靈光及於百里也

以女罃黃陵宮之二女非堯之女也

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納三妃焉 藝文注又山海經云舜妻登北氏生宵明燭光又舜妹有嫘首見路史世傳瞽叟與象毋欲殺舜其妹嫘首毋爲之解說文云或作畫嫘一首畫也嫘或作擊或作繫

舜妃女罃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於繙爲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爲商鈞最喜歌舞 路史

禹母曰修巳出行見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於石紐 竹書紀年○吳越春秋云得薏

苡而吞之○一云禹孕十四月

鯀娶華氏曰女志是生高密 世本○吳越春秋云娶有莘氏之女曰女嬉

女秋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

會山卽名女嬌見史記注

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墀之生復有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有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禼母嚥燕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 論衡○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胸

禹立三妃九嬪以爲內治 路史

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 連山易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無子焉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

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 竹書紀年○又國語云妹嬉與伊尹比[illegible]巳與[illegible]爲比又云妹嬉[illegible]施氏之女妲巳有蘇氏之女

孔子曰昔逄氏抱小女未嬉觀帝爲履癸妃 洛書錄運法

湯妃有娶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 列女傳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栢棫柞寤覺以告文王文王乃

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周書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帝王世紀

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日哀次天子乃殯盛姬於轂丘之廟甲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隥而降休於兩楯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

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又流涕 穆天子傳

盛姬卒王改其族為痛氏 上

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 物原

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論衡

秦昭王母芊氏號宣太后是太后之號始於此也漢因秦故尊母曰皇太后 事物

楚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頃襄王好遊觀之樂馬王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王既見姪搖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戒寡人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牆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目耳不聰強秦閒王左右使王日以滋甚王

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 列女傳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

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顔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善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

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或與人夢或諭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累年如此前後共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寄乃行請好

餅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餅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 搜神記

豐公家於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

皇之妃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帝王世紀

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爲驛致長安 水經注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常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於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 西京雜記

漢文帝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 見魏楊阜傳

撤帳始於漢武帝非始於翼奉也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帳鳳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原始

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西京雜記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上

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

驚起而香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㦸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為遺芳夢室（拾遺記）

飛燕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飛燕外傳）

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花紫輪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褥金錯繡

襠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彄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巵（出南海一名丁螺）九真雄麝香七枝鐙（西京雜記）

趙后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

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沈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

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沈水香飾（飛燕外傳）

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東觀漢記）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東觀漢記）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於觀畫過虞

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陳思王畫贊序

鄧皇后志在典籍六歲能史書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者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

之占吉不可言後果爲皇后續漢書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讙謁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鑑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如詔日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

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

足諸過臣妾婀女賤愚慭言不宜心害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懽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濶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於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稱協濟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

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諮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女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冀土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乎

內必娭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宜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襄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鮦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鮦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氏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宜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

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於公卿大僉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于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茂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

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鎮加以翡翠朱鳥秣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帷書輔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旂大將軍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鸞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闟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蓮八百良以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其臨海內惟爾夙閑內戒德冠後庭有桃夭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下秋爲副立爾

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

天下 虞[illegible]韓事[illegible]漢雜事一卷得於[illegible]學州士知州董氏有義烏王子[illegible]印蓋[illegible]使雲南時於中書判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后罔不見收此持贓漢相[illegible]諸獻[illegible]有夜[illegible]及[illegible]事乃是[illegible]入[illegible]一段最[illegible]但大[illegible]藥中不[illegible]人猶得[illegible]如上卷首有[illegible]辛一字不可解[illegible]全書皆分其[illegible]考乃知[illegible]始不得及見約[illegible]迫[illegible]大不[illegible]如[illegible]中[illegible]明[illegible]見後漢已自有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日息[illegible]不及此[illegible]於此用窯[illegible]跡[illegible]之請成[illegible]邦楊[illegible]

獻帝伏皇后聰慧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為李傕所敗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

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繡紱拭血括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灑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拾遺記

先主甘后體貌特異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 拾遺記

文帝郭后少時其父奇之曰此我女中王也遂名如玉 魏志

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上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桐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 採蘭雜志

薛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為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 拾遺記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

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胭脂倣畫名曉霞粧採蘭雜志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置蟬鬢次薛夜來善女紅次段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次田尚衣能歌舞四美一時冠絕日夕在側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紅壁女紅志

吳王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

方寸宮人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鍼絕雖荊棘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侍列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幌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拾遺記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

人形像常置座側筆叢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上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大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耤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

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
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
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事遵孝敬明
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閒務
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
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
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
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
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

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
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
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
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
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
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
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
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
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

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
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
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
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
差　晉書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
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自後藩臣搆兵洛陽失
御后爲劉曜所嬖　異苑

杜皇后長猶無齒成帝納采之日一夕盡生　上

晉穆帝后父何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產之
夕有羣鳥夜驚於聚落爾後鳥更鳴衆共異之
及明大赦乃穆帝立準女爲后　[illegible]州記

劉聰以娥爲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寶壓璜
寢　十六國春秋

劉聰將起凰儀殿於後庭陳元達諫聰怒將斬
之時在逍遥園元達抱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
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
逍遥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前趙録

石虎皇后浴室中有雙長生樹 鄴中記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唯碧綃蚊幬 在禮門凡敘事

陸元德吳興東遷人宋文帝召入內時太后王氏雅信黃老降毋后之尊執門徒之禮 珠叢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梓木為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輀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整口山塋 宋書

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煙焰

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嘆久之因冊為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 兩京記

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失 梁書

陳武宣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過期功之服則先折一爪 陳書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身居儉約唯尋閱釋典為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毘陵天靜寺為尼名

觀音 上

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絮黏衣張麗華謂後主曰何能黏人衣後主曰輕薄物識卿意也張麗華笑而不答 類記

每憶爾時麗華方凭臨春閣試東郁紫毫書小研紅綃答江令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領數萬騎直來捉人都無去就意 南部烟花記

張麗華髮長七尺 上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寵

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北史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

早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恨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况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况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

尚爾何况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譬喻經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羣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况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

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下救後宮共欲行者任從志也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娉與鄔陀延王爲夫人無憂爲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紺容無比情懷嫉妬數於王處構扇讒言時王邊境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伐遂敕無憂守都邑

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紺容夜讀佛經復須
抄寫告大臣樺皮貝葉筆墨燈明便宜多進大
臣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
便大發紺容與五百綵女同時殞命惟曲脊侍
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
奏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爾時國人
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討無所出共說幽事人共
大臣等議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爲因緣投火
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與金一億別嚴四

兵詣王營所遣使持書白王王啟封讀書而笑
問言知識此曾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
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幀因言紺容
已死願王寛其罪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即旋
軍敕殺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內王經七日極懷
憂悴復出無比因往問世尊何因緣故佛言乃
往古昔婆羅泥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人曾於
五百綵女遊觀華國入芳池浴時寒求火去此
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夫人命
一使女燒彼草庵女見不忍夫人即便自往放
火諸女悉共懽笑彼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
者即五百內人是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卷之十一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二

隴西董斯張纂
清溪楷之楚訂

靈異一 僊

昇天之僊凡有九品第一上僊號九天眞王第二次僊號三天眞王第三號太上眞人第四號飛天眞人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眞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 眞仙通鑑

太極眞人有僊相好眞者要在慈心觸物以轉相好然後得僊矣不能忍性則僊相敗矣故修道會眞必以精思為本存神觀德必以靜念為先 三一經

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

太上有瓊羽之門合延為胎命之王玄一為三氣之宗元老為上帝之賓並扶兆身神臺刋名於福連之簡又曰太上金簡玉札為福連之書

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粭丸塗人身中或以蝕足散或懷離母之艸或折青龍之艸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泠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尚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redacted]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 一作蒙 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交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獸或可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 抱朴子

僊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為月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為日有鐶剛樹子服之化而為雲有

水陛青映服之化而爲石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爲玉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爲黃金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鵠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嶽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有紫繡毛帔丹青飛裙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僊人真誥

漱能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蟲流司馬季主甯仲君燕昭王王子喬是也大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僊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僊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鍊者甚多衆此二人爲標耳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裝酬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蕊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乘玄斯業未就便當逝假太陰潛生實卿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爵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帝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僊爲奇

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嶺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真誥

內景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九雙以代剖髮歃血勿泄之約此物是神鄉之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青布鈕可用金鐶亦足以擔信九天制告三官矣雲笈七籤

天皇上眞者是上清眞人之典禁主玉華仙女之母故號曰玉華三元君也乘神徊之車登雲

颸之宮入流逸之宮神徊者是眞人一輪車名九曲下戶者是男女之陰地也男曰九曲女曰下戶此陰地常生白雲之氣以崇黃庭之間是得道之驗候也上

道告阿丘曾曰汝前生與南極尊神同在禪黎世界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同發道意爾時南極姓皇字度明執汝右手俱題赤石以記姓名南宮即書汝筆跡題於南軒今猶尚在石字亦存汝憶之不丘曾心悟舉目即見南極所主南壁刻書云太甲歲七月一日皇度明王阿丘曾同於丹陵柏林下發願合二十三字字甚分明

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之嶽坐七寶騫木之下清齋空山靜思神眞合慶冥擁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衆生是昔十方大聖至眞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爲盡如是復有轉輪天生尊是何劫生值遇眞文得今太上之任致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

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先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耿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巳後至上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粗明眞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開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混紫

[illegible]之流芳蓋皇上之胄胤我隨劫永生世世不
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
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凝神於
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
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
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
上之號封鬱悅那林冒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
治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
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

德之大勳名籍於億劫之中致令報爲諸天所
宗焉洞玄太行經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
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靈臺那林之天
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
大建功德刃無懈心勳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
姓名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値國多綵女元慶
遂以寄世敝想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
一退遂經三劫中値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

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
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竟羅衛天洞
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敬好
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曠大作功德
諸天所稱名標上淸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
儒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尚至法迴駕於
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
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
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爲男丹

心遐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琅
碧之溪扶堰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衆真侍坐
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
是不常仍出登墻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
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
暘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手遥
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
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
度轉形爲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遂通彌

劫之運有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投
身碧海沒命於天冀我形兆早得輪轉更建功
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眞言訖便從墻上投身擲
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卽爲水帝神
王以五色飛龍捧拔女身俄頃之間已於懸中
得化形爲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
卽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寶青
帝玉篇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
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
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
靈始老帝君號 上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眞
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不教人間 眞仙通鑑
有古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無上正眞之道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太平無爲之道
鬱華子在宓犧時降於田野授天皇內文又降
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宛華稱
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
以安神之道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道精經九十
卷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于濟陰授地
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菓以代烹
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乙元精經三
十六卷 並上

黃帝遊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皇眞人以
蒼玉爲屋黃玉爲牀翠羅之幃侍者皆天人 三一經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啖百艸花
至堯帝時爲水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
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列仙傳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
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
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
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艸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illegible]

隨應子一號大極先生在少皞時降于崆峒山說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真仙通鑑

赤精子在顓頊時說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錄圖子在帝嚳時降於江湄說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誥八光之節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無隊帝乃祭天於此河之壇藏符於鍾山之峰後昇天爲玄宮真人作黃庭經五十卷

展上公者高辛時僊人也常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illegible]後於其處種五菓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厲玉匱記云御朱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illegible]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練食雲母

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上

務成子在唐堯時降於姑射山說玄德經教以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經各四十卷真仙通鑑

籛鏗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illegible]武夷山

宛丘先生服制命方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幾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彭祖師之受其方二首

赤烏公彭祖弟子服金汋而升大極（或作青烏○並上）

武夷君食湘䗲皓本（湘䗲行地䗲本䗲也○武夷記）

黃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抱朴子）

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是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眞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爲曾孫汝等若男若女呼坐乃命鼓師張安陵等作樂行酒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其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烏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彭祖爲才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關士仇生仕於殷馬推官於晉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抱朴子）

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上）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於河陽說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眞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眞仙通鑑）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

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

眞行子一號甯眞子在夏禹時降於商山教以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寶五符治水眞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並上）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

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惟梁母得其作火法 列仙傳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擔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常玉皇之法遂以獲僊 真誥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夏孔甲憑之殺而埋之野外山木皆焚孔甲禱未還而死 列仙傳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於潛山說長生經教以恭愛之道一號錫壽子作道元經七十卷 真仙通鑑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列仙傳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黄素道經服餌朮後合鴻丹以得陸僊遊行五嶽二百餘歲後得金液以昇太清也今爲中嶽真人 真仙通鑑

務光自沈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上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虆根往來上下能致紫艸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 列仙傳

上黄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真仙通鑑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僊後以此法受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艸於茅山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谷契鈴經得僊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並上

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僊 神仙傳

老子以商王陽甲十七年降胎至武丁九年庚

月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生在周西伯時爲藏史武王時爲柱史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樅爲師

李乾爲周上御史宗元杲老子之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婿故是母姓門老子父書伸無見非也○眞仙通鑑云老子父名宗號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胎珈且聘取洪氏曰嬰敷前涼錄索綏云元杲師則無耳一目不明又云生而須眉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野合而孕十年而生國臣記云乾娶嬰敷氏恐非一娶云○仙鑑云老子母尹氏卿無上元君也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剖左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高暉堂

而生儋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九日生劉向列僊傳云生於商時曰玄祿集眞錄老子始生母名之曰玄祿是爲伯陽甫生而能語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寸而參稿故名耳而字儋卯太史儋也以爲二人不知儋與聃同幹籍九尺方童長有異雙柱齒六八計金蕭內經朱翰玉札等書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邑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別一人亦非列女傳云萊子逃世耕蒙山之陽楚王卞之按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巳二百餘載逆叉截其側所問答皆禮事卯非二人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過關水經

李聃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太平廣記

老聃在周之末居於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拾遺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十八　高暉堂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雲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眞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白生蓮華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少好學墳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術察莫不洞徹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

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
日果見老子（關令內傳）
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别曰子行道千日
後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陽觀也（蜀本紀）
老君與張道陵至成都說經處有腳玉牀自地
而出故以名觀（成都記）
青鸞子千歲而千化（關尹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
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

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眞仙通鑑）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昔彭沙公北里子長陵
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
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
花而隱代爲青城眞人（五嶽朝義）
燓邑子亦稱赤精子降於岐山之陽說赤精經
敎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爲守藏史（眞仙通鑑）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踐祚以守藏史遷爲柱下
史作璇璣經一云周武王時出爲師號郭叔子
亦稱績成子或號大老公復稱爲老君乍爲常
人作爲柱下史作長生經三十卷以授於王
經成子周武王時爲柱下史說廣化經又以道
授周公旦乃退而閑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
等國號古先生（並上）
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先先
生谷希子南嶽松子長里先生畢羽之徒皆爲
太極眞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與雲駕

能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
須篤志也（眞誥）
俞靈璝受廻風之道守明之法於南岳赤君行
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覩諸掌後仙去
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觚拷牘
室視刻識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
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
之者不復還皆得僊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

[illegible]不得仙亦足以豪 列仙傳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

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

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 列子
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千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 混元實錄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夕基乎汲郡夏禹詣鍾山啗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北戎長胡大

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君並已龍奔靈阿風鼓雲池矣而猶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遐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願望也（真誥）

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聞文始先生發真乃於玆靈宅棲玄學道先生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賜號曰

樓觀冲居之吟諷道德榮護神氣至是穆王聞之爲修觀建祠冲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寢所侍者二人奉碧玉函立於左右冲乃拜首求哀蒙授九華丹經一函謂冲曰老君與伊先生於東海入滄山召大帝校集群真天下山川洞室僊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教我付爾仙經也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冲修之甚得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群神動

合妙與穆王共策逍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碧海展敬丈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壟南適長離同提絳山之髓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已亥上清元君遣僊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真仙通鑑）

韋震字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

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僊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

日數十日乃起錄與弟子行合允泥爲馬與之令閉日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暴崖上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煇煇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南廣志

宋德玄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

三千里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鐘乳至數百年往來入泰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焉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化之過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廻風中而去 上仙

蕭仙者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曰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名弄玉善吹

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爲史因召見泰侯問史云善簫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史以不稱吉退女在屏門呼曰試使吹之一吹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皇來女曰是吾夫也頗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 仙鑑

赤須子豐人泰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列仙

朱來子楚莊公時市長朱來子常灑掃一市久之時有乞食公入市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朱來子忽悟疑是僊人然未能解歌耳遂乃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朱來子今在山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 [illegible]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

中嶽仙人涓林字子玄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受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

衡嶽高門觀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昔施真人號有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姚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通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其沖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峰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昇天 [illegible]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暑着襦袴形貌羸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二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別理焉 並上

主父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奈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綃戲帷中主父因以

以刀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詐何以刺
[illegible]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
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於沙丘
三月發視重門鏁鑰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
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嵩山之下道服閑
行最拜主父答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危
乎主父笑而不答 仙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
之術浮游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閒二百餘年後辭
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
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
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
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地動舍壞
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
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

棄仲者俱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
去矣後爲扶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
謫仙人焉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
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
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
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
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同上

墨子遇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
行變化凡二十五篇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
集其要以爲五行記遂得地僊至漢武帝時遣
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周遊
五嶽不知所終 神仙傳

墨子仕宋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
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
山精思道法 同上

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
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 同上

王傳字恭確周人也五十棄家學道服貢迪一百四十年耳目聰明智慧日廣有兒名神精其父子竝得道後昇天而去（仙傳拾遺）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災消病除救濟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曰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吟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十數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

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黃老今遣儒官相迎侍郎薄延之白鹿車是也度世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僊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

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列仙傳）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勾曲山種五菓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二人竝得僊太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麼

長生孫廣田（廣田所傳出真仙通鑑）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安姓李氏一名雲刀姓宋氏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王道失序政事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峰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群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

流汎湧且覩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大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洞潛栖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栖於溪側種桃茹芝爲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惠以施貧德安曰當藥以濟病雲刀曰當言以滌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逬雙鶴飛舞曰是三人得道僊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十人者孔丘明[illegible]張法樂謝志空周[illegible]）

門和若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帝而不能用 拾遺

游三蓬者秦時閩清人也少而孤有田僅足糊嶷久之不竟耕與弟乞奴漁釣溪上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故閩清人罰之三蓬人或憐之與以短褐數日亦棄之始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襤褸求渡三蓬兄弟爲其老長跪而和之老父曰且日玉皇太姥宴群僊於玄化洞夫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駭因

跪曰幸甚老父遂令瞑目而坐便覺蓬蓬如飛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二舟已閣巖罅不復動矣老父怒曰與若云何而竊視耶於是玉皇太姥乃使謁者設虹橋從巖引入金闕闕內外鬲簿繽紛大樂迭奏殿上設龍游芝蓋玉皇太姥南向坐殿下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父等分班侍立陛下左右設霞幄雲茵三蓬兄弟及山下數百人以次奉謁禮畢皆呼爲曾孫賜宴幄下以尊卑次第上壽酒罷三蓬輩從虹橋而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至漢昭帝時人有見之於武夷山中云 廣記

黃庭真人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偉貌傀態雲爽霞暉洞洽元津淡窮道本仕漢爲中常侍中郎以呂后專政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爲務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疏德爲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

求取無厭探欣然捨之未嘗疑怪遂授以黃庭內修之訣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景鍊形之道師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或立叢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人與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主得其神化無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爲雲霧或立平地即爲崇山觀者戰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靈金母遣僊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 仙鑑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真誥

句曲山洞宮之中本有神僊人郭四朝者治其宮四朝燕人也兄弟四人得道四朝是長兄也茅君內傳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爲人清明顏儀整恭善

於言笑月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而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當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懟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頗知道術舊人傳之云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臂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神仙天下志願子寶享焉然津梁未啟七氣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秘術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焦山及蠻租之阿遇仙人將先生者乃赤將子輿也以神訣五百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雲笈七籤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寧鮑叔陽太原王春伯潁川劉瑋惠岱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

爲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
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讚末曰玄漠
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
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嘗
讀服明丹之華挹扶桑之暉顏如少女鬚三尺
黑如墨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
羽山真誥
真誥云季主咽虹液而頭足異處劍經注云季
刀圭而虹流今東卿該云託形枕席爲代已之

像似當是作鍊形靈允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
其終無以別測其事也
漢孝武皇帝閑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
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
童子羽衣黃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
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
共語叔卿本意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
而帝今謂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
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

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帝
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
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齋戒獨上於
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
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
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
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
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
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

國祚可延而彊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吾不
足告語是以去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
誰也叔卿曰洪涯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
子王子晉薛容耳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
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
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
臣也度世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
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求乞道術先是度
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後掘得

王母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送合藥服之與梁伯俱僊去列仙傳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東方朔師之受閬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真仙通鑑

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讖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搗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

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餉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而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洞冥記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間棄我也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

書堂山有靈子寺去六七里有妙子洞謂東方朔二子長靈次妙讀書處湖廣志

淮南王安為僊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神仙傳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穎悟不羣榮龍周遊名山渡荊渚汎瀟湘至南嶽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漢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卜隱於西峰帝厚賜東封王為太微先生皮為太素先生以上卿

禓侍之三年控碧騾上昇（真仙通鑑）
戢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葉宮
學道號孟岐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
璫之書石精金光之符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
後白日上昇落帽於武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
帽峰（同府志○按與前所載孟岐其名稍異并仲岐子竹作岐為歲□宦於武帝耳）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
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
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

上言臣能凝頑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
之白日昇天身生朱陽之翼臚備員光之異竦
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邇乘白鴻而
九陔周宾海之東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餅臣
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
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
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

笏厚七分今銳斷恰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披
草蓋而來謁帝焉（洞冥記）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
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
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常服朱砂舉體皆赤
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
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
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

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
世人謂黃安萬歲矣（並上）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食
之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
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
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
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甚美
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
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

謝李云 列仙傳

王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數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數十日梯道四閣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閣以自固食芝艸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並上

金華山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

[illegible]毀於東阪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子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禱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 金華志

谿父南郡酈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封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僊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列仙傳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毋服於家閒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

並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

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兒頭著賴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髭鬢如往日時矣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艸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

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謁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曰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須煉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

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眞人也後至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眞人之業可度敎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産嘗探産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

家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鵠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二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穀城乎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梅福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閩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年遇空同僊君授以內外丹法後至飛鴻山結庵修煉十日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復回九

江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鴻山號曰栢條山
上
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
從群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茅盈爲東嶽上卿
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黄金刻之其文曰惟
盈虛挺遠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
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辛師門擲形絶
寧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
授靈篇剪髮祝脆殘首截身帶素白樂不恥儀

冥所適惟道所保以貞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
敬授盈爲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
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栖神高映故報
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
萬神君冥棟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
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犕敷華冠使盈招驪
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哭澗嶮
巘各祖山川今故賜盈繡羽紫帔丹青飛裙使
盈從容脊階構命玉貞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仍

心耽志尚曾不忽懈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
虎之軿使盈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
寒凌霜空心求明真不戢不慄今故報盈以曲
晨寶蓋瓊幃綠宰使盈遊盻九宮靜神溫寂君
遂秀逝榮無疲於心潛形幽獄靜思萬林今故
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開太極通
音上清君真心高靜澄累不纓素挺浩映內外
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
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

之貌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夙鸞之節金鐘玉
磬可以和神虎館樂真舞靈君饑渴養神艱辛
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
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兕可以壽同三光刻
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彈重離神
耀太霞寶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
德既備感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瞯九
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栖丹神啓煥
秉直不回正任全固臨無照微令屈宰上卿總

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舍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流之動靜以聞（眞仙通鑑）

彝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生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漢武內傳）

陳安世年十三歲爲灌叔本之客予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始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

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仙去矣（抱朴子）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眞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神仙傳）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嶽有仙人樓高五十丈（[illegible]）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休休然又嘗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

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傳去柏君山著新論稱其人（[illegible]）

陰眞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盤食之所用乎化火之後成湯門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朔先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懸黃酥凝而金醍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敷玉斂天年上壽

王遥字伯遼鄱陽人也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遥數十年未嘗見遥開之一夜大雨

蹊嶺遥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筵將錢出門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遥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

孔安國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潜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有陳伯者安樂

人也求事安國以為弟子留三年知其誠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吾授道以來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矣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祖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

其[illegible]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但食飲石與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後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潜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

道士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携藥笥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趙叔期學道於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有卜

著在市叔期往見之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之後合神丹而昇天（出列仙通鑑又云開門口謂叩洞足谷地閒子為人關）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僊人授以金汋方合服得道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中有瞿君祠

羅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至見閣前欲下次為威儀以箒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上為事同不載錄）

黃觀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以石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真經今補官為太極左仙卿

在垣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有一垣所言各異

蔡瓊字伯瑶師老子授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子大服二年得仙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僊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為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守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侍孤獨老嫗家上聞嘆韓崇可謂百煉不消也賜縑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冣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仙傳

李厲僊漢末人隱衡山自幼寡言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後僊去湖廣志

成武丁後漢時爲臨武小吏身長七尺少言大度人謂之癡邑令遣至州州牧周昕識其異狀因留之乃署爲文學主簿太守因元日宴郡官使之司酒忽取酒含而噀之衆怪問答曰適見臨武失火所以噀酒救之已而縣令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聽時火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其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醉太守即遷州西立仙君宅經二年忽告人曰牽牛詣織女吾當還宮言訖而卒數日有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見僊君乘騾逝焉上

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花年似五六十者人

或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魏志

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神仙傳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眞仙通鑑

昔有傳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

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
南嶽眞人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
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僊道 上仙
橋順二子曰琫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龍廬
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 總修內傳
世有二人居牢山食松久之肉與松同人呼爲
青翁今山中青翁觀乃故居也 寰宇圖經
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僊人及龍

馬跡於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籍
念泉鄉遺咏在茲覽其餘誦依然息遠匪直遥
想霞蹤愛其文咏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詮其咏
其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巘千㚘洋湖口命飛
鶴駕白駒臨天水心躊躇千載後不知如蓋勝
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小錄注
縣人謝稟行路中忽遇雲霧霧中有一人乘龜
而行稟知神人拜請求隨去其人曰汝無僊骨
王熙之 安成記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與茂才歸鄉
里歸事西河薊公受服朮行洞房白元之事後
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玄賓
善談空昔曾詣蓬萊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萊左
公也 眞仙通鑑
葛僊公於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
蒙太上節次三須錫命遣天吏告下福庭第一
錫命曰太上玉晨勅無上學仙弟子先世苦行
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積感太上遂令

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
所以孝資天秀察兩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
道標淵停獨步群萃高辭世榮抱樸尚質注意
僊經含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
孳孳不輟道德既充宜有錫命今賜子大寶羽
服丹霞繡帔飛羅之裙夾芙蓉寶冠金眞神虎
伏命魔幢役海召山所爲任意第二錫命勅無
上學仙弟子葛玄索隱恭經長齋靜念存思專
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頂光

圓光金童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
乘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
勅無上學仙弟子葛玄〇體弘道開化未悟普
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名揚高真信服三界群
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歲濟所欲也宜錫子位
爲上太玉京太極左宮僊公總統三界六天大
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僊玉童玉女各
五百人侍直左執九曜之華旛右捧洞玄之真
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

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
典奉行（上）
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
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日夢見善思菩
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
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起居注）
葛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
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
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鄭稚堅

黄子陽郭聲子相隨（[illegible]）
劉文饒弘農劉寛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
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
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
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
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
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
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

行方服之皆數百歲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
也慈前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
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山積十二年僊人試
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
偉道顔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
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
而白日昇天（並上）
後漢元和三年獵者張五郎仰禽於郡北之西

巖見白鹿奔入巖中五郎尾之行可數百武皆兩巖壁峙仰不見天側身而進意將闌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縷折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磐石臨流吹笙一倚修竹擊磬一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來王歸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昔者夫椒之役吾挹樂器竄身於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精採藥爲

糧久之亦不復饑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績野葛麻苧以爲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不知吾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各以鹿脯黃精爲贈既出石門即闔其後人遂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飛來因名飛山晋太康中道人任昉復入巖中得傳金丹秘訣（嶽記）

杜聹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爲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三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術隱形大茅山之東面也守玄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介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聹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

朱猛者陳留人也爲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捕猛得逸出遂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

焉先生隱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真傳（真誥）

張激子當爲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本不顧皆無異路人嬌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僊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强梁鍊柱法激子修此得道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

人若得丹後入吳山從之亦須先生受鍊魂法又惡根相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顏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慎高邁如此（並上）

白茅洞昔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遂得名（[illegible]）

舊得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家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伺之則雙履也靚亦

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食（煮之食）

董威輦舍一石子日不食（神仙傳）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我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至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爲棺材蒼蠅爲孝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以爲吾備粗材器殯不須得有亦不須埋但於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致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蕭子雲字景喬天監初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工靜不樂仕進雖爲名宦每有異人客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寺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嘗携家游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道（元老名[illegible]）乃南齊故僚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獨得其秘親製一碑以紀杜德

後遊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遺蹤宛然遺跡猶在會梁武帝書來召與子特發家入朝既至遂得中侯景之亂恐不免禍遂遁還蕭山後再徙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居焉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真仙通鑑）

郁郁之與徐靈期結方外交遇至人得金銕火符之術郁之以資財讓靈期成道而去郁之遂

若無法財惟此志不退梁天監初帝召奏少微星見南楚長沙分埜武帝勑監軍採訪得之訪問所修答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帛子女於南嶽選其幽勝立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後於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昇天上

陶貞白曰僊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隱居弟子桓法闓字彥舒事隱居於茅山華陽

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名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窣之唯得執役桓法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太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闓於是駕白鶴而昇天

隋人號潛翁者嘗遊鄱湖見一叟携籃採藥心異之遂下拜乞長生藥叟以數葉與之即失所在後潛翁煉形於石壁山蒼臼蝦蟆日遊久亦化去九[illegible]志

廣博物志卷之十二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三

隴西董斯張纂

江都金嘉謨訂

靈異二 女僊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陽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

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焉所居宮闕有曾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僊女右侍羽童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爾雅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廣記）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山海經○注梯謂憑也）

東王父姓無爲字君解西王母姓自然字君思一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老君枕中經）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

回一曰婉姈（廣記）

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眞人僊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御覽）

西王母感上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幃帳燒兜沫香香聞數百里（漢武故事）

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集仙錄云名瑤姬）受書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眞之上理仕玉映之臺（眞僊通鑑）

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

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久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爲王母所使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 漢武內傳

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

以授劉徹也 眞誥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號

王母謂帝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上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山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行之不倦神精充溢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勑侍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修焉 並上○王母又有侍女郭密香○又有侍女張靈子見茅盈傳

玉女常以黄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 抱朴子

老君曰或見玉女青衣者名曰惠精玉女或見玉女黑衣者名曰太玄玉女或見玉女赤衣者名曰赤圭玉女或見玉女黄衣者名曰常陽玉女或見玉女三人青衣紫下裳俱來者一名常在一名絕洞一名五德或見九玉女衣服五綵俱來者一名上一名虎一名扶一名靈關一名孔林一名憑一名住一名多一名 雲笈眞籤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黄素玉女西方之神女名曰玉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女左爲常陽右爲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 上

南極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眞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君漢平帝時降於陽落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母太上保文等經三十卷夫人着錦袍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眞

正天姿奄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眞人者與仙通錄

右英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

紫微夫人名靑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寶神經與淸靈裴眞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眞人十五女儷降句曲授道於眞人楊羲

太眞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跡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弦之琴即有鳥飛集鼓舞聽之時乘白龍周旋四海傳人馬明生嘗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歸師安期生授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並上

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絳音繇前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市巖洞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絳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甚忘自顧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眞與願會天爲其感遣朱宮靈童下敎絳音理身

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絳音晨夕朝禮天文道眞旣降逆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方於是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燋燎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絳音往白王言常聞山中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顧女顯其道爲王仰笑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洞玄本行經

紫淸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字靈簫扁太虛元君

金臺李夫人少女請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賜姓安（眞仙通鑑）

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授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移三十九年道成白日昇天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得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一）

毛女字玉姜（列仙傳）

有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眞入武夷山

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眞仙通鑑）

南嶽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黄庭內景敘青精健飯方（魏夫人傳夫人名華存）

清虛眞人王君侍女華教條李明瓮上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尚存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皷下成冢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首歌曰石皷石皷哀哉下士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逝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李眞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眞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眞多覺之倏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眞仙通鑑）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太上虔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僊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

張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

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微子自言
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其受服霧氣之道云霧
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
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僊道
傳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傳建之女也非地
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月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
心願僊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僊去常
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集其前以
聽之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
故皆行道入華陽易遷宮中
郛芎藥漢度遼將軍郛寒女也少好道篤誠眞
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
行常濟窮困救王恵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
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遁形遊洞大素臺在易遷
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
處也數微服遊行於山澤以自足

黄景華者漢司空黄瓊之女也景華少好僊道
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
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僊女亦總
教授之
張桃枝者漢司隷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
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閑在易遷始得
爲明晨侍郎耳（眞誥注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烈與李膺杜密俱下獄收殺陳蕃同時）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

枯骨爲事以活死爲心瓊英今得女僊在易遷
宮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
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張玉蘭者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
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
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
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殞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
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

濟經也上餘日閒有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既産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濟經也父以爲師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僊即女郎觀也今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

王曾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剛得道於元洲曾連見父升天遂勤志修道入陸山遇太乙眞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後漢[illegible]人爲董卓將後攻穰城

[illegible]劉焉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處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玄魏末人與李豐[illegible]爲司馬文王所誅[illegible]婦[illegible]在玄之前後李豐[illegible]人不知此是 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也與施續吳人孫[illegible]之女[illegible]爲驃騎將軍[illegible] 鄭天生鄧芝母也[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誰之女 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旌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含眞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僊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晚在中嶽授王珮金璫經於范丘林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僊遂授行把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僊昔亦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眞誥注云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授玄白之要顏容少好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僊道而去一云即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

李奚子者晉樂平太守李忠祖母也奚子毎事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毎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饑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上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爲愍懷太子妻洛陽亂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

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 並上

六出時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會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嬰母者姓諶氏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潜修至道時人自童幼迨衰老見之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叫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既生明須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子曰昔蒙天眞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毎須高處玄臺蹤絕異黨修閑丘阜餌順陽和静爽玄關委塈前非無央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谿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

霞之障聽盼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旂遊徧八方矣母宜保之一日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請母禱傳所得之道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 墉城仙錄

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善非常覺悟欽

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
服綾羅綺繡狀若飛僊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贈詩曰飄颻浮勃逑敖曹雲石滋神僊豈虛降
應運來相之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詣張傳傳
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
授配君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
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
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

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
來豈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
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遥雲霧閒呼吸發九
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
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
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杜蘭香別傳
會稽剡縣民袁根杜碩二人獵經深山見一群

山羊逐經一石橋橋甚狹而峻向絕崖崖正赤
壁立名曰赤城經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
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
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
[illegible]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
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
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
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語曰愼勿
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其囊囊如蓮花

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
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
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　續搜神記
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
香遂逆風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
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
妙絕世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
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
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昇樓

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迎志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已令王方平行諸僊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矣 廣記

許氏者許眞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眞君道妙且究神僊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

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僊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眞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父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僊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眞僊通鑑

鮑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非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胃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心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 陶隱居眞誥

郗鑒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皐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逮於回使好僊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 此二人當是回之祖父也外書所不顯 郗瞿

與薛春華至乖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見謙考訴者甚懃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 外書亦無 此二人不知是何親 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於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郗家之禍鬼

女眞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竄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眞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閣峰

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並上

錢妙眞二姊妹依陶隱居誦黃庭經三十年至普通二年道成入洞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紫背蒲碧桃在焉其姊披白練衣先入洞妹後至洞已扃矣 廣志

蘋花溪相傳洪崖先生煉丹地嘗有老姥採蘋其間莫測所自來問之曰吾鮑姑也忽不見 剡廣志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

相傳見之百餘季顏色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買者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減少人多異之刺史以冒法縶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眞仙通鑑

徐僊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如常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上

廣博物志卷之十三

廣博物志卷之十四

隴西董斯張纂
防風茅元儀訂

靈異三 神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 言擇牲取其毛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 用一璋玉瘞 半圭爲璋瘞埋也 糈用稌米 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一糈稌稻也 化糈久糈或作流非也 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菅茅屬也音閒 山海經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䟪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 冢者神鬼之所舍也 其祠之禮太牢 牛羊豕爲太牢 羭山神也祠之用燭 或作湯 齋

下冝以百犧（牷純色者爲犧）瘞用百瑜（瑜亦美玉名音臾）湯（或作盪）其酒百樽（湯温酒也今熱）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罌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牷謂牲體全具也左傳曰牷牲肥腯者也）燭者百艸之未灰白席采等純之（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緣也周禮莞席紛純）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

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猪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不以米）毛采（言用雜色雞也）

凡西次三經之首自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玉加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糈用稷米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言祭不用米皆埋其牲玉）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之埋）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擿玉於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𧊒之山以至於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

一犬祈聃用魚（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鈎餌之餌）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於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於無臯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

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為敗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埋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

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太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音悃愊之愊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於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言以血祈作以彩衣之以彩飾雞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以蘖作醴酒也干儛干儛萬儛干楯也置鼓擊之以儛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於上用一雌雞於下刉一牝羊獻血以血祭也刉猶刺也

嬰用吉玉彩之又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勸強之也周禮曰刉珥用其牲祈請讀食禮曰[illegible]釁是也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於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言以羊為薦羞嬰用一藻玉瘞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

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
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而騩之山是
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先進酒以酹神少牢具嬰毛一吉
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憑止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
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舞也祈璆冕
舞所求福祥也祭用玉儛者冕服也美玉曰璆乙求反
凡濟山經之首曰煇諸之山至於蔓渠之山凡
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
用毛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凡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至於陽華之山凡
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六月
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凡荊山之首曰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
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
用一雄雞祈瘞禱請已埋之也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
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凡首陽山之首曰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二百
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

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
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
大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凡荊山之首曰翼望之山至於几山凡四十八
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
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薦羞反倒牲埋之也用
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
嬰毛吉玉

凡洞庭山之首曰篇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
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刉亦割刺之名糈用稌凡夫
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
肆瘞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
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依前埋之
也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方言
也
騩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九氣所生

其神狀如人而豹尾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瑴半瑴爲隻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㽞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音隗是神也主司反景

符惕之山神江疑居之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
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敖岸之山神薰池居之
堵山神天愚居之岐山神涉䶂處之
剛山剛水出焉北流注於渭是多神䰠䰠亦魑魅之類音取反或作槐欽亦吟字假音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其音如榴
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即肩吾也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䰠武羅司之武羅神名䰠即

神字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鐻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其鳴如鳴玉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爲螫蟲之長實惟蜂蜜之廬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
驕山神䰠圍處之䰠音鼉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於雎漳之淵出入有光
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

和山五曲九水合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夫夫之山神於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游於江淵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記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今從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一足）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十尾）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馮夷也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冰夷人面乘兩龍（畫四面各乘雲車駕二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其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東海之渚中（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貫耳）

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一本作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也）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神名）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言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為神處栗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橫道而處（言斷道也）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

俗本也
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言察日月晷度之節）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虵踐兩赤虵
名曰弇兹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虵
身而赤（身長千里）直目正乘（直目目從也 正乘未聞）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言視爲晝 眠爲夜也）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
（言能請致風雨）是燭九陰（照九陰之幽隱也）是謂燭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有神九首人面
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虵其狀虎首人

身四蹄長肘名曰强良
有神焉人首虵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
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
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小人國有神名曰犂䰠之尸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方面素服 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西方蓐收左耳有虵乘兩龍（[illegible]）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虵踐兩赤虵（[illegible]）
（[illegible]）
五帝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矩（[illegible]）
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炁黑帝通血黃帝
中主萬人無越（[illegible]）
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爲大社之神天太白星
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

其精下爲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灾其精下
爲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爲靈
星之神（[illegible]）
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
名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
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
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上）
東方君姓㷰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
諱極炎字赤熛怒中央君姓通班諱元氏字含

佩紐西方君姓上金諱昌開字耀魄寶北方君
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illegible]
乾神字仲尼號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艮神字
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
文昌坤神字揚翟王號曰女媧兌神字一世一五
字八 甘

五龍兄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
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
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遁甲開山圖

東嶽泰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
鬼之主帥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壁七稱之冠
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

南嶽衡山君領仙官七萬七百人南嶽君服朱
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
龍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中嶽君服黃
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
黃龍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華山君
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
印乘白龍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岳之副主也領靈
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
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儲君服青
錦之袍戴啟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而來或駕
科車或駕龍虎

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為衡嶽儲貳時參政事今

職似輔佐者也潛山君服朱光繡衣戴參明之
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並上

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
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
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
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泰山將軍姓唐名臣南
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嶽華陰將軍姓鄒名
尚北嶽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嶽嵩高山將軍
姓石名玄恒存之卻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

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赤夫人姓翳
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白夫人姓靈名素
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
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河圖
東嶽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爛名洋光西嶽姓
浩嶽名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
生七籤
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
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

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
稷佐之使主土越絶
句芒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
祝融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蓐收
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禺彊號曰
冥玄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天地神人等耳
風伯神名吒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
德諸神常當存念之馮夷號曰元梁使者雲笈七籤
東海姓閻名內靈西海姓導名洞清北海姓驗
名淵
東海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瀫君北海姓吳
名禽強君
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臣乘北海禺彊養生雜書
堪坏得之以襲昆侖肩吾得之以處泰山禺彊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莊子
山神謂之離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
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四爲木神

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廣雅江瀆曰奇相得道而宅神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蜀檮杌曰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沈江而死化爲此神即今江瀆廟是也山㞦谷人面生於石祖江廣神生於丈川
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
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石卿老君六甲符圖
丁卯神名孔林埃丁丑神名梁丘叔丁亥神名
林盛陸丁酉神名費頡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
巳神名許咸池鬼谷注隱符經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不溺甲戌神名
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酉陽雜俎
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長
甲午神衛上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佩雜色綬綬長六尺六寸
太乙君名猶
天翁姓張名刺渴 酉陽雜俎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
眞中有神長生大君無英公子白元尊神太乙
司命桃康合延執符把籙保命生根 度人經

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
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
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 抱朴子
梁簡文云紅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呼其
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母
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
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
淮南子○又風俗通云共工之子曰修[illegible]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芥神曰吹簫女子 白澤圖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
牂管娶竺來題臨臥誦七遍吉 致虛閣雜俎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
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
日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
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
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酉陽雜俎○又云竈神蘇吉利妻王氏名

搏頰
東鄉司命監泰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
謂道淵德高折衝群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
城生傳道流往茹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
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
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
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受學至勤茹得眞道
今在泰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 陶隱
[illegible]

夏后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召公奭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主領四方鬼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簡籙晉文公爲水官司命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劉季爲南明賓友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真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䂬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丘監巖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

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顗爲鬼官司命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泰山司馬鄧騭爲南門亭長滅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酉陽雜俎

弘尹爲門下侍中淮南王劉安爲太極真人莊周爲太極闈編郎嵇侯爲太極仙卿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季主爲委羽仙人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導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監楊羲爲東華上佐許謐爲九州都儒太史高明大使劉文饒爲華陽洞童初府上師鄭崇爲大霍山長

顏回與卜商俱爲地下修文郎

沈有履籠有髮戶內之煩壞雷霆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崒山有夔埜有方皇澤有委蛇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巖水神誓

註 陪阿鮭蠪狀如小兒泆陽豹頭馬尾罔象大耳長臂莘文身一足方皇如蛇兩頭背侍名 莊子

涸澤數百歲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之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

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蝺蝺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韓子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濯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

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異苑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呼之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則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故澤之精名曰冤其狀如虵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轀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枉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

之則去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涸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丘墓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鬭不休爲桃棘矢羽以
鵄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屨捉之不能化
也故市之精名曰閭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
名呼之則去故室之精名曰傒龍狀如小兒長
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
呼之則去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
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
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夜見堂下有鬼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

名呼之則無咎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
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白澤圖
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　宋書
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嶽之君阡陌亭
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
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
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
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
形矣或服葯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

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
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
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
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
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
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
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
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
名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

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
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
節壽君九首虵軀百二十官雖來不得熟視也
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弗答也或有侍
從聮轡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
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
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
尺黃色深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
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林金樓玉堂

曰鉏爲堦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劒從黄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抱朴子○又云能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雕那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發

五名慈善婬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妄戒有五神一名美言二名實語三名質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法苑珠林

庖羲氏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登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拾遺記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爲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真誥

黄帝會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六蛟龍異苑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絶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嫂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

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拾遺記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

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上

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猨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古嶽瀆經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 尸子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郤計善事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殘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巉巗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大江重複石壁開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并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曰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諸葛亮黃陵廟記

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隨巢子

伯益字隤敳爲唐澤虞是爲白虫將軍今宮洛南山有百虫將軍廟是也自漢有之水經云晉元康五年七月潁人吳義復立

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乃拔之墨子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

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國語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朝乃東觀洗璧於洛獲黃魚黑玉之瑞世紀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門賓幸臨之失不先聞方修法服太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東海君次河伯風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

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敎之神曰王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武王子歲時亦無廢禮焉太公金匱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上

天子西征騖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穆天子傳）
有莘之神為丹朱是憑房后而生穆王（見國語）
關中有金魚神周平王時十旬不雨祭此神俄生涌泉魚躍降雨（述異記）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有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而秦穆晉文古之夫謬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

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論衡）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今乃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國語）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泰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汲文瑣語）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子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左傳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上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湯晳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車轂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 瑞異志、晏子云湯晳以長頤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又讓語作髮庚伊尹下髮庚長九尺鬚大下小上白而髯劉仰而聲上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而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享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曰予爲句芒也 墨子

孔子生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 拾遺記

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

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 春秋演孔圖

項橐與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子之居焉

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擷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

寶形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 拾遺記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神陳寶八仙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洒肴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 抱朴子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壟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霧中

屨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 [illegible]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橋或云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 三齊略記

秦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湯洗除 辛氏三秦記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風俗通

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帝乃

遍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幽明錄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啖黍腒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赪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

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樂奏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

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長人便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窩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徹遼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殷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

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上

蜀有廻復水江神常流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

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 水經注

初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富 後漢書

文選注引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云云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

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置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所親或以僭侈戒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一神一夕假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即歛戢且禍及既覺終不能從後竟被誅 西京雜記

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襄陽耆舊傳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廟 蜀記

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除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 抱朴子

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幃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風俗通

范丹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范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

為貞節先生 搜神記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棊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

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六人奏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神人道異本非久居至明日解佩分袂臨堦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見空中有軿車彷彿若飛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史曰蝗虫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眾鳥億萬來食蝗虫須臾皆盡 列異傳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千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

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為生來朝父老皆欲祈雨吾有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立為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惟憲里不被兵 搜神記

衡州人有遣吏獻牌簡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

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之見也 [illegible]

司馬懿拜司空日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尺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業 獨異志

孝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黄衣自號天泉池神名淋岑君謂帝曰若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怪恐拔以佩刀神怒曰君為不道當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鼙之響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為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二丈來挼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泛龍舟宴飲於池有慢色神乃見形攀龍舟沈帝遂溺死 同經

鳥傷陳氏有女未醮者麼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惟左脅有黄當嘗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黄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黄犬設祀於樹下 異苑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謫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

崩忘餌母問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抱朴子）

西門豹之神夢交於荀氏而生符堅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歌云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著意不安屢求去婉垂涕爲別并贈織成褌衫（搜神記）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晳端

正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中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思一聞之其伴慧覲便爲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續搜神記）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孔約志怪）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桑皮以爲脯（搜神記）

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稱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同上）

廬江匡先生廟舟人往來致禱能分風送之晉曹毗詩云分風爲二壁流爲雨（異苑）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祝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神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搜神記）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于數年學業成就

故苦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恨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恚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眼光如電經師端坐正念誦經神來至師前右膝著地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曰弟子惡業報得如是見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

問其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師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者　一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答前意定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　法苑珠林

釋僧稠常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發深定九日不起　梁高僧傳

始興記

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林泉清曠居之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illegible]蘭見蘭恬然自得乃稱膝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見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

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受之受法竟䞋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天響振山谷　法苑珠林

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焉謀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頃雲覆之遂不見　搜神記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爲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

然其問求人何欲既言便具語言因不見其形
云今如此止
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若有力焉 晉書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李崇賞輔國將軍羅陽縣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椎於蒼龍門

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吳志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廂中既還以廂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搜神記
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為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 錄異記
陶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異苑
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

至深山此人令猛止住當先啟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發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晉中興書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

之病戍物復廟砌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出蕭
紛
蘭敬之家在南鄉有樗蒲婦廟敬之有女名僧
因忽氣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十帳中仍
陳盛筵以金銀爲俎案五色玉爲杯椀與僧共
食一宿而醒也上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
人對語而不見形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
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祀之得死

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南史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内史王蘊子
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
像甚端正某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
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甚
醜陋而猥蒙采顧輒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
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
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親來降己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會對

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廨在清溪中
橋清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
青衣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悦人者逐月遊戲
故遣相聞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
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爲
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
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脱金簪
扣箜篌和之婢乃歌云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

心寸意愁君未知又云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
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將旦別去以金簪
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盌及琉璃匕明日於清
溪廟中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小姑也廣陵蔣
子文嘗爲秣陵尉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
都侯立廟鍾山清溪小姑者蔣侯弟三妹云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
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
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

楚間沒入冏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
廟旅行多以酒脯祈禱聲獨酌水具祝詞曰酌
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遥而苻之隨
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
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雁
飛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
明吟畢開簾外嗟賞之聲復云開宵豈虛擲明
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褰

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聲異之乃
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聲曰踐涉山川
因勞動止聲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恨聊因吟咏
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
郎相顧而微咲大女郎謂聲曰妾是女郎妹適
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
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
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
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

處層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聲止一水閣香氣自
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問以珠璣光照滿室
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聲就坐又具
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
皆非人世所聞聲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
郎笑而謂聲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
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聲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
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
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

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
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
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
山烟霧裡空有雁足不傳書聲歌曰義熙曾歷
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
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聲亦下淚小
女郎謂聲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聲
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聲顧小
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

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
郎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娉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
見君于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
今宵得諧宿願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
自已小娉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
況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
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
小女郎起謂門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娣已

在門首於是抱持置于膝共敘衷款須臾大
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
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鄣宜萬里阻關情只
今隴上分流水更洗從來嗚咽聲乃贈小女
郎指環小女郎贈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
縷結縷幾千廻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
郎贈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不明月
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
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

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於中探得瑤鏡
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
咸怪夜有異香後使回至廟中于神座後
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書備敘離恨書末
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
風月兩相憶從此遂絕 異聞錄
會稽山陰賀璹字彥璠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
尚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
處甚嚴使人將璹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

印及劍使璹取之雖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劍
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璹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
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
行即社公拜謁道下 錄異傳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
在家鄉有小吏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
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為方伯某第三子有儁才
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蟒蛇後無人
輙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

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二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令試共斫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 幽明錄

曇邕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帢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䞋以外國七筯禮拜辭別倏忽不見 邕臨亡之日奔赴號踊 神僧傳

下落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于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于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于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社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 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 [illegible]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于社中得書一卷譴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

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炬火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 幽冥錄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祈禱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魅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挾命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劾之

於野中設酒脯之饌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算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宣驗記

僧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童曰日無

暇今故叅拜并奉米糕一篋進而重曰僧無偏爲難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僧傳

玄光見愚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祥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猓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濟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涉高臺如問而談慕經七日然

後王躬送別其舡汎洋不進光復發船舡人謂經半日而已上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墻南北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惑恍惚盡忘

使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宇命酒陳筵遊相歌送[illegible]至曉請去女解金縷留別文昭答琉璃匕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青侍女並是同宿者八朝窮怪錄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

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曰既向慕此閒大可與
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鄉得忽相間復有一年
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
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絡繹
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
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衞繁多
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
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進就辦
郎中承白已辦遂穿絲布單衣紗及袷絹裙紗

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
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
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
囊為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
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
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
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
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幽明錄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

不仕常慕幽閒以為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
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
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
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
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
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
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
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
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

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
兩叙情有惻于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
况山月巳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
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
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
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共枕來夜
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
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
曰且女妹之副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

不特望不憂出戸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欲今留與汝汝勿貪多娛少蔵劉郎言訖大咲乘風而去于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乾問乃撫于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説與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咲于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愼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

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于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絶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也八朝窮怪錄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徽中四方多亂因游明日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

子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辰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戸臨軒將窺舊路見烟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

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所當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愼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携手出戸已見路分明總下數步廻顧宿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他

曰持玉環至建業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
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
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
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視見在
神女指上今舍人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亦太祖
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爲中書
舍人初總爲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
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嚴下客宛似成
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廣記

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
周山圖救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
便了宜何用階級爲 南齊書
陳霸先討侯景遣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
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
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死 陳書
孝武初裴粲出爲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人勸
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牀
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
獄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
不肯拜 北史
劉青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後
令宿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
似青云我被用爲興後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
上
甫獻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
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
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

獻乃禱之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
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
人來可令之病馬欻又曰破賊俄有數百騎如
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
臨汝當此時廟中請漸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
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獻大破苟兒 梁書
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
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
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

[illegible]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閒處
[illegible]所田處果復相見此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
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語訖
而去子即世祖也 後魏書

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
術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
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
然有美談欲用為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
不見七神餘一神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

君違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
籙遂退 異苑

[illegible]已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
水有香氣異常俄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
及車入河其妻溺死 北史

廣博物志卷之十四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吳郡須之彥訂

靈異四 鬼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
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
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
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
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

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
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
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關尹子

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
云者風風者木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
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
魂從魂升重濁者魄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
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

是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
土賊之寃鬼半之則在人間升寃爲貴降鬼爲
賤寃鬼爲賢厲鬼爲愚輕寃爲明重鬼爲瞎揚
寃爲羽鈍鬼爲毛明鬼爲神幽鬼爲鬼 關尹子
佛典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
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
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
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

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余氏辯林
莊子云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
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齊
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
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擊鼓噪呼
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爾 逸篇
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侲子百二十人
皆赤幘皁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目蒙熊皮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

逐惡鬼於禁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殺胇胃
食虎熊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
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
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
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諸
爲糧 後漢書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羅生丙午日
鬼名綖猥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逢辛丑日鬼名逞乙酉日鬼名聶

方丙辰日鬼名天進辛卯日鬼名慧酉重鬼名
災延廷廁鬼爲項天竺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
臨產呼之不害人馬鬼名賜蛇鬼名屋井鬼名
項衣服鬼名甚逸 酉陽雜俎
僑停亦鬼名見東方朔罵鬼書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 神異經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
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此人以鬼爲飲以霧爲

鬼名曰尺郭一名黃父 上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仍產之朝食
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述異記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黃
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
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
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
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胸皆有黃色

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來通此
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
形形變無常作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為石或作
小兒或作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
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
婢戲笑如人 述異記
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 上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遊光遊光厲鬼也知

其名無溫疾 風俗通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
魔王反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明復黃天魔王
橫天擔力五帝大魔萬人之宗 女人經
張天師傳八部鬼帥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
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
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毒李公
仲行狂魅赤眼
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著紫皮袴帽將

黃蛾來此人是鬼帥王廷也 異記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
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
太山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鍾素梟三神嚴駕
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
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
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銜鋒三千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
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

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捕精丈人着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自邪詣赤靈丈人受所死衆精郤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 並上

獼猴之鬼令人病瘧魍魎之鬼令人鬼欬 抱朴子

害馬之神曰馬步 通典注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還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來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其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饑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辨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堅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來斫舌

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蓏子到自師所傲其師故偷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生行鋤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廋尫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

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出入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叉時牛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燠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

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寵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

藥墮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燠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

出家為道與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
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
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
緣故受此罪也 法苑珠林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也請
以伍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
之也 賈子

杜伯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
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
王信之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
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
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
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 頌古 推遷
搜神與此異 不盡錄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
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
而前於是化為蛇遂斬之 小說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
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
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殁 呂氏春秋

燕臣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
公祀於祖澤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

車上 顏之推 還冤記

宋公鮑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
楫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
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
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
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掊之斃於
壇上 論衡

滎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侄昆弟
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

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呂氏春秋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昔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遣人發冢起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　搜神記○淡生盦七事亦不重錄

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冤怨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上

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

處諸鬼悉走（荊楚歲時記）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襍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

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脇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搜神記）

陳仲舉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

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兒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曰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幽明錄○列異傳華歆魏舒晉陽秋劉少事同不重錄）

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五伯憔

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如

見言濟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巳得轉為錄事矣 列異傳

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康竺家傍有古冢夜聞哭聲尋見一婦云漢末為赤眉剖棺見剝乞幣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婦云君應遭火厄今遺君青蘆杖一枚奉報後鄰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虵之形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個來撲火即滅 述異記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搜神記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詣

問是昔蔡邕不荅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齊諧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晝眠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

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類此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皆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爾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搜神記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寢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異苑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又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殮畢夢此人來謝上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

移中符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語林（搜神記阮瞻事同不重錄）

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研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掛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異苑

昔有一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鋑所在姥獨罵曰何物鬼擔去戶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遊而實不偷鋑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冥無所見鋑幸獲 上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鬼也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搜神記

晉王敬伯仕東宮爲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入門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有頃女郎至資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

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將去留錦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既別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雅華大婢曰春條小婢曰桃枝皆善音相繼卒 異苑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楊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擊雞聲令婢子松蘿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

上號行就婢乞食開飾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
鬼奪至醜惡不可稱論松蘿狀悵慮有飛揚累
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
十謂人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
恒擲穢污答曰糞穢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
遷之徵也頃之青果為揚武將軍北府郡太守
清獄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龍誦呪文見
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
在郡少時夜中松蘿復見威儀器仗人衆數十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
擬羲獻又歌云生儗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
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從哭泣答曰不
異世人鬼傳敍曾乞松蘿一函書題云故孔修
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登叙致哀情甚有銓次
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
息寄五色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懷見此
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上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
菊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
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語
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
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
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
長生　幽明錄

晉升平末故鄣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
求為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
廣女具道情事女因門窮道君若能往家守父

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
猪可為殺以飾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
掌欣舞之聲廣披籬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
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
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
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
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
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
鬼曰我兒等殺公耳便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

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幽明錄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
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
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
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
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娶不乞
言不忍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
之云君先結誓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雖不致
死人性永廢異苑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
歌笑甚有倫次毎歌輒作花上盈盈正闇行當
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
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
善便與其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
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

今不絕幽明錄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
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
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兒銅烏執弓持矢
并賫酒醴就山覓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
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月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
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
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廣記
元嘉二十年王懐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

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
還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
狀餌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
其驗也異苑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荊
州戸曹皆好圍棊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
月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
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棊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
想能近顧淳猶軍尖信所在寢疾尋卒渚宮舊事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憃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懊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黄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總曰弊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昔辭歷歷猶見記室昔吉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全湧其集人多有

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緒溟瀆多騰滿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王在春宮烝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

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與冠侍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若昔漢公卿未央冠攀賢儲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女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涙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過梧於予梁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

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是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脱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謫似丈人矣詩曰憶爺拋女不歸家不作

侍中爲小吏兢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阜桐見與見買李市甘瓜詠詑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兒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更奉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叙别乃遣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篇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聞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願總可不修進哉 玄怪錄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梁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烱同宴於時泰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顧盼頓聆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烱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任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叙會敢不同觴衣紅綃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衣紫綃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語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烱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姊 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

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惆然導與士烱深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一雙亦贈士烱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窮怪錄

王韶瑯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

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詰見形謂姊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集靈記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戸東坐

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嘯故入一叙玉頗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為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差築河隄于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于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無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上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集記

煬帝夕泛舟北海忽見水上有小舟至乃後主

也帝起迎之後主曰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以奏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黄沙兩人迎客至二月柳飛花月脚流雲外榆梢帶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月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 瀛山記

煬帝在江都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

王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醖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隋遺錄

廣博物志卷之十五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茂苑吳晉卿訂

職官上 總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諸京職

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氏 三公六卿郎爲九卿二十四官與二少卿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師問將有少師論語撰攻云黃帝受此形象天文以制官蓋亦之名以少昊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顓帝立九寺九卿 路史

帝堯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

暨百執事 上

官數唐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通典 [illegible]

千官諸侯百官

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 [illegible]

禹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歲而考績五歲而定政 路史

聖王在上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准南子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大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問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上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說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晉志

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鹽鐵論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

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大戴禮

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冠賊猶設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空以微見著白虎通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國語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

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吾先君桓公身體墮惰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

信行衰微則管子驅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晏子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鬭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

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聲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危惡譖愬其羣臣刼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illegible]

土者司營也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大體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

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

謁受賂阿黨不平枉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仁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稱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疑是胥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

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
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
阿孔子是也爲督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
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
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
者木故曰水生木 計上
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
監試官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車 魏何晏奏
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
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
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
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盗賊下怨其上則
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
隱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
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
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潦
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
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
謹畜藏以時順脩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
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
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
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
順時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

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
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
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
擊之事也脩採清易道路謹盗賊平室律以時
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
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
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

美風俗兼覆而并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荀子

王者官人有九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侍者為之師智足以為礲礪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

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與民死之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與言語談說不作於朝廷智能不困於專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歡執戟居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諛之行唯言之聽唯耻之間事君者廝役也賈誼新書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一宇以擬八坐謂之八國常侍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士官典煮煉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四帝欲法純

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太帝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諸侯為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鷹常忠直

意將軍之徒是也（後漢書）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羲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大監始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軒轅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為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

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稱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參知政事始（物原）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六年（上）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能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韓詩外傳）

袁盎親於景帝秩馬不過一駟公孫弘位為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鹽鐵論）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綬（後漢書）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上）○又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縕袍

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續祖

禁前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橋洛水浮橋三柱三柱三公象也時徭役大興三公番頭隆崖故也（魚豢魏略）

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傅官廢滅隨時改作其舊不可依用宜準古義遂定二傅不拜（晉書）

郗祈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祈擁一黃馭出奉

肅宗時趙桃子深爲世宗所信而私事之人號爲桃子僕射黃勵少師 後魏書○以下宰相

管仲晏嬰云睪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皋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

戎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爲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 列士傳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 晏子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里人之上也且不能殫其言於我況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 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 說苑

蘧伯玉爲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覘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 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 韓非子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觀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 韓子

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莊王知其可相。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 北齊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以吏勢乎 韓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上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illegible] 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孔叢子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我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說苑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淮南子

李斯相秦苟卿為之不食 鹽鐵論

上常輕服為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 [illegible]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鼎貴佐理陰陽者處欽賢館[illegible]

列將軍二千石考居翹林之館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上
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
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晉書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
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盗者以令尹執政不
能奉禮率法至使盗賊公行則是與自盗無異
也尼舍貧財軍寇掇畧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

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
五十疋上
沙門惠琳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歸以爲
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
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會
稽孔顗常詣之遇賓客塡咽暄凉而已顗慨然
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南史
元晉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粗
疎蘇威怯懦元昊正似鼠耳可以付社稷者唯

獨高熲上初然之[illegible]隋書
戴驩爲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
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
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illegible]
故寔本皆李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韓非子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何見於市
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大宰因召市吏而
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大宰知
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上

褚炫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門庭蕭索賓客
罕得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南齊書
何戢字慧景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
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自送之
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南史上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
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

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古
旨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背爲
之焦 梁書

庾仲文性好潔爲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
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嘗自乘焉
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
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南史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
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

梁書

元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
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劫 後魏書

段孝言爲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
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
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
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 北齊書

魏舒爲司徒有周震者屢爲三公府辟辟書下
公輒亡時人號爲殺公掾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晉書

梁武代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
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
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兹矣四十
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
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梁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訶叱令出勑奏
冀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以自伐也陵
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答私恩 後漢書

桓階爲尚書文帝行幸見階少子無禪上搏手
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二子爲黃門郎 桓階傳

黃香遷僕射月餘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
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
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見流布 後漢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
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

回車 魏志

王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梁書

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魏書

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梁書

孝文初王凝為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並見誅戮而凝委隨不斷卒得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寔癡寔昏終得保存 北史

羊侃為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梁書　○以下諸京職

江淹幼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宋拾遺

李元忠為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元忠常為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汝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辟寒錄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梁蕭映為北徐州刺史及徵

遠挺又行部伍中㝵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挺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噉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郞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南史

傳咸爲尚書左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衞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晉書

崔洪字良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爲尚書左丞時人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

北爲鷹上

劉覽字孝智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賍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南史

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嘗吾今日當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盛當作符雅貧十六國春秋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南史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敬弘不對上變色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

焉豹犀尚書郎符叅字泰得假節伏省門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侍郎殺豹勑令勿
驚後漢書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
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
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揖何彥德也宋書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敗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顔延之在坐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

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南史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
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
疾便辭隋書
顧憲之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
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
此官梁書
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
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

華乃復以爲慶耶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
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
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
儀曹郎多所改作每建議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
誦南史
卞彬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彬性飲
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

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
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
升彬曰彬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彬子之拙
吾好彬正極此耳南齊書
袁聿修字叔德在官廉慎爲尚書郎十年未嘗
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
語戲嘗呼聿修爲清郎太寧初聿修以太常少
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遣送
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

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折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淸郎今日復作淸卿矣 北齊書

孔邈爲齊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邈眞所爲儀曹也 南史

後周裴俠爲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如此不廢憂公聞鼓聲疾遂愈豈天祐其勤也 北史

李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勑爲附侍中元暉後

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書腹銜刀於隱屏爲紹求福故紹愛之 上

何胤字子季爲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胤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 南史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孔廣字湛源美容止善吐論張緒數詣之每歎云孔廣使我成輕薄祭酒 並上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使百官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北史

甄宇北海人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宇先自取其一瘦者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東觀漢記

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答曰散愁自少

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 北史

陳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寔輔弼儲貳切謂非宜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

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性敦敏可以居之時後主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因爭之遂以總爲詹事 陳書

徐勉門客有虞暠者求五官詹事勉正色答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之 南史

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祕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三年不共語 宋書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家訓

柳䛒爲帝嗣以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親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象䛒帝每月中對酒輒令宫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隋書

劉禪之父翼字小心爲著作郎端直有行禮固折僚友短退無餘學孝行樂曰子賀學人多不嫉

杜宗卿患啓不任吏職請脩史上許之拜著作郎 並上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自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 風俗通

泰黃門郎古放誕風韻秀舉脃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嵩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詭聞而泣曰吾當私及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嵩嵩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詭 晉書

司馬膺之祖父芳性方古嘗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嘗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處避弟膺之曰我自避宗㦤不避卿愔甚重之

齊書

王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
瑯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
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
丘園常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北史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
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漢武遂用之

宣秉字巨公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
約常布服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 後漢書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
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南史

張緬爲中丞號爲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 上

元仲景性嚴峭老莊時爲御史中尉京師肅然
每向臺陌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北史

李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
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逝去其威風如
此 商芸小說

後魏河間邢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
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誦燕故言
焉 談藪

始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爲木
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 北史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爲汝陰縣獄史決曹掾平
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
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
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自比干以下
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
氏策張氏鉤也 三輔決錄

盛吉爲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㨿燭妻持丹筆相向垂淚 會稽典錄

顧榮字彥先以南士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南史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 上

朱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特人以爲寺中二絕也 北齊書

東郡商鑠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鑠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鑠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太平廣記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狀毋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即殺其亭長 風俗通

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數諫正嘗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輙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續漢書

王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齊書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祭彤爲太僕光武嘗謂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廵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上

阮修字宜子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

爲之 晉書

李安世天安初爲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纘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 魏書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脩禳之太尉王儉前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共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値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乃封過果是內人莫不折笑 北齊書

孝明之世請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不知 南齊書

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蕢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南史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爲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後漢書

李珣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雨即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閎遷冀州刺史閎性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祗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上同

裴潛爲兖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荊笆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僊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僊人騎五色羊爲瑞 郡國志

杜預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從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 晉書

劉卞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

吏後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
祖逖爲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兖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憯於大苟也 並上

羊聲爲青州刺史登牛產犢及還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曹嘉之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 異苑

蕭憺爲荊州刺史恵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 爹徒

我反荊土方言謂父爲爹 南史

劉秀之爲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遙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入焉 宋書

盧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陸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盧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 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爲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十大不能

復與與籤共臨之 並上

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齊書

王峴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峴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閒還資多少峴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上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為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 上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王襲為并州刺史州人為立銘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為兗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為此州並有政績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

外多所受納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能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即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陸馛佚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淸平州中有德行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

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與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去 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爲兖州刺史獄有繫囚詔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令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北齊書

尉景爲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不爲不剝公

任城王湝爲幷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指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 並上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慚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上

長孫儉爲荊州刺史吏民請爲儉建清德樓立碑頌德詔許之 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山絶壁

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烏來翔後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上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下新序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新序○韓非子解狐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韓子

重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子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子曰守此三者足矣 上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統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西京雜記

淮陽爲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 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
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太平御覽作爲張霸事疑傳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
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頌之曰於惟
蒼梧交阯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
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
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廣並登榮要果符所祝云

桓帝時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曰狗吠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
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
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
令我獨憔悴 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臧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間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念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性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備伏甚於蠶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儁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風俗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
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常服麤糲不食

魚肉 東觀漢記

任延拜會稽郡尉時有龍丘萇者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爲益州太守騎馬四出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並上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

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錄異傳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皮依常民亦

米 後漢書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遣之也 陳留耆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志節爲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淚曰斌即明使

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風俗通

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妻子不歷官舍 後漢書

張盤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盤丹一奩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捐輙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吳資其睟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

貧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
忘悠悠心永懷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風俗通
趙瑶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謝承後漢書
東郡趙咨爲東海郡人遺其雙枯魚者啖之二
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爲南陽太守號神父 並上
黃穆字伯開爲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兎
神雀白鳩之瑞弟奐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穢
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
也 會稽先賢傳
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謚曰東門
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績 劉國先賢志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淸河太守作公
解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
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
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
之夫而質踐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
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後漢時鄧般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髻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髻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母曰吾是幷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入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黶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念之他日有如此子即我子也宜話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幷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幷具表聞奏於魏帝據其流浪之由幷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幷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

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賈逵碑

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爲江夏太守

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

遣資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槎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 幽明錄

吳郡陸績爲鬱林太守歸遊洞庭湖舟輕載石石壓之謂之廉石 吳志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儉微還船輕皆以載土 宣城記

鄧攸爲吳郡太守自載米食惟飲河水而已 晉書

胡毋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爲功曹 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爲海南太守晝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與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襄陽記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

屬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illegible]
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
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
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譽云能令盲
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 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有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南史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遺
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
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
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
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琊琊
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朏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
清談所少

謝朏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
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
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
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
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
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
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
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
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
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

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深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罷郡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褚翔為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葉善政所感也

傅昭為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歸以為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遠爲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齋廟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鱠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為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均在任郡境無復瘧疾

范廉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 [illegible]

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illegible]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檣生桃牙門虛寂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
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
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北史）
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
常得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
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菫惜錢不買
（後魏北史）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
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
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
如此
韋孝寬除淅陽守時獨孤信爲新野守同隸荊
州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爲聯璧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常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爲獨立使君（同上）
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爲侍中苦辭不受
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
不就愷容色坦然答曰死與長史任聊所擇答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處
無人因放還（北史）
趙軌爲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
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
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

還乎齊遂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閔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蹵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呂子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事君子君子問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巳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巳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巳之德矣子路心服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荀子

景公欲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毁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辭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

決獄不避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決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吏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竊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强而貴强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淮南子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醜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有德故也以穆貌形方之二子猶愈賢之焉臣皆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能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韓非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新序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淮南

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說苑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黄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
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風俗通

河内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爲高唐令密乘輿車
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
里觀省風俗巳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
何時到曰縣巳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

亭長怖遽拜謁竟使其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
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
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有重名恐而不
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
向日解衣裘捕虱巳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
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
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上同

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無獲乃
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 上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里里人化之斑
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
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
元曰本不之官 高士傳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道取慮城見
馬鞠躅輕軒同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 水經註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
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會稽先賢傳

瑯琊董种爲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
民爲作歌流傳樂府

哀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
消釋妝中㵎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

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沉淪伏
而不起 [illegible]
公沙穆爲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洊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 後漢書
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爲作
謡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祐爲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
穀豐童謡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
知人處

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壤
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
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强莫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云枹鼓不鳴董少年
劉陶字子奇穎川穎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
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

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illegible]
王譚字世容爲武戍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
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 [illegible]
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
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
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謡歌
曰閻尹賦政既明且脉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
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illegible]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
所在無穀送吏行之輙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
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
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
鄭渾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
爲字 [illegible]
吳褚𤦲字孔斑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
公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𤦲仍抽船上竹一竿

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叔與而有節宰堪茂寒羊遂寄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瑾爲昭信中郎 吳書

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宰賴遊蟻以娛其意 [illegible]

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 [illegible]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教民能號稱神父汝陰人祀社祠之 [illegible]

萬茺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茺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出跳去 異苑

濮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讚乃以嗣內羊閑中始與太守尹虞聞之大怒手劍功曹 [illegible]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illegible]

袁甫字公胄自言能爲劇縣葛翦曰雖欲宰縣不爲宰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翦善之除松滋令 上

高爽經途詣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白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南史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悉曹啓輸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梁書

顧憲之字士思元徽中爲建康令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

康詔其清且美焉 事類

傅琰字秀琎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
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賓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
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
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
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七　高暉堂

傅翽爲官有能名與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
山陰建康令政嘗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翽
翽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
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
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此第一策也
張獻出爲封溪令廣越峽險獠賊執張將殺食
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事
沈瑀之吳興武康人爲冊徒令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凌潤曰□遂鎖繫尚方歎曰
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
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
人上曰要人爲誰數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聲自至上知
其無罪並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
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事
貴鄉館陶人爭崗以魏德深爲長詔遣斷從貴
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早　高暉堂

境悲泣因從而居者數百家
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爲三輔之最上呼至
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隋書
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上簿太守荊爲舉
穆孝廉乃薦讓段仲才爲不聽遂懷板入見爲
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過是以與
論議便投板於內爲知不可移遂從之 司見文 向光贊
傳
馮良年二十爲尉舉檄迎督郵路慨然恥

在所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擬爲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漢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後漢書○范史云事類詳此入神部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洛陽尉時謂之香尉 述異記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七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趨馮夢桂訂

人倫一 總論人 君臣 孝子 賢子 誕子

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臏就而後能行三季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 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起於此 通曆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鄭樵氏族略

諸諜之不修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跡之後乃爲東氏之後乃爲氏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塵史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

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顏氏家訓

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善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

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潛夫論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姊妹爲從母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姊妹之子曰出出之子爲離孫侄之子爲歸孫婦稱夫之父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壻之父

爲姻婦之父爲婚同門壻爲亞爾雅

爸步可切父也毑子我切母也媦孟姊也媦[illegible]妹也父榘也母牧也兄況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男任也女和也廣雅

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也始生巳也母冒也含生巳也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王暀也家中所歸暀也王母亦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也弟第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巳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

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巳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巳祖以爲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巳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巳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曰外甥其姊妹女也來歸巳內爲妻故其男爲外甥之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巳內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離孫言遠離巳也姪之子曰歸孫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妻之姊妹曰姊娣弟也言與巳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

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叟也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

敬奉之也又曰兄忪是己所敬見之怔忪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

嫡也　釋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

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董子

父歿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

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而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

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
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一閏天
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
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
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
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
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
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
恩故但揉之也（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
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
之稱也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
之兄弟何兄者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
也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
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
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
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
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
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
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
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
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
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
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
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

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
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
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
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親恩愛究竟也謂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
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
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

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爾雅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管仲擁兵班固幽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劉書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以上典

上文小異並存之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幭裹首而死葬以楊門之扇 管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新序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

豹之居也厥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厥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厥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賞之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見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宛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並上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犯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當與處不見思之雖

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新序[illegible]呂氏作 文十[illegible]作莧譆

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繈緥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

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上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酮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

當房之賜者蒲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臥不能賴叓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賈子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 說苑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 上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猒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

釣網禽獸猒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 韓詩外傳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椳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其墜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並上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三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

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爲人臣侮其主

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鬭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鬭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爲上客 並上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爲諤諤之臣筆墨操牘從君之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 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説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上

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

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係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黶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之論語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說苑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夫而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新序

曾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慽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墨子

知伯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季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説苑

豫讓爲知伯報讎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瑣語史系略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韓非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説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

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
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巳不
用若古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
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
墨者有鉅子腹𧋘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巳令吏弗誅矣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𧋘對曰墨者之法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

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𧋘不可其不行
墨者之法遂殺之 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
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
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
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使王歎曰使吾得
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 華陽國志
邾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

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
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
也 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
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
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 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
子之謁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 上
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

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
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
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
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
臣者也 呂氏春秋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
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
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上以成下孝子

伯奇旣沉於江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爲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須兄弟三人兄從軍二季不歸離須當往輸屬其弟於所知弟欲同往離須因止之去數日弟夜亡莫知其處離須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其操曰子安之 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說苑

孝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尸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俗說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

參方到卽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 論衡

曾子見益母而感 本草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淮南子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公羊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為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 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蕭廣濟孝子傳

張掖邳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 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 師覺授孝子傳

笪彌字道綸匆坐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兎在其左右 王歆孝子傳

孫期字仲彧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 後漢書

吳郡馬皓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强為餐飯郁察母顔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蔡順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上已搜神記畧事與此大同不重錄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

身扞火火爲之滅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内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譯遭父母喪六年雉鵠遊狎其居麞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絕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海内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兔素狸擾其傍皓烏雚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吴王虚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醋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再實

樂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伏亭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孝子傳
晉孫略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爲孝行感通故神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曲阜縣高平鄉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烝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烝爲孝道於月中爲孝道仙王玄烝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劵令傳授丹陽黄堂諶女真諶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

道傷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骸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遺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

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看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殷惟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十六國春秋

符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泯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涌源池有芙蕖如車輪　幽明錄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迫夜即得安寢乃夢一小

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年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冰凍僚仰天歎泣脫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決僚卧處冰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即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搜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溫席　上

郭世道孝行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

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傷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宋書○又旨以數以變死孝武改所居爲孝旅里附記于此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竈前忽生泉水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燕頷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穎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庾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鄉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

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談藪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

為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齊廬陵庄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 [illegible]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叔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

冥祐願花竟齊如故七日齊畢色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

劉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楷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 南史

梁彥先七歲父篤疾求紫石瑛不得彥先夜禱忽閨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着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

齊江紑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答曰純誠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濬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非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耳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披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

一时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崙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旌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南史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常得疾恍惚踰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右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卽于囊中取九鍊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

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

庾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母死所坐薦淚沾爲之爛墓忽生松栢許株有異常松

梁庾子輿字孝卿武帝時爲尚書郞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峻艱難啟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灔澦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 並上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

疾差無勞白苦未曉而毋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烜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過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 南史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攜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特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北史

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

母閒患病秋容貌毀悴髮皆盡攻母終遂絕㭊
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
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兎奔入秋廬中匿秋膝
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嘗宿廬中
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
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
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
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

以供母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
魚泉焉
梁何瑚字重寶爲非征諮議事親恭謹母病求
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
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
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
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和人感檀越至
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
忽不見爐煙香氣一旬方歇 以下闕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
四龍皆爲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時人謂八
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
陽里 後漢書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語林

陳紀父寔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湘東王繹孝子傳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
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三輔決錄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 後漢書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
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
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力矣 論衡

李宓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 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二鳳 上

戴碩子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宋書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獨正坐採蠟爲鳳凰首曰此子終爲長者 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常家貧常備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任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並上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與尚書郎兄贊鑑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春秋十六國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此唐事因休文附此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 齊書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髫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上

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後魏書

傅竪眼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名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此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

請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禹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上○以下誡子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

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操其果之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符子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詔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愼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

叔何所説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與叩汝老聃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辯其指歸六十

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何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

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八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況我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來也汝年入立境方應

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與膍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矣南齊書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

魏收以子姪少年須誡厲遂著枕中篇以戒之

齊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顔氏家訓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 演訂

人倫二 叔侄 兄弟 夫婦 戚屬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續漢書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涕泣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晉書

王僧虔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弟子更踰

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亾兄之徽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南齊書

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幷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

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北史○以下兄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嚻曰良以卯日生嚻以巳日生良則以嚻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嚻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西京雜記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頴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頴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

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矣吳志

孟顗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晉書

梁讜字伯言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十六國春秋

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言業不廢聚徒敎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

請之指廳事前古椰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
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瓛
琰之曾孫琰聞時爲丹陽尹 南史
劉訏與從兄歊各稟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
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
儉歲之良穟寒年之纖纊 上
蕭光保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
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

之以況巳也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僧佑門佑輒
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
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嘆曰此吾所望於
若人也世並賢之 南齊書
沈懷文三子淡深沖仕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
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 南史
辛普明居貧與兄共處一帳
到溉字茂灌弟洽字茂沿皆有文才兼善玄理

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
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並上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爲狹被蔬食以激之
之橫曰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
百幅被 梁書
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
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上
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
尉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

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
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
恨 後魏書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
稱英妙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北史
梁愔爲從兄昱所重曰是兒我家文龍 北齊書
盧潛與弟士邃少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弟足爲
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上
北齊崔㥄爲侍中弟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

日拜授時云雨鳳凰臨飛北史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上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意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論衡
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

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後漢書
李鴻字奉遜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殺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剄耻門戶斷絕自分代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適記便欲鴆而死

李元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並上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會稽先賢傳
趙熹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熹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

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東觀漢記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躋兄遂託病痾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窗其穿宂奪輝衣衾窮夜獨處兄無聲響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頫仰因語上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變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留計共鬬武

伯歐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投杖於地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 風俗通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後母弟覽輙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闓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 並上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穤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別傳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須托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 搜神記

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其妻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爲寺號爲朱明寺 吳地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

以他語亂之 宋書

荀林宗字君儒乘木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 異苑

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宅與弟軌 南史

侯景之亂韋昕兄昂於京口戰死昕尋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昕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注昕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上同

太公望少娶馬氏老而兄去賣漿孟津值天大

涼改業販麵又値大風貨於棘津讐而不庸屠牛朝歌天棄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曰

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令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發甲也 韓非子

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吳越春秋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

敬君常居饑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嬉笑旁人謄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以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恐聽許 說苑

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鑊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志因授以背使

杖擊之而自撮其陰出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與隣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戆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孔叢子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韓子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文榆誓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

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死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隣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啟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鞫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搜神記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別傳

初黃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脚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後漢書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已而生

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搜神記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才美流祭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曰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幽明錄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後漢書

洛中一人失妻管輅令與擔豕人鬬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 異苑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桃人茅馬 酉陽雜俎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更取妾故也 典論

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産後如其言矣 幽明錄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為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毎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

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述異記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為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

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問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及入戶即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誠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遂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爲妻焉 廣記

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

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名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本待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永和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

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後乃延世之孫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云兒何由得
亾女發耶世之呼問兒其陳本末李張並謂可
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
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
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
而別 並上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
令巳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
旣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睽見夫人季德

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
遣實無他故 符子
石肇聘廣川劉典兒女肇甚懽之拜長樂太守
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敎可爾不可爾時人以
爲嗤謔 趙書
李弇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
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
以目其舅氏昔弇耿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
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

劉凝之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
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水經注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
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
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
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
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
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

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續搜神記
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
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瓛折蕪而去因名靡蕪
澗 金陵故事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楊稱之爲潘將軍 北史○以下戲謔
昔者夫婦有三幡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
幡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旣作要已
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人家偷盜取其
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

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
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
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
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
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
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
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
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法苑珠林）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

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
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匃得一金珠見像面
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將往責
令修造金師聞倡歡喜爲治用補像面因共立
願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眞金色恒受勝樂從
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眞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
極最後託生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倶
律陁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
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爲勝瓶沙

王有金犁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招罪咎
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犁唯少一具其家
有犁最下之者其價猶值百千兩金有六箪金
粟一箪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
子多年無應瞋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
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
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即當梵天王廣宣上
事梵王即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絕即

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
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眞金色光明赫奕照
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
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
自思惟世所耽著惟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
志淸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
計語父母言能爲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
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

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言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身眞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强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即爲娉得既到大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

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觸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啟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即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爲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 付法藏經

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譬喻經

王僧孺被勑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推之當起漢代 梁書

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疎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 上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 晉書

謝藺安八世孫也父經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强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孝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南史

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梁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國語

陳勝既立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愧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王曰善 孔叢子

晉劉弘牧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爲襄陽守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荊州一州有十郡矣安得有十女壻乎 晉書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廄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流

涕申欵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舉人也久矣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廄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十六國春秋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爲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毋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

後仕符堅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
丞上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

隴西董斯張纂
閩中陳一元訂

人倫三　師　友

伏羲師於宛華（□宛華子○路史）

神農師灈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塡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
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顓頊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之流

以濟其明而昇其聖（采以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繆新序作紀作綠圖錄）

帝嚳致學栢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
而拜師於牧德（記帝嚳時拜師牧德授四極明於帝九天真王於牧德之堂殿帶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發之鍾山而大帝受書於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帶藏之鍾山北阿鍾則古王子晉鍾山授九使十變之書暉遇日月游行星辰其□雖及李與氣生滅存天皇受帝嚳玄符文於山牧德之室今在）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汨沕

堯師於善綣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吾綣曰□尹卷中尹壽也尤□等作君疇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尚由者友堯師臣也）

舜師紀后紀后之君即蘋后故師紀云舜師蘋后拜蒲衣即披衣高士傳披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避以天下安矣親覩卷卷即春學於務
成郃問於務成郃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
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
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劉序作務成子附荀子作務成昭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
天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高士傳
黃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
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韓詩外傳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
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贄湯師小臣呂氏春秋悉諸作悉老姓作清潛夫論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呂氏春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言忽古今顏回侍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尸子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
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
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
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
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

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
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
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辯
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
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
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
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
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談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

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凡存於室甲者之屨皆陳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逆焉）往來過人不履影（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謙慎之至也）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

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大戴禮

顔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

言偃吳人字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　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問政焉　顓孫師

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子遲　有若魯人字子有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

魯人字子長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蒧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顔繇顔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其父菫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

乃力聞　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
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
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
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
子牛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
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
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
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

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
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
母為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魯人字
子魚　顏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
寵衛人字子若　曹卹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
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年相比

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
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
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
自然也　秦祖字子白　奚蒧字子偕　公孫
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蒧字子尚　穰駟赤字
子從　冉季字子產魯人　石處字里之　薛
邦字子從　縣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
黑字子皙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楚

人　榮旂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
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
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魯
人　句井彊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
子蜀字子明　邽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
字子叔魯人　孔弗字子茂　漆雕侈魯人字
子斂　縣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上
仲尼素王以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論語摘輔象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列子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 論衡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呂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新序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 韓詩外傳

子胥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 越絕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

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 呂覽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後漢書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自髡剔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贓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成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疋

范升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傍大言曰范升二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驚懼乘輿舉弓射之又以戟叉政

傷胸不退帝悟出升 並同上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紀

李固為梁冀所害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 後漢書

賓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焉

劉愷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規爲膺門徒而未有牒錄故不及譴毅

曰謂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並上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 華陽國志

邴原師孫崧崧曰兗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游學八九年歸以書還崧

楊厚字仲桓門生三千人卒鄉人謚曰文父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魏志

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上

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遊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零陵先賢傳

蕭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魏名臣奏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

衆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笑林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魯國先賢傳

庾異行嘗與子弟樹籬跪而進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吾不忍爲之　王隱晉書

劉巘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

諸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　南齊書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　南史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覩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之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北史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

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至者不可勝數而性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常有所教授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北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北史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覩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斂如也闔而不張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然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仗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文中子

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illegible]

許由之友曰巖僖 路史

散宜生閎夭南宮适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管子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莖游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 新序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

陝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上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申胥生於楚吳而善用之釁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有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於是楚王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說苑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貨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更曰再怒其主非常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孫盛自理義

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謁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illegible]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

室乃刑白鷄而盟焉（列子）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韓非子）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爲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爲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邇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列士傳）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閑心目足矣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莊子）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春秋後語）

吳有士曰張胥鄙謂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謂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大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閟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

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閭閻開之令吏釋之張晉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厲遽受之乎踰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新序

汆園恩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安期有勦絃之憤 抱朴子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雜記

平陵吳敞在吳章門下後為王莽所殺莫敢收葬敞時為司徒掾收其屍平陵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 上

梁鴻初與京邑肅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東觀漢記

郅惲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乃出因病去 後漢書

楊政請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脇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掠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
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
鮑後有慶廉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
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求去至洛陽變
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
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謂曰卿何似我故
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
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蔣龔久病
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
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
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
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常先着衣入須史出
解與史雲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
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
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
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
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

養親賃爲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
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
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
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
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
陽值元醉卧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

危
吳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上

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三輔決錄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

還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之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待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風俗通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

老下有翁小願相隨俱入府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閒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闇狃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酬宴乃別伯休後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上

杜喬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

者嵩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 後漢書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輙乘輿出門迎之 膺家錄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輙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

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十五爲父齋書請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汝南先賢傳

崔瑗好士愛賓客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嗤也終不能改倅祿盡於賓饗

[illegible]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二龍

王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論衡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illegible]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昔邢高呂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晚耳 鄒子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

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卓恕當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須恕至時賓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 會稽典錄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 廣記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蜀志

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談極日 文士傳

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力救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詣獄明冤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冤孟玖又殺之 晉書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 晉書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宋紀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賜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風俗記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南史

王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

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寔物莫之窺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上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蒞官清約殷景仁劉湛
並與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
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宋書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尤貧素不推先
之劇戒柳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
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以事繫獄請峻求
救焉峻終不助之南史

蔣貿義與人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
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
契陶後解紱結宇中茅仍請貿度嶺相就經典
藥術常並論之太平經
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
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
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益部耆舊傳
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
賓客輻輳有故詣之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

何敬容殘客南史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
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鮑正爲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
語曰無處不烏噪無處不逢鮑佐並上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頴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
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
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
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

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北史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趙東還贈遺
之書曰伏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宋遊道與李奘定死交
冠儁字祖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少爲司徒崔光
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交儁每造光常清言
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
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

西安君頻覆不遺其爲通人所敬重如此 並上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 幽明錄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太原王稺登訂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史通

巢父許由與樊豎相友由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追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覽方飲其牛乃毆而還 路史○又西湖游覽志云許由隱林山稽留峯者即其遺蹟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 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

乎 嵇康高士傳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

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峨眉諸名山食菌櫨實服黃精俗傳以爲僊 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積挂松項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莊周隱于山岳齊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餓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 琴操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潛竟終身不屈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閒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illegible]

峪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此山也 水經注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袁良□□傳

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 隸釋

歇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爲巢由洗耳清溪

老萊子親殁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蔫艾爲席 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戸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 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眞仙也云姓黄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僕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横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暴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黒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

歲不逢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將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闇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覺遐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録異記

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内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爲友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陳留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卧詳僞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進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反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使

曰子爲之號鶩於市曰鷄也共曰非鷄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共不卽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鷄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短長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城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高士傳

鄭樸字子眞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眞所居名爲鄭泉 雲陽宮記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淸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脩身德隱於岍山遷旣淸貴乃與書勸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悋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

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竊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岍山岍人立祠號曰岍君 高士傳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强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對曰束身王朝其如非山之雲何 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高士傳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玦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塡咽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

僊橋云 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齋封梁宋之域好事覺之輒去

哀安頁瞎睛箸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曰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 考道學傳云樂鉅公諸宋人號曰安丘丈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遯山谷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

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同上傳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厓玉笥山

鶡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絕 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後漢書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樓

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輩必矜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 王僧虔吳地記

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北海耆舊傳

後漢袁閎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爲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爲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以時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法每歲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illegible]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其道乖矣 後漢書

桓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乘柴車來以爲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後漢書

夏馥以聲名爲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馥乃自翦鬚髮變形爲冶家傭親突煙

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覩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子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夫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遺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並上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穉墓首曰思

賢亭 列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盻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肯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鬩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爲長史烈爲商賈自穢得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箕爲業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三輔決傳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 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儕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

人號爲任徵君 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煑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䱐祝䱐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羖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羺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鉅鹿張臶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光榮哉但主簿奉書致乎酒之禮 魏志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

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 晉書

籍游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 上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𡾰然嘆息 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
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
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爲鳥鳥所食顛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
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
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晉書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
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蟛以資養雅善談論
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統悖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
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
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
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
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 上
晉齊王冏秉政張翰曰吾釆南山蕨飲三江水
足矣 晉書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 搜神記
蔣洪貧無僮僕雞頭頹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
室 抱朴子自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
綱否閉鳥獸爲羣伏自惟忖甂甌瓦器實非瑚
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
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
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
憐微命寄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
濁清流 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
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 上
許邁小名阿映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
山林猶魚得水也 典論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
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
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
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

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李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子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華陽國志

庾袞有異行潁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往請受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逡巡形益恭而有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 晉書

索處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

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口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諡爲玄居先生 上

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槩尤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 南康志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榮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晉書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見有饑者悉分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木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縣數花蘋摘撚且嗅怡然自若

陶潛或云字深明 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

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十六國春秋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爲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涌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逝傳耶虎悦其言而止 同上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南史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使爲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同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叅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叅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栢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鬚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羨魚蔡鳥哉永明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南齊書

趙僧巖栖遁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

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 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南史

劉訏字彥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上

劉訏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田秀堂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

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爲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淸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男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巳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輙當申譬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驥

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茍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許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劉虬字靈預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棋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虬精信釋氏

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戸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栢望之五采出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二年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舘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戸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

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並上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猨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 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擒謂江斅曰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湼而不緇曰白

至於蔡休明者不可謂之夷白乎 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蚿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蚿賦以自况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朱午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經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或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並上○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急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梁書

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不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稱之客寧有倫言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渾於茲永已 上

劉慧斐字宜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垢先生 南史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梁武帝建五嶽樓貯之天監十四年有青鳥降于隱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南史

庾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 上

裴衍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隱嵩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痾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詔曰知欲養痾中嶽練石嵩

嶺稲素雲根餌芝青髮深用嘉焉便從來請 後魏書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爲殺鷄炊黍並不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

養子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以付螟蛉見榮華蔑如也

鄭羲字靈雀隱居榮陽三窟山傲誕不自覊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鸛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 並上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樓幽谷靜掩衡茅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illegible]以娛其志

高歡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爲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

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内棲隱盡名舉耳獨卿知道卓然寰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太平廣記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後魏書

徐則入天台山因絶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北史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 文中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賞樂爲業人莫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御遊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輒書老

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范　汭訂

方伎 醫　卜筮　相　棊博諸藝　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呂氏春秋○又郭璞巫咸山賦云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未詳孰是

神農始究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醫書 物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謂五毒五藥

醫師眾醫之長 醫之所用共音恭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 疕曰頭瘍曰疕身瘍曰瘍皆造醫師求藥若今之手造七到反 則使醫分而治之 醫師使眾醫分治之病使為醫分而治之處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每歲之終醫師考眾醫之事功以制其食祿 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庶羞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八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掌食醫則調和其齊焉和去聲齊才細 凡食齊眡春

時（食宜溫也）羹齊眡夏時（羹宜熱也）醬齊眡秋時（醬宜涼也）飲齊眡冬時（飲宜寒也）凡和（大凡調和飲食）春多酸（酸以養肝屬木也）夏多苦（苦以養心屬火也）秋多辛（辛以養肺屬金也）冬多鹹（鹹以養腎屬水也）調以滑甘（[illegible]）凡會膳食之宜（會合也膳食各有相宜）牛宜稌（[illegible]）羊宜黍（[illegible]）豕宜稷（[illegible]）犬宜粱（[illegible]）鴈宜麥（[illegible]）魚宜苽（[illegible]）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所以養生爲主然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酸削也上氣逆喘也）以五味五穀養其病（五味鹹苦酸辛甘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五氣五藏所出之氣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五行相生則生相尅則死故以此眡之）兩之以九竅之變（[illegible]）參之以九藏之動（[illegible]）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也）以辛養筋（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也）以鹹養脈（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也）以苦養氣（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也）以甘養肉（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也）以滑養竅（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玉上）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二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抱朴子）

傴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謂季月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

則可與瘦病者同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捺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一名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文黃崔一作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上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物理論

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賁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子世紀皆以爲伏羲蓋不有其始知周者其終

炎帝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之爲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芟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詩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出曰疾不可爲

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龢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八季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

彌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
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
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
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
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
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
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
年平公薨（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

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
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公孫尼子）
麗媛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
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
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媛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
二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
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
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

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鑱
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
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
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
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鶡冠子）
扁鵲造軒光之竈入成之湯（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
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
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
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
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
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
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

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列子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列子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

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列子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若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于玉學方脈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大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懾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

愈也 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搜神記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刳腹治病不起於華它抱朴子云仲景開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本傳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 小說

劉平向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

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以

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因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 華佗別傳

裴顔通博多聞兼明醫術 晉書

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瘧尤工甚爲當時所嘆服焉

皇甫謐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爲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脣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語視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李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煑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

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 建康實錄注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續搜神記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
達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 [illegible]
晉殷文祥一名道筌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
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荆州時多疫癘無貴賤
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
即施與貧者又多爲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
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
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别往并露
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

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
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
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
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
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飲服莫不皆愈
劉涓子晉末聞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二丈走聲
如雷明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爲劉涓子
所射問之爲黄父鬼也尾小兒至其止見三人

一臥一看書一擣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
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鬼遺方
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絶衆醫以爲
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
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虵能動懸柱上水
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 談藪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嵇叔夜並
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
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 南史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于醫術曾有一嫗患
滯疾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
須死人枕煑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
馬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
五腹脹面黄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
蚘耳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服之得
大利蚘虫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
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
肝可覓死人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

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但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 南史

王僧孺工屬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梁書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齊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南史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軍參軍李猷焉 顏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厤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踈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臂敵之必

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奇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最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臂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臂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淸暢敏既頻勝群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臂公與敏談論至若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敍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皴詞氣事汎於賢不自得因而成病與疾非歸木遂中路而卒[illegible]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北史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illegible]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北齊書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彊服遂得汗病愈續世說

北齊李元忠每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書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上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吃鱠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啜之遂愈

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以下卜筮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

鄭舫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蓍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棊卜京房始以錢卜 物原

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

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

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蓍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

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

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書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蓍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

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禮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謚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 白虎通

大卜掌三兆之法 [illegible] 一曰玉兆 [illegible] 二曰瓦兆 [illegible] 三曰原兆 [illegible]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illegible] 其頌皆千有二百 [illegible]

[illegible] 掌三易之法 [illegible]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 [illegible] 二曰觭夢 [illegible] 三曰咸陟 [illegible] 其經運十 [illegible] 其別九十 [illegible]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illegible] 一曰征 [illegible] 二曰象 [illegible] 三曰與 [illegible] 四曰謀 [illegible] 五曰果 [illegible] 六曰至 [illegible] 七曰雨 [illegible] 八曰瘳 [illegible] 以八命

者贊三兆三易三變之占（以八命作龜[illegible]）之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周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開出其占書也）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大事大卜眡高則小事小卜[illegible]）以作龜（[illegible]）致其墨（[illegible]）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illegible]）以授命龜者（[illegible]）而詔相之（以事也相[illegible]）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illegible]）

地龜曰繹屬（地龜黃[illegible]者繹也）東龜曰果屬（[illegible]）西龜曰靁屬（[illegible]）南龜曰獵屬（[illegible]）北龜曰若屬（[illegible]）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illegible]）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illegible]）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

菙氏（[illegible]）掌共燋契（燋即灼龜之木也契[illegible]）以待卜事（[illegible]）○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illegible]）以八卦占簭之八故（[illegible]）以眡吉凶（[illegible]）凡卜簭（[illegible]）君占體大夫占色（[illegible]）史占墨（[illegible]）卜人占坼（[illegible]）凡卜簭旣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illegible]）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illegible]）二曰巫咸（[illegible]）三曰巫式（[illegible]）四曰巫目（[illegible]）五曰巫易（[illegible]）六曰巫比（[illegible]）七曰巫祠（[illegible]）八曰巫參（[illegible]）九曰巫環（[illegible]）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illegible]）上春相簭（[illegible]）凡國事共簭（以共國家[illegible]）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爲太陽月爲太陰星二十八宿辰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歲時天地陰陽之氣占六夢之吉凶也）一曰正夢（[illegible]）二曰噩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illegible]）獻吉夢于王（[illegible]）王拜而受之（[illegible]）○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周禮）

古司怪主卜（元命苞）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惕惕（音敕）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强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變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顏氏家訓）

蓋闇玄梈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鐘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道邃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蕪而爾之竊自許矣（[illegible]）

昔者禁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熒惑云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歸藏）

傳說賃爲赭衣者舂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 拾遺記

武王代紂卜之而龜燋占者曰凶大公曰龜燋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一云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穆天子傳

民西大家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爲秦伊山 越絕書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蠡卜傳說自給 春秋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廻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閒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衣服潛行與左右賫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採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洞冥記

嚴遵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高士傳

漢安定皇甫嵩眞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吉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眞又曰北部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

即以壘焉（[illegible]傳記）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算曰甘蔗

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産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殺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組上蒸肫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彦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

茂請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彦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頗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南家哭即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

三事搜神記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
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黄
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搜神記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
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
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
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

又烏來入室中與鷰共鬭鷰死烏去有此三卦
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
輅曰非有他禍直客舍作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
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
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鷰鬭者
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
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
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
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
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
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
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汙累天真後卒
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
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
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
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
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
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

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
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
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
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
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宜乎搜神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
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
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
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

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于是掘其空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

孤魂冤痛自訴于天耳 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 魏志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悸病即愈 搜神記

楊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伐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群鳥數千廻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 上

王宗以貲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于縣庭而逃

王長文闔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華陽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謂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

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爰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至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器復可二十餘萬于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晉中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能舒長部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魂友爲筮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上）

隗炤者汝南民善于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輙止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遂齎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命侍者取筮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妻兒者恐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之言（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存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

合膏藥幷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鬭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搜神記）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

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伺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栲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季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

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活之效上

釋法願移居吳與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蓍爻卜相備盡其妙 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邪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低有一鼠逕前喚喚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遂差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弟卜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鳥來鳴即便發作按卦當得獨豬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見一丈夫衣服甚黑在戶前立逕呼婦人語其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殷侯共議此事曰烏日之禽豬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

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上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賞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齊書

阮孝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三交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

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季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退之道便當高謝許生 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

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一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章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 顏氏家訓

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琥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垢之鍑曰上既爲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恪於是神服後周書○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

乃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緯天關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頞蛇行鷙立猴喙烏咮犲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取栖遑之迹豈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嚴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梁劉孝標相經序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于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于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于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

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聚閱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 吳越春秋

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爲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

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爲列侯 論衡

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上

有能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能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和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嘗依淵以觀視有相見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病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濟遂至司空 項氏始學齋錄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後漢書

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戲言遂驗於今欲阿騖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 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夭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

謂之昆侖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
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繞膝日月入懷生孝武
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
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
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宣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
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
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鑒使兼恐不
得善終 三國典略

後魏末有吳士至非聞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
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
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
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
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
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乎
後齊諸王大臣踼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
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 上
宜修容善許負之術 金樓子

念賢字蓋盧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
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
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 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
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
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
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 初學記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
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

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
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
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
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
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 魏氏春秋以下悉博諸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
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鬬草劉向作彈棋 物原
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

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遮絶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坺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 桓譚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雜記

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

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 抱朴子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逍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悼達入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絶云 吳錄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 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酉陽雜俎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韶李延寔頗奕碁時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于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梁國張惲字義元爲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于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 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絶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射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吉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碁 南史

梁王瞻善棋工射飲酒彌日而精神朗贍武帝

謂勝有三術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宫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爲黄門郎善奕棊棊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書

宋明帝好圍棊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

以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棊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皇帝飛棊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 上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天子非入於邸與丼公博三呂而决 穆天子傳

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 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能激矢還一矢謂之驍 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猿壺豹是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

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河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長行局帥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 後魏李郡序

雙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類要

與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諧祖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樗蒲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逆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

屬一慟而絕 異苑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合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北史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棋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爲不同 太平御覽

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鬬象棊則斅國事也 説苑

以上

幻術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呪方京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然變化萬物 陳杜升

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

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比使者歸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爲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列子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僊術之要而蹻鵠龍䖟之類奇種憑空而出　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黄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雹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宫中池水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

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群犀象獅子龍䖟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于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

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伸傴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雰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乃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

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淸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術術惑神怪無窮拾遺記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屛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列子

魯般燉煌人巧侔造化嘗作木鳶爲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年卜日般所爲也於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日吳中大雨酉陽雜俎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翱翔軒軒惟恐飛躍拾遺記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

虎所殺 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說苑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

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闇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而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作靈夢臺歲時祀之 拾遺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後漢書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閉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記

石苞謂管輅曰君卿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遊于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爲異知術不爲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因耿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神仙傳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本衙　高暉堂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搜神記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上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以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本衙　高暉堂

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而含之再三吹呼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

籠子中籠不便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卽復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

夫内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内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貲財巨萬而性慳恡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罌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廚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作父母在牀也 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答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 同上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沲嘘之便斷瘡又卽飲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鵲來萃夜咒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

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幻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鏁少日已失所在 異苑

王恭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爲廷尉有一人與道士訟恭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恭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爲青龍裂睛呀口擬恭恭有欲噬之狀恭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叱之遂飛入雲去恭於是請道士命上坐以爲神人因求問將來秩

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人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攜之而去蓋劍仙也　異記

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後魏書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敬鼓取看皆化為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買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殺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于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卻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儐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廣記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奏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

大噓氣盡成雪（劉興記）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三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趙馮夢龍訂

閨壼　賢母　賢婦　節婦　孝婦　孝女

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續郡國志）

崔發事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禮加之號成義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後漢書）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恩盡孝我自為計以絕汝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武即位命建廟祀之廟在饒陽縣

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買產業與從師長安（汝類書）

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師舉弟子元珍叩頭謝過仲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

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redacted]止四珍復起（[illegible]國志）

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陶侃爲潯陽縣吏常監魚梁以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范逵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晉書）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上）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壼曰廢學既久尚傳零落周儀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前秦記）

王大司馬魏夫人性甚嚴整王在盜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家訓）

任逵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又生才子逵生昉年十二從叔遐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南史）（以上賢婦）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夫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列女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

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代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上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韓詩外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荊 國語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不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荅子果以盜誅 列女

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破魏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

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哭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 列女傳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傅玄求爲繼

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
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
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李何與之爲親密
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
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
妻鋤於後（上）

劉疑之妻郭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疑之共
居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

輒以施人（晉書）

晉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爲文明
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
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
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強舉致車上反
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
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
敝陋特免罪（上）

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遂妻
常量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爲量斛
夫人（列女傳）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
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
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
肅非元脩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
恥五刑三千益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
儁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
不長也且夫神儁恍惚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華陽國志）

禮脩趙嵩妻趙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
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終引咎不
道姑卒更嫁更慈愛之鄉人相謂曰作婦不當
如趙伯高妻乎使惡姑知變可爲婦師矣後姑
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
中後道來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
賊不道也衣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上）

朱百年卒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孔氏米百斛

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以比梁鴻妻（南史）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宣武時金龍為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諭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

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中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綫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衣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陳書○以下節婦）
貞女引一曰處女吟魯次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為隣人所疑于

是褰裳去之入山中見貞女廟喟然太息援琴歌曰槃駭骨於林兮託神靈於貞女自縊而死或云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女貞木歌（琴操）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女不聽拘於深宮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或云離拘操箕子所作也（上）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

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二雉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遂不見傳母悲痛因作操曰雉朝飛 古上

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詞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鵷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蚤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況於貞良雖有賢雄終不重行 列女傳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功曹

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敕吏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遣客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其拜命兄弟嫂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息白兄嫂念一死爲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 華陽國志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

十四日執夫子俱浮出 異苑

陸續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恭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苦有令性幽明俱著苟陵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續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

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躬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乙紫聖朝厲化爵酬前訓上開天聰下齊坤序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皁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二寡婦者淑也將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 [illegible]

吕榮者吳郡許升之妻也升爲賊所害榮貞烈
自守黄巾賊陳寶欲犯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
之是夕疾風暴雨雷電晦暝寶恐懼叩頭葬之
而去縣府君聞榮高行出錢助縣爲冢因名曰
義婦阪 列女後傳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中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
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
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脅懼見拘
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黄鳥鳴

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黄鳥
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華陽國志
陰瑜早卒荀采豐少艾爽奪之以適郭奕因令
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
未成懼有人來以衣帶縊死 晋書
伏見族祖吳國亡民留春孫彥妻環少偁令節
服膺道教逮嫡孫氏恪居婦職宗姻行傑奉禮
而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
終抗義明節循竭私産以供葬送禮服既終而
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illegible]
人 事
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
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
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
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
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
奇 南史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
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
爲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
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
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
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秋
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
廻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
墳所亦死 [illegible]

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昭著女誡豐生爲書以難之辭猶可觀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後漢書）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後漢書）

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士謝夷吾爲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謝承書）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困蹶嘗女會有女善調謔往觀於是盛飾共載行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彼嘲鍾傳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蓋言㧾也兄弟多髯故云（談藪）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深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從莫不稱美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

郗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渙之操之并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爲舅所重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云（南史）

前秦符堅將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

州刺史以苻堅滴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虜有危逼藉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

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賫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逾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廻文盛見傳寫 武后御製

齊鮑令暉詩齊韓蘭英詩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淸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度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

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太捨等爲女學士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

煬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進合

歡果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僊遇馬急撻解絳僊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絳僊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予之石郊

南女傳

宜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娥父吳人文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口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爐口娥所躡二屨浮出於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爲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死

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以誣款刑于市青臨刑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立宅歸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十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間闊二丈有餘石質有綠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水經注

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人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高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砌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汲器化爲石形頭似

鷄主人號曰鷄山其水爲娥潭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勺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雄乘小船于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 搜神記

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攜父母逶任紡羅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 [illegible]

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爲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孝感所致也 齊書

蘭陵蕭矯妻羊氏至孝候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日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

羊緝之女佩任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

曰女表

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列女傳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

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無
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
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
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
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
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邪
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
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
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

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衞
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
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
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
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
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
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
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
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

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
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污此刀刃令汝輩見
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
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
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
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
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
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
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

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
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
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
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
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
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
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
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
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

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其於不聽所執娥親復言
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
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
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
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
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
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
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
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皇甫謐撰烈女傳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
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
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
突圍而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上且戰且前得
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
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樂府詩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三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四

隴西董斯張纂
吳郡范允臨訂

閨壺二 妒婦 美人 孕育 禖祀 女婦 尼 婢 變異

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余懼其生龍虵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國語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妒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妒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妒心遂生數男 杜蘭香別傳

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燿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妒女記

宋世諸王莫不嚴妒太宗疾之湖孰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輸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頹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於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

王姻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沖幾不免於強鉗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䠥淵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臨乎衍狀召之私節其言笑姆奶爭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奶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妮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本被故敕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

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顛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徹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寔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宋書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

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予雖不及而[illegible]說二
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illegible]亦令
家道轗軻三同也
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棊見親婦妬傷
其面帝曰爲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
休妾敕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
掃帚皂莢以辱之 上
長孫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妬而殺之大忿恨

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我不見于今三
年 以下美人
昔者績陽强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
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
二 周書
紂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illegible]
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
紂以免文王 六韜
赤烏之人獻二女於天子以爲嬖人赤烏美人
之地 穆天子傳
旋波夷光越之美女進于吳王肌香體輕[illegible]以
珠幌若雙旌之在烟霧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
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
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
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
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
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

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
城蛸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 拾遺記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孟子註疏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
以帛帶交結胸前後擦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
富家至以珠玉寶花飾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
妖冶浸失其制矣 新編[illegible]
秦引秦將倡偕門高所作也秦爲無道奢淫不
制徵天下美女以充後宮乃縱酒雜宮作戲倡

優宮女侍者千餘人駢門高見宮女幼妙靡嫚
于是援琴作歌曲未及終琴折柱摧絃音不鳴
舍琴而更援他琴以續之

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
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飲以瓀珉之膏飾以丹
泉之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
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
言其肢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
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

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
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終日無跡體輕
故也 上

秦惠公以美女遺蜀王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
作幽隱之曲 琴操

武都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
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留之作東平歌以樂之
未幾物故王悲悼乃作臾邪歌龍歸曲 琴操

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瑤姬曰我夏帝
之季女也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魂爲芝媚而服
焉則與夢期也 襄陽耆舊傳

漢武帝令宮人爲八字眉 梁冀妻孫壽爲愁眉

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

西王母浣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
翠雞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爲鷄飛去 [illegible]府名
詩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 玉膚柔軟吹氣勝
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

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
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
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
鳴相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王昭君姊歸人也有香溪即昭君常遊翫處 郡國
志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
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

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𢓨獨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雖慼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

然相縁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　飛燕外傳

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戲相謂曰拜婿如葛勃無恨也　異苑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啖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汙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蔕花開下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蓮五枚如豐來數即書其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爲雙蓮節　賈子說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絶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内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拾遺記

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統破藩而走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高貞之節何也遂隱床上披髮而卧不復言　晉書

綠珠姓梁白州人（小傳）

翔風因季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𥠖以獻之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illegible]）

何充後閤妓以翡翠指環換荊釵筆數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簪頭急以蜻蜓觸覷之（秘樓記）

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定而作書字皆端正（石虎鄴中記）

臨州王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釵直千萬（南史）

羊侃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尺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上）

高陽王雍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洛陽伽藍記）

河內人色美善歌其夫貌醜而好酒醉歸常毆其妻故其歌多為怨苦之詞或演其曲而被之管絃以歌時須搖其身因號為踏搖娘曲（琴操）

洛陽進合蒂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會煬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袖移時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世南草征遼德音於側寶兒注視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大業拾遺）

帝登鳳舸見殿腳女吳絳仙有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帝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雖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為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與羅攫為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迷樓記）○以

一産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荅曰此野人之鄙語耳君子不測𦒷安知胎之先後也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生三子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瘞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 搜神記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嫚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搜神記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是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搜神記

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至建安中女子生男亦兩頭共身 搜神記

晉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一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搜神記

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類見生於陳

東之國斯葢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以聞
上時有識者哂之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濞
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
有齒都連為一胸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
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
石頭之敗
長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
從瘡出母子平安 異苑

劉毅討桓修之桓遣人擒得毅妻郭美送與玄
遂寵擅諸姬有身及玄敗郭還遂產一兒一鼠
毅怒殺兒鼠走枯井中其後郭病死方殮鼠忽
來跳入棺內 異苑
元嘉中高平平丘孝婦懷妊生一團冰得日便
消液成水 異苑
魏郡徐遠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
一腳頭止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
異苑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婦生四子后爭
訟廷尉范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
母尸三男子于市 譙周法訓
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五歲便入
此山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焉 嵩高山記
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
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異苑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

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
任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
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
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
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
母右脇而出初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
為元乂劉騰幽于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于河
魏室因滋大亂

高揭焉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于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搆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 北史

昔王舍城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毘沙門然無子息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植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一指出大光明明照十里

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更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在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雖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親族爲殯斂其尸骸葬諸塚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傴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叵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荅之爾時世尊遥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荅言是是第二第三亦如是何故言道是時諸大衆此小兒與佛荅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傴僂而行復與時來共

相荅問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望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望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僧營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擯我即便瞋恚罵辱汝衆僧等即牽挺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

以塡字作是語已自經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百緣經）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棄之常河水後河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弛弓仗號爲賢劫千佛（以下集紀女婦）

周宣王始稱其女曰公主王諸侯女曰翁主魏文帝始稱王壻曰附馬唐太宗始稱諸王女曰郡主諸侯女曰縣主

齊莊王始封婦人以食邑漢武帝始封婦人爲郡君縣君王莽始加婦人夫人號宋文帝始封婦人爲國夫人

孟嘗君號其母薛公大家

王女天賜妾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谷用成神龍女降（分行）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廩丘前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異苑十六國春秋）

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妾名瑶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稗甘子）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韓詩外傳）

漢陳留考城史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

伹有千里輒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
以爲驗寔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貢
和姊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
千里再宿還報 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
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
二十侍從在廨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顔色
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
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

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汚如處女
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
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
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
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
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姿顔如故
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是之後遂死 搜神記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
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
間之衰禍凡夫遭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
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
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
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
驟爲之辛苦雖復鈇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
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
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厭病離於衰禍既
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
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

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
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
滅人慧明亦是獵圍掛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
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
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
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
日明菩薩經

佛告柰女好邪淫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
王法所疾三懷畏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

覓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戒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泥洹經

國王有女名曰拘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遥見王女在高樓上牕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諭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爲子故入王宫中常

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勑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爲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毁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婬火内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 法苑珠林

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

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許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嗁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録夫婦俱到神所即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黙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

女似此者見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
作念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娶之父母各
聞便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
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
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
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
書而見婦與奴爲奸悵然懊惱爲之結氣顏色
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
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

大夫人尚當如此何况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
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
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顏色衰
變故在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
通夫人乃爾何况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
婦尚爾何况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
僧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
道雜譬喻經
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
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
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
畜不歷下有洄水舡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
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
後上有一卵卒爲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
有一男子得抱持樹隨洄水中不得去廻有蒲
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
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

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
日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備上
目連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
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
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
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
常以三奇木頭篸鏡照面自覩端正便起憍慢
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
而死漂出在岸此蟲是其之身死後還生

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法苑珠林）

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斬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耳（搜神記）

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晉書）

華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鄴城起塋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

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郡者各令乘軺脅筆為白導從之塋上使兒子橫為使者授印綬也（英雄記）

吳興餘不鄉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沈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嫌女歸寧因之苧溪之北山崖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封海昏侯不受（圖經）

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華陽國志）

瑯琊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季旬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

宮于茲土者尚為

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南史）

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當山石室中無所修行雖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鶩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上）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子

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麁澀頭髮麁强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覔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授勅已覔得付王王將屛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娶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鑰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

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甚端正或甚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門鑰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意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覔疑隣里戲藏訪問不

見諸兒乘馬遠覔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兒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兎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終行不絕大理寺丞宋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出冥報記）

漢明初立佛寺同梵宿昱時後宮陰夫人王婕好等一百九十人出家司空陽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人出家（出法本內傳　釋氏通記）

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尼之始也

宋俞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是時兩姑妹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徑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

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隨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齋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峰嶺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從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 冥祥記

尚聰有妓十餘人及病不欲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法錄

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瞿沙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爲立字名曰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浣染衆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爲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 百緣經

佛在世時波羅奈國有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伽尸

絺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上○以下釋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

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管子）

濟陰戊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為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剃腹示禮赤心（後漢書）

潁川庾嘉德善卜筮蔡之事有人失一婢庾卦云君可出東陵口伺候有姓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且出郭果有曹郎上蔡徑便升車曹大駭呼生驚奔入草刺一死婢下視乃其婢也

顧行常不宜兒子其婦將產求術於郭璞為作卦得家人之蒙其辭曰巽子在上變值蒙女離殺高松陵夜徵火捍其凶養子之人名宜同法當字乳婢曰青蘇如其言呼兒果無恙（洞林）

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久弁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癖行步雖蹶了無前進隱疾雖明辭不盡顛小婢從成宿方之爰形如鷩痒言語喋偶聲音駭人惟堪驅雞宅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所困熟如泥（甚遊見與天公戲）

到攜有癡婢陳玉珠宋明帝遣求不與遣而奪之攜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攜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係上方奪封（南史）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羅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北齊書　房氏家訓）

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閥閱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獰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洛陽伽藍記　以下變異）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也（搜神記）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簒焉 搜神記

漢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搜神記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搜神記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豫章鄒匡明訂

形體

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强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 論衡

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旒醜以背者事也 大戴禮

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

之主
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淮南子
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臟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謂之候何目爲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而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

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謂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謂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

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謂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

變化者也　白虎通
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猖孩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礎句而不屈盤而不能仰也其神潤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媕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

人之重遅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爲赤其狀如覆蓮
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
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狐其神爲蒼龍其竅上
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
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
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
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其色黃
其狀如覆釜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

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軀區也
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身
伸也可屈伸也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
且以自覆冒也皮被也被覆體也膚布也布在
表也肌懻也膚幕堅懻也骨滑也骨堅而滑也
肢枝也似水之枝格也肉柔也筋力也肉中之
力氣之元也靳固於身形也膜幕也幕絡一體
也血濊也出於肉流而濊濊也膿醲也汁醲厚

也汁涕也涕涕而出也津進也汁進出也汋澤
也有潤澤也汗涅也出在於表涅涅然也髓遺
也遺潤也髮拔也拔擢而出也鬢峻也所生高
峻也毛冒也覆冒頭頸也眉媚也有嫵媚也頭
獨也於體高而獨也首始也面漫也額鄂也有
垠鄂也故幽州人則謂之鄂也角者生於額角
也頞鞍也偃折如鞍也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
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睫插接也插於眼眶而
相接也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

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
鼻嘒也出氣嘒嘒也口空也頰夾也兩旁稱也
亦取挾斂食物也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齒始
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也食少
者幼也頤養也動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
人也牙樝牙也隨形言之也輔車其骨彊所以
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頷含也
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
䫌車䫌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凡

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抆也漱唰所出恒加抆拭因以為名也舌卷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鼻下曰立人取立於鼻下狹而長似人立也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也口下曰承漿漿水也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其上連髮曰鬢鬢濱也

濱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鬢曲頭曰距距拒也言其曲似拒也項確也堅確受枕之處也頸俓也俓挺而長也咽咽物也嚥在頤纓理之中也青徐謂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又謂之嗌氣所流通阨要之處也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胷猶啌也啌氣所衝也臆猶抑也抑氣所塞也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肝幹也五

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大為幹也肺敎也言其氣敎鬱也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胃圍也圍受食物也腸暢也通暢胃氣去滓穢也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胞鞄也鞄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又曰少腹少小也比於臍以上為小也陰蔭也言所在蔭翳也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肋勒也

檢勒五臟也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肩堅也甲闔也與胷脅皆相會闔也臂裨也在旁曰裨也肘注也可隱注也腕宛也言可宛屈也掌言可以排掌也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節有限節也爪紹也筋極為爪紹續指端也背倍也在後稱也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尻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要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髖緩也其骨皮厚而緩也臀殿也高厚有殿遌也尻廖也

尻所在寥牢深也樞機也要髀股動搖如樞機也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為強固也膝伸也可屈伸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圞而名之也或曰蹁蹁徧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足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跡底也足底也踝确也居足兩旁磽确然也亦因其形踝踝然也足後曰跟在下旁著地一體任之象木根也踵鍾也鍾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釋名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關尹子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臟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管子

肝東方青其人姓為裴氏字君明衣青衣心南方亦其人姓為張氏字巨明衣赤衣肺西方白其人姓為文氏字元明衣白衣腎北方黑其人姓為玄氏字子真衣黑衣脾為中央戊子土黃其人姓為巳氏字元巳衣黃衣知吾者生不知吾者死知五藏神名字與天地道等長存常呼之與之俱有走行令與神俱之所差也不與相知不與之合死亡出黃泉何得長生法

至道不犯夬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鍔鋒字羅千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黃庭內經

六府者謂肺為玉堂宮尚書府心為絳宮元陽府肝為清冷宮蘭臺府膽為紫微宮無極府腎為幽昌宮太和府脾為中黃宮太素府

肺神名為青龍字蟲龍子方心神名為豪丘字陵陽子明肝神名為方長官字子元腎神名為雙以字林子脾神名為黃庭字飛黃子

腦神名覺元子字道都形長一寸一分色正白髮神名玄文華字道衡形長二寸一分色玄皮膚神名通衆仲字道連形長一寸五分色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項髓神名靈謨盖字道周形長五寸色白素衣脊神名益歷輔字道柱形長三寸半白玉素衣鼻神名冲龍王字道微形長二寸五分青白黃色衣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形長七寸正赤色喉神名百流放字道通形長八寸八分九色衣肺

神名素靈生字道平形長八寸一分純白心神名煥陽昌字道明形長九寸色赤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形長六寸色青黃膽神名龍德拘字道放形長三寸六分色青黃綠左腎神名春元眞字道卿形長三寸七分數變白赤青五色無常右腎神名象地無字道生形長三寸五分色白或黑脾神名寶元全字道騫形長七寸三分色正黃胃神名同來育字道還形長七寸色黃腸中神名兆滕康字道遲形長二寸四分黃赤

色胴中神名受厚勃字道虛形長九寸一分九色衣胸膈神名廣瑛宅字道仲形長五寸色白兩脇神名辟假馬字道成形長四寸一分赤白色左陰左陽神名扶流起字道圭形長二寸三分青黃白色在男存爲左陽在女存爲左陰右陰右陽神名苞表明字道生形長二寸三分青黃白色在男存爲右陽在女存爲右陰

中黃道君曰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

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臓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

老君者天之魂也自然之君也人亦有之金樓卿小爐里姓皮字子明衣青衣長九分把芝草持青旛侍道君在左方從仙人仲成子思之長三寸其長素女衣黃衣長九分思之亦長寸

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人亦有之在長與
鄉絳宮中姓李名尚一名常字曾子衣絳衣長九
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心中其妻玉女也衣白衣
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常思心中有華蓋下有
人赤幘大冠絳章單衣名曰天侯王帶紫綬金
印玄黃

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人亦有之兩腎是
也左腎男衣皂衣右腎女衣白衣長九分思之
亦長三寸為日月之精虛無之氣人之根也在

日中故人之日左為司徒公右為司空公兩腎
各有三人凡有六人左為司命右為司錄左為
司隸校尉右為廷尉卿主記人罪過上奏皇天
上帝太上道君太初卿玄寘里司隸六丁玉女
字道明皆在神龜上乘紫雲氣之車驂駕雙鯉
魚字太成子玄母道成也在中央身之師也主
生養身中諸神在五色雲氣華蓋之下坐戴太
白明星明月之珠光耀照一身中

中極黃老者真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主
皇后素女宮也人亦有之正在脾上衣五色珠
衣黃雲氣華蓋之下坐主哺養赤子太素鄉中
元里中黃真人字黃裳子主辟穀令人神明乍
小作大

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人
持人命籍人亦有之在臍中太一君人之侯王
也在天大將軍特進侯也主身中萬二千人中
極鄉璇璣里姓王名陽字靈子冠三縫之冠衣
絳章單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其大與自身

等也太一君有八使者八卦神也太一在中央
主總閱諸神案比定錄不得逋亡八使者以八
節之日上對太一故臍中名為太淵都鄉之府
也

臍者人之命也一名中極一名太淵一名崑崙
一名特樞一名五城五城中有五真人五城者
五帝也五城之外有八吏者八卦神也并太一
為九卿八卦之外有十二樓者十二太子十二
大夫也并三焦神合為二十七大夫四支神為

之十二元士故五域真人王四時上計八神王
八節日上計十二大夫王十二月以晦日上計
月月不得懈息
子欲爲道當先歷藏皆見其神先念天靈君青
衣白頭正在眉間思之三日即見其神念玄膺
狀正赤生光念咽喉中正白如銀環十二重凡
三日念遍乃念肺色正白名曰鴻鴻七日念心
色正赤名曰胸胸九日念肝色正青名曰藍藍
三日念膽色正青名曰護護三日念脾色正黃

名曰俾俾五日念胃色正黃名曰且且五日念
腎色正黑名曰濁濁三日念臍中太一色赤人名
曰玉靈子三日念大腸色正白名曰胴胴胴一作胴
七日念小腸色正赤名曰契契九日念丹田色
正赤中有赤人名曰赦精三日念玄丈方丈其
中有人到任七日念金玉印乾燥完堅三日念
玄英正黑潤澤有光三日念兩脾脾一作陛左右脾
內各有一玉女衣絳帔襦青裙正立兩陛上三
日念兩足下各有一人正白三日念爲道竟矣

不出靜室齋屏俗赴清虛先齋戒節飲食乃依
道而思之
老君曰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珠水玉其道同
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日也水玉者服月之
精右目月也
太上神名元光心中神字光堅心下神字玄谷
頭髮神七人七星精也神字祿之兩目神六人
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頭上神三
人東王父也腦戶二神人泥丸君也眉間神三人

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兩耳神四人陰陽之
精也字嬌女身中神一人名太一字通盧本天
靈也口旁神一人廚宰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
一君也字丹朱頤下神三人太陰神也頸外神
二人玉女君也兩手中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
兔陰項中神二人字上開也脊背神二人少陰
少陽之精也字女齊臍中神一人虎賁神也兩
乳下日月也日月中有太神各一人王父母也
兩腋下神一人兔兔兆神也小腹中神一人玉

女也兩陛內神二人亦玉女也字陰隱兩脛神二人金木神也字隨孔子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柱天力士右背神一人字朱雀上元神字威成子中元神字中黃子下元神字明光子一云字命光陰神字窮英兩膝神字樞公

經曰東王父者青陽之元氣也爲萬神之先也衣五色珠衣冠三縫一云三綫之冠上有太清雲曜五色治於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一云君解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子喬

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戲在頭上其精氣上爲日名曰伏羲太清鄉東明里西王母字偃昌在目爲日月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日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童子在中央兩目等也兆欲修真當念東王父西王母止在頭上有三人並立乃合日月精光下念紫房太一絳宮黃庭太淵丹田行其真氣五周施於腹復行氣十二周施於一身中道畢仰止朱雀關門關門兩乳是也左乳曰君阿右乳曰翁仲當兩乳下有玉關天狗天雞在其上主晨夜鳴吠

太微宮中有三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

生魂者玄父發一成神生魂者玄母化二生身

清水鄉敖丘里丹田名藏精宮神姓孔名丘字仲尼傳之爲師也

大腸小腸爲元梁使者主逐捕邪氣三焦關元爲左社右稷主捕奸賊上焦元氣上入頭中爲宗廟

兩腎間名曰大海一名弱水中有神龜呼吸元氣流行作爲風雨通氣四支無不至者上有九人三三爲位左有韓衆右爲范蠡中有太城子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水素女中有玄光玉女左有司錄右有司命風伯雨師雷電送迎仙人玉女宿衛門戶故名曰太淵之宮

胃爲太倉又爲太海中有神龜神龜上有七星北斗七正在中央其龜黃色狀如黃金盤左有日

月照之故臍下爲地中中有五城門瀆水泉交
通崑崙弱水沉沉混混玄冥之淵也丹田中神十
二人詠議大夫名曰赤裳子黃騰子中黃子主
傳相太子玄光玉女主取金液神丹芝艸玉液
松脂諸可欲食者立至矣

常思臍中有日月中有黃金鼎鼎中有丹封之
以黃玉邪邪廣三寸字曰威喜精而思之則邪
自出

百歲之人黃頭髮二百歲之人兩顴起三百歲

之人萬物耳四百歲之人面縱理五百歲之人
方瞳子六百歲之人脊肋胼七百歲之人骨髓
填八百歲之人陽爲筋九百歲之人延耳生千
歲之人飛上天

重堂喉嚨名也一曰重樓亦曰重環

桃核陰陽神名亦曰伯桃仙經曰命門臍宮中
有太君名桃核字合延衣朱衣巾紫芙蓉冠

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朱映鼻神名
勇盧齒神名丹朱有患呼之九過惡自卻

頭爲三台君 明絲

頭爲高臺腸爲廣野

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禮斗威儀○又云君乘金而王爲人美偶

鼻神亦曰玉壟名仲薑字道微

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
兒五名索關六名鬼奴七名靈因 閏 日入名亥

靈胎 酉陽雜俎

靈妃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髮有磨鏡之

石決牖之術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髮有童
面之經還行之法 真誥

體百神者耳爲帝君之聰門目者太乙之日月
鼻者三元之丘山口者絳宮之朱源眉者曰元
之華蔡髮者明堂之林精舌者元英之能牘齒
者丹宮之威力手者膽神之外援足者腎元之
靈關陰振之真樞也 三元眞經

眞誥曰三關常調是長生之道也口爲天關手
爲心關足爲地關調則五藏安安則無病又存

五神爲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頸想恒青兩手但赤二足常白者則去僊近矣昔徐季道學僊於鵠鳴山中亦時時出市中道間忽見一人著皮袴褶拄挑杖季道乃拜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掌中天青詠大屑踏雙白佩二赤此五神之事其語隱也大曆二皇文也

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真誥

依立世經云閻浮提人命促至十歲時身形短

小或長二搩手三搩手於其自身則有八搩手毗曇論云閻浮提人至百歲時身長三肘半或長四肘大阿含經云長三肘或有不定者大從古之弗婆提人長八肘瞿耶尼人長十六肘欝單越人長三十二肘依立世經

或問堅齒之道抱樸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指光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盡飛散則可令既脫者更生抱朴子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燕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

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斑鳩石決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白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並上

佛說云八十種好者一無能見頂二頂骨堅實三額廣平正四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瑠璃色五目廣長六鼻高圓直而孔不現七耳厚廣長埵輪成就八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身分不可

壞十身節堅密十一合身廻顧猶如象王十二身有光明十三身調直十四常少不老十五身恒潤澤十六身自將衛不待他人十七身分滿足十八識滿足十九容儀具足二十威德遠震二十一一切向不背他二十二在處安隱不危動二十三面門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面廣而平二十五面圓淨如滿月二十六無憔悴容二十七進止如象王二十八容儀如師子王二十九行步如鵝王三十頭如摩陀那果三十一身

色光悅三十二足趺厚三十三爪如赤銅葉三十四行如印文現地三十五指文莊嚴三十六指文明了不闇三十七手文明直三十八手文直三十九手文不斷四十手足如意四十一手足紅白色如蓮華四十二孔門相具四十三行步不減四十四行步不過四十五行步安平四十六齊深厚狀如盤蛇圓圓右轉四十七毛色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毛色潤淨四十九身毛右旋五十口出無上香身毛皆爾五十一脣色

潤澤如頻婆果五十二脣潤相猶五十三舌形薄五十四一切樂觀五十五隨眾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於一切處無非善言五十七若見人先與語五十八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樂五十九說法隨眾生語言六十說法不著六十一等觀眾生六十二先觀後作六十三發一音報眾聲六十四說法次第皆有因緣六十五無有眾生能見相盡六十六觀者無厭六十七具足一切音聲六十八顯現善色六十九剛強之人見

則調伏恐怖者見即得安穩七十音聲明淨七十一身不傾動七十二身分大七十三身長七十四身不染七十五光遍身各一丈七十六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身清淨七十八光色潤澤猶如青珠七十九手足滿八十手足德字 勝天王經

納縛國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又有佛掃箒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二物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

佉衍那國度大雪山東至有佛齒及劫初獨覺

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
寸西域傳
迦畢試國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
黃白髮孔分明又此寺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縈
引長丈餘又舍利升餘卷可寸許上
花氏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
云從空而來既非人工定多靈異上
花氏城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
此化龍留影煥若真形至誠請者乃暫明見上

花氏城東三十餘里有醯羅城中有重閣上安
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欲知善
惡用香泥印之及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髑
髏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柰許清
白映徹並用七寶瓶盛前二迹上
婆羅痆斯國南有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
尺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其形特異肉髻
上顯髮頭抽出神而有徵上
寶手菩薩于中出無量花香瓔珞虛空藏經

貐其爲人虎文脛有膂音驕[illegible]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闒音榻
據比掾比一云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袜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袜即魅也
戎其爲人人首三角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此蓋形解而神連貌乖而不相合不爲容離不爲疎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
三面一臂無右臂也三面之人不死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
黍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言有無骨人也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並上
天皇被跡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揭丹壺記
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顙馬蹏蛇身人皇龍身

九頭驤首達腋 皇之身九章 春秋命曆序

伏羲龍身牛首 玄中記云伏羲龍身 雲光賦乃天蘇身文了云蛇身上首有聖德故同變 傳汗云麟身牛首升也 帝王世紀帝繫皆云蛇身牛首 背文 嬀紀 渠肩達掖 亦日膌也今作腋 山準日角 衡月珠衡 駿毫翁 龍脣龜齒 援神契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 宋均注云木精之人日角額有骨表取象日月也 日房所立有星也 連珠衡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 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 合誠圖

伏羲山準禹虎鼻 援神契

神農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頭龍顏而大脣

懷成鈴戴玉理

黃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變之一足必有獨脛傳聞之喪真舛轉名定 劉子

少昊秀外龍庭月懸通順

帝乾荒 即韓流 乾荒之說 擢首而謹耳豭喙而渠股 擢首長咽 謹耳小耳 或作擢耳 謹音非 淮南注 豭喙豕喙 麟身渠股 郭云 渠車輞也 言在大車之渠 並謂小也 足襲若水取蜀山氏女曰樞

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 帝大紀云 顓頊 骿項也 顓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午 元命苞云顓頊帶午是謂清明 ... 之表 ...

帝嚳方頤龍顏戴干 ...

黃帝兌頤黑帝修顙蒼帝方乳 ...

蒼帝方面赤帝圓首帝廣面黑帝深面 ...

有古聞者曰一云四千歲一云見堯舜禹湯之了世云見有八彩不然也面兩有頭其貌似八字 抱朴子

赤帝之爲人也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米 ... 合誠圖 ...

勝琦表射出援神契注云兗火精鳥虔虔有烏骨表取朱鳥與大微庭也朱鳥之藏世有勝似之兗禪云性發揚有生門殺分琦表射出雙握嘉文丁立文也握嘉履翌

篋息洞道人藏兩云足下五翌星

舜長九尺太上員首龍顏日衡古謂顏爲衡故戴天子之爲上衡日角有骨謂起也方庭甚口面頤亡髮懷珠握褒形卷

婁色黳露日童重曜故日舜面原日重華世紀云內

重華子名重華真原大字重華按荀子堯舜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日重出大傳言舜四童子則兩目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尸子舜兩眸也舜地道華之名有睦曜意故自好動而日舜

或作辯

舜龍顏大口手握褒孝經援命契○宋均注云握褒手中有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飾致大祚也

舜耕於歷山夢眉與髮等尚書大傳

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春秋繁露

禹身長九尺有只虎鼻河目鯖齒鳥喙耳三漏鄭注緯書世紀長九尺二寸耳參鏤本作漏云九尺九寸戴成鈴褒玉斗家語云有人出白狄掘地代戴成鈴懷玉斗注姚氏云禹胸有黑如北斗鄭引懷璇璣玉衡之道戴鈴謂有骨表有鈴鈴猶也玉骭履已世紀云鈴胸有玉手有鉞鈴足文

口是文履已

夏禹虵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列子

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帝王世紀

皋繇生馬喙忠信疏通漁于雷澤虞帝以爲士師

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

師曠瞽而爲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淮南子

潛夫論云后稷彼顏乏命苞曰稷鼓顏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上食穀注云回皮有土象顚而爲下部下部爲地巧於利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

如反手守日假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荀子）

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足聖舜身修八尺有奇而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孔叢子）

湯臂再肘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論衡○元命包云武王駢齒）

殷時有仙女名曰容腦忽見骨

商成巳生而缺左耳

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雒書靈準聽）

文王龍顏柔肩（元命苞）

文王虎眉（帝王世紀）

老子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間爲天伏若蟠起玉枕穿腐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鬚龍髯素潔如絲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便蛪云耳有垂珠中有三門又抱朴子云耳長七寸）兩目日光方瞳綠筋貫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甘香舒發好音聲如金玉觀高而起顧方若矩日角月圓金容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開關額有兒象參午上達天庭平坦金隱充滿腹有白痣顧有玉乩項有三約鶴素昂

昂齊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負河魁臍深寸餘腹軟如綿心有錢文腹有玄痣眼有輪文足蹈二五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偏體芳香向方而澤上下三停身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輪上法）

（玄）

周昭王廢子食采翁山夫人貫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皆不開昭王噀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翁遂賜姓翁氏（廣記）

周瑕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闕康王封于闕城 出唐表

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 出元和姓纂

周文王曹夫人姜女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氏爲薛 出薛氏血脉譜

子他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姓鮮于氏爲燕附庸 出鮮于血脉譜

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

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 出姓源韻譜

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爲氏 通考

伯奇放流首髮早白 論衡

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周書

邑姜之眉唐叔生而手有文曰虞遂以爲名魯仲子生而手有文曰爲魯夫人季友手有文曰友干將子眉廣三寸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文

不兵符其妻蕭氏手有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而羸猶如松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 秘笈

孔子足躡追荒力招城闕 淮南子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牛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窪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倛 兩目方相也 手垂過膝眉有一十二彩目有二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

王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其項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祖庭廣記

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 孔叢子

孔[illegible]而獺頂故名丘而字仲尼 [illegible]

故世本史記家語作垺頂緣亦云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口頂上窳也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今像多鬚誤群碎錄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論語摘輔象

孔子海口言若含籥援神契○又鈞命决云舌理七重陳機授度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鈞命决

仲尼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是謂斂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

論語摘輔象樊遲山額有若月形反宇陷額是謂和喜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顏回重瞳劉書新論

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論語摘輔象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白匿人亦不能覺論衡

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幽通賦注

子貢斗星繞口摘輔象○又御覽云子貢有山庭之相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聽流其舉足也高其蹳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御覽

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視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蕭廣濟孝子傳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國語○又叔魚為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專諸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吳越春秋

盜跖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莊子

齊桓公獵得一鳴鵠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放於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說苑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耶 淮南子

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 論衡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悅之 呂氏春秋

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 新論

郊閭兩瞳之正方卬疏之雙耳出乎頭顛 抱朴子

宋假王剖僂之背斮朝涉之脛 賈子

始皇虎口日角 河圖

秦時不覺無臭之醜陽翟不憎無癭之人 抱朴子

張良體弱而精彊荊叔色平而神勇 人物志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燕丹子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為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敢舉兵以向京師也其後遂有七國之難至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應也 搜神記

宣帝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 漢紀

漢武帝對群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

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寔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別傳

時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至長安逃歸天水囂少病蹇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後囂意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 後漢書

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

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君所知 魏紀

張道陵字輔漢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感而有孕於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髭髯能踞虎步豐下銳上 真仙通鑑

李郃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別傳

李固足下有龜文 後漢書

鄭玄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曰小同 別傳

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長頸是見

蠻王古來至今不死 南史

承宮字少子朝廷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

不可以示遠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後漢書

支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漢末游洛該覽經籍及諸伎藝善諸國語細長黑瘦白眼黃睛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高僧傳

馮緄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後漢書

涉正字玄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乃為開目目開時有

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諸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 神仙傳

熹平中雒陽訛言虎賁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後張角起兵冀州自號黃巾 後漢書

何氏美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者肥人輙貴瘦人輙賤張氏瘦者輙貴肥者輙賤 三輔舊語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著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

之腋下有兩翅長數寸開元占經
趙孟字孟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四
士之風其兩有疵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也晉書
孝武欲以吳隱之爲黃門郎以貌類簡文帝乃
止上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
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
洪範則白祥也上

懷帝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
顏隆準眼有精曜晉起居注
衛玠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
枯槁
傅咸掌有卧龍紋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
以文章過人南康記
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
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其瑞印綬當母天下
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
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
候受辭列姓呂名錫云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九
星星皆有毛髮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
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晉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
兵陳濱女臺有文在足曰天子之母炙之逾明
京都喧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
上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宜妻樊氏懷妊過期不

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
胡兒異苑
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於上位
在無極侃以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
取紙裹公迹愈明上
黃平夢昔一髮字青髮而止索紞曰此亡友也
是日果有友人計至搜居錄
大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

江東其性淫而不産又有女子陰在首居在揚
州亦性好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
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
後 搜神記
瑯琊費縣民家常患失物謂是偷者常周行宅
内後見籬下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蹤乃作繩
彄放穴内夜中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
可三尺許從此無復所失 異苑
符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恭谷號版齒蕭道成

鱗文徧體梁武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兩髀駢
骨項上隆起有文右手曰武爲兒時踏空而行
簡文眉翠色
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
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生而左手有文
曰淵 晉載記
晋董青建不知何許人支字賓明建元初爲越
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
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即
名焉
晋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鬚光左肘生肉印及征南城印内隱起文字曰
曰
陳石字石奴少患面瘡治莫愈乃自幽
逃止於巖下中宵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除既
不見形意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
面 異苑
瑯琊諸葛忘名而病鼠瘻劉眞長見歎曰鼠乃

復齧穴人面乎
檡道安生而左臂有一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
上下之惟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佛圖澄腹旁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
絮孔中光照於一室
范甯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嘲之
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

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任子夏
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
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
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
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也七日然後納諸方寸
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上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奧方於盜削
耶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

豈非溺者之妄笑肴靡之狂歌歟 文心雕龍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異苑
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能臥一飯輒
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後宛爲刺史度之
爲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爲
凶暴所害 上
褚彥回美姿貌善容止時以方何平叔袁粲曰
褚公眼睛白多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
也 南史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鬢而髮
人面與身反非令終之相運怒曰學道在心安
以貌耶遠公笑而不答後果如所料 蓮社高賢錄
王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
八勢 南史
宋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
之羊頰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吝呼爲老
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會集
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 宋書

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齊書
明帝大會新亭挍勞諸軍樗蒲賭官李安人五
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
也 宋書
陸驗爲少府丞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
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爲生犀 南史
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倒屐者以
爲戲已大被嫌責則翁背爲牋云智不及葵亦
以忤旨 上

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 琅琊代醉

沈約左目重瞳子右目有紫志 南史

陶先生形細身長七尺二寸腰正圍二尺六寸薄皮膚露筋骨青白色長頭面疎眉目鼻小而平直長額敚耳左耳內輪有大黑誌如豆耳兩孔裏各有十餘大毛出外二三寸方頤禿鬢霜頷少髭鬚髮右肩上有一紫痣如兩錢大右股內有數十細黑子多作七星形起正方如錢鎗脚眼中常見有黑光象左右各類未嘗言其狀

釋普恒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 梁高僧傳

劉薩何師卒于肅州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 上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有酬無不塞

智顗禪師眼有重瞳後明通悟詣金陵瓦官寺創弘禪法徐陵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

釋貞觀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潤榮澤從幼至終未嘗患渴舌文交加狀如羅綺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沐橡之作沙門洪偃才邁儒英獨深釋傑面相謂曰額高多知耳白有名我有四絕爾其八能謂義道書詩辯貌聲棊是也學士傅縡嗟曰三千弟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酬對時人語曰錢塘有貞觀當天下一半

功德直西域人道業既廣善誘日新宋大明年到荊州爲釋玄暢翻譯暢刊正文義詞旨婉密館于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 高僧傳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蕭惠開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啓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斂踖自

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
法華耳如周乃悟
徐陵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
鮑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爲書責之曰
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並上
青王池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鼻齆婿乃求
媚此婦既齆豈知分香臭哉 金樓子
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眼有時而方 仙方

斛律光馬面彪形神爽雄俊侯景謂高敖曹曰
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君 北史
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尅捷瘤則
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典略
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十六國春秋
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
醉墮馬鬢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
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 陳書
後魏拓拔濬立髮委地臥則髮非至膝崔浩

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虛胷身長九尺臂毛逆如
豬㲯力能拔樹嘗臥疾猶伸足舉二人
宋游道剛直疾惡如讐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
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
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
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
乃獼猴而衣冠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北史
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後步

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後魏書
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諧似優剛腸似
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
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單錦絞髻踞
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
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
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
宴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乞一言子才曰
海中有蓬萊山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裴遂齊反

語裝鞾也故以戲之
王肅弟秉之初歸國也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史
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徐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 上
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

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獨異志
隋文帝生而頭有二角一日三見鱗甲母畏而棄之有老尼來有哺甚勤尼偶外出驟其母視兒母見頭角稜稜起燁然有光大懼墮諸地尼疾走歸抱起云驚吾兒令吾兒晚得天下兒繇知巨食尼不知所之後帝果六十登極 北史

陳王知隋文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彥圖像而去 史
高祖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日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達不如何人爲性疎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醼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而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達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黑謂是垢汗便洗拭

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柰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獘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勵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法苑珠林
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

時髪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 神僧傳

人士傳弘者任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 神僧傳

杯渡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

脚後皆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上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像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後天下果大亂陰城圍帝於鴈門 集異志

劉炫字光伯聠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上

隋末賦役重人往往自折肢體謂之福手 福足

薛君曹見二青衣鴛亦犢出耳二童子曰兆玄國在君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自童子耳中落 幽怪錄

隋兗州佐史董愼性公直明法理一日州門遂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爲錄事既至府君命坐因與之語人曹從挾貢泉張審通自代審通爲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怒審通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額一耳遂無聞審通更爲判申天曹允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

中肉令一小鬼帖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既嫌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二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有呼鸈冠秀才者 上

范陽盧景裕少好閑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時號居士初與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偏好老易爲江館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 談藪

北海之外其民一目眺含那有烏語鬼形之民
夏啟之北其人二首鑿齒之東其民一首而三
身玄覽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凡無有手乃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凡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陁洹果求佛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大世

人所見敬仰昔有比丘一是羅漢一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種種請後于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成道

阿育王夫人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在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為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為王女緣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

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歘生一皰其形如面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

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效之此人見王眼睛便効王瞤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

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爲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巳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

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脈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爲端正大王巳崩頂生爲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

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效之此人見王眼瞤便效王瞤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瞤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瞤故效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效其不足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效王亦復如是

昔有一人婦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臥值天大雨屋舍

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五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莆中黄　光訂

藝苑一

總經　易　詩　書　春秋　禮記　孝經　論語　孟子　山海經　爾雅　緯經

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法所以正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者也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易易也言變易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儀宜也得事宜也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記紀也紀識之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春秋春秋冬

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温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內以諸國爲外外國所傳之事也爾雅爾暱也暱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　釋名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成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後樊英傳

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樂至乎禮而止矣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荀子

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上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捨斯辨亦小矣 法言

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漢詩釋經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 大戴禮

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 翼奉傳詩有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於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益也 楊泉物理論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説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孔融書

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讃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内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 文心雕龍

秦宓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由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 後漢書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許愼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拾遺記

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 王塡之童子傳

臧榮緒惇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宋書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南史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便於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宋書

許懋字昭哲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 南史

房暉遠字崇儒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隋書○以下易

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

後漢施孟梁丘京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瑯琊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

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上八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古文老子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帳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

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上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管天道以成人事 王叔師

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山海經

伏羲始畫八卦是爲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夏曰連山天易也商曰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文王曰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

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納於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

艮爲首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 玉海

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爲占

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

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

伏羲六十有四卦其名未着而神農之卦名又與今代爲與代弗之知陽豫游徙之類連山卦

也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而史記始皇得璧言明年祖龍死不樂卜之得游徙是矣

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釐初寙初巽卦皆六畫卽此八卦也（玉海）

歸藏卦皆六位卦又有明夷熒惑老黽老大明之類昔啟筮明夷鯀治洪水枚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商牧占耆老

厲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桓子新論）

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易緯）

禮含文嘉云伏羲得洛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故大傳云伏義氏作八卦此卽文王之所用者壺子云伏羲法八極作八卦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枝幹衍爲甲子而魏博士淳于後乃以爲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故高貴鄉公以孔子不言燧人氏沒伏羲氏作難之也

三墳書云伏羲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泛時龍馬負圖始畫卦也蓋以草木紀（歲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讚易道而黜八索正義以易八卦爲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者而作瀞小畜作毒畜大畜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卒爵林禍馬徙三　復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在五帝時名八索坤三索於乾而得三男乾三索於坤而得三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廣生六十四

孟喜易解明夷箕子曰箕萬子滋也言萬物方
滋荄也
仲尼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易於商瞿
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
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
志（庖犧先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懌子張進舉
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
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

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
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
鄭志張逸問賁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
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
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
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于稷
門下
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複重定著十
二篇淮南聘善爲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

曰淮南九師書（劉向別傳）
沛王傳易楚王好詩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事
（梁元帝書）
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篆駰之祖父或曰
卦林或曰象林
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
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
僑僑祁聖元（東觀漢記）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年十四受學于徐遵明長

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
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
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
洼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杜撫作詩題
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
謝該通解左氏疑滯名謝氏釋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群籍以易
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于夢蒙誦周易

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
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
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言故空誦其文耳衆
座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 拾遺記
虞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
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
盡呑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
應當知經 別傳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呼叱

之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
易中九事
王輔嗣注易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
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
之災上九曰大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
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
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
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
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
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
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微弱而
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
基于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
爲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極則
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道乃大
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
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
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極則

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于觀上九觀我生自觀
其道者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于賁六五曰
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束乃戔戔用莫
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于復曰
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嘿嘿非對
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
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
凡敎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

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于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群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已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

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畜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非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顏氏家訓

紀瞻拜尚書郎與顧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

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繫其遐業三聖相承共

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淸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蓋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

天地其孰在榮遂止五日書目

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傳麋氏穀梁鄭玄孝經陸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　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淸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唯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

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唯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

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糜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玄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世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蓺文並陳之六蓺不

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南齊書

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群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梁書

東魏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權會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 北史

釋曇遷俗姓王氏年十三初學于舅氏權會後以周易隨言即曉始學其半餘半自通有一嫗失物求會決之得兌卦會令遷試辨之遷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兌

是金位字脚兩垂似于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爲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爲白也兌字上縣表總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測而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方驗後生可畏宣尼不誣矣 續高僧傳

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

而去（隋書）（以下詩）
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

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隋書）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詩含神霧）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義理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曰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王弇）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

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

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葢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韓詩外傳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說苑

建酉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詩推度災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 泛歷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何出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 采蘋 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曾韓之說歟 白虎通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曾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葢曾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其韓詩之所歟伯封事唯見於此 新序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政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陳囂字君期善說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以上詩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爲百篇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

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文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

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

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書序）

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鐘鼓百家爲笙簧（抱朴子）

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孔安國以爲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illegible]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爲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三洞叙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汜不能解遂以還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叙說一十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于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爲字靚以總五嶽告玄受之爲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爲皇文而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爲三墳其陸修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技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架等事黃盧子西岳公之所傳者下逢緘之言戾矣逢緘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耶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旨也世儒弟見深古湊理莫推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錄也（路史）

劉歆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禹貢所言形質也九丘所言情性也九共云予辯下土使民平平民以無傲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書緯

堯與羣臣沈璧於河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帝王世紀

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上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知陰精陽和五星來備

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

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命授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在上也上帝之書也春秋說題辭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文中子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爲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因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尚以繩十餘莖縛腰誦一遍一結十莖之繩皆繩結殆矣誦記之數萬遍且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二矣堯舜二典所闕殊多帝聞神

異乃聘徵充衣荷草春負五嶽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 洞冥記

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 論衡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東漢書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 桓譚新論

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送勝家錢二百萬爲勝

素服一百日 抱朴子

栁惲年十二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帝女長成公主 梁書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蹶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顏氏家訓 ○ 人亦恭欸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

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中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隋書 前漢書云自陰任之學 范寶之學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

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論衡

仲尼作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莊子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閔因敘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于天赤虹貫日自上而

下化爲黃王 搜神記

仲尼經成紫微降光 抱朴子

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公羊序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焉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

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 春秋繁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 春秋繁露

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論衡

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北堂書抄

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書云黃帝坐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

鄭康成言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 風俗通一曰名喜 受經于子夏爲經作傳 [illegible] 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

春秋漢宣帝好春秋擢千秋爲郎由是行于世 楊士勛疏
注家仲舒春秋決獄十卷 唐志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後漢書

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力絻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中興書目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後漢書
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之月讀一遍 上
延篤少從唐溪季度受左氏傳篤欲寫無紙乃借本誦之及伺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誦之矣季度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 先賢行狀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佗者此人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佗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佗請是誰殺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

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笑林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後漢書
隗禧字子牙魚豢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魏略
嚴翰善公羊鍾繇好左氏繇謂公羊爲賣餅人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機捷而翰吶口時屈

無以應繇曰公羊高敬服丘明矣翰曰直故吏
爲左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介象者字元則學通五經常往弟子駱廷雅帷
下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
能忍乃忿然爲决 神仙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兆博學洽聞温篤善
誘從受業者數千人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
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
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

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
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
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
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
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
有人著韡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
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
前旣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
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

此易解耳因爲辨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
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
重呼還客口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
也旣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
晉書
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
非董仲舒由是見譏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
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单衣入與蘭坐謂曰君
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今欲相召當爲君正

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宋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
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
内爲一 南史
劉之遴著春秋大意三傳同異合三十事武帝
詔答曰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張
蒼傳左氏賈誼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 梁書
○以下禮記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

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王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于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

子聖沛人慶普于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文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于歆因以敎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

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于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隋書

周公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 儀禮序

橋玄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 後漢書

景鸞字漢伯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

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與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界 益部耆舊傳

黃霸於獄中受書崔瑗於獄中問禮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非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

隔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嵒沈宋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聖人正典廢而復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于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南史

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于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尋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于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似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微據禮云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

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

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
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
一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
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
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震動為德故言帝出震太
子曰天以震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
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
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為儉又諮太子曰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

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
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
規教義在于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
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
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
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
孝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
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
為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夫孝榮親衆

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深淺
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為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
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 南齊書
梁元天才英發音響若鐘年五歲武帝問所讀
書對曰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驚歎
以下孝經
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
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于
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

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
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
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
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
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
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
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
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者餘書不同故疑之
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

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
劭于京師訪得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
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至令與鄭
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
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
文帝命侯伏侯可悉令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
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隋書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
河洛事非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

拜 孝經援神契
建光元年許冲上父慎說文曰古文孝經孝昭
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
口傳官無其說臣父學孔氏古文撰具一篇并
上 說文序
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又別立校
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後漢書
獻帝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
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與立入為帝說孝

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出入
上
皇甫謐篤論曰氣絕之後便時服幅巾以籧篨
裹尸麻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
之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一尺廣六尺坑訖去牀
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賚孝經一卷示不
忘孝道 王隱晉書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
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

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
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 南史
皇侃性至孝嘗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比觀世
音經
顧歡字景怡有病邪者問歡曰家有何書答曰
惟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
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歡曰正勝邪
此病者所以差也 齊書
徐陵子份有孝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

誦論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忽然而愈

三國典畧○以下論語

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

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頗有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

人盛于人間上

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于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文心雕龍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北史○以下孟子

孟子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

依放而託之者也 玉海

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後漢書○以下山海經

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解非本文也 家訓○以下爾雅

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于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 三朝記

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

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蓺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論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以下擬經

楊雄七十三歲擬經

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著玄經不

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劉向別傳

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于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於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為仲子之思慮誠為信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頗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于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著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

間異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陸績述玄

乃者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玄四百歲其與乎足下累世窮達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張平子與崔子王書

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于當時太玄見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乎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 抱朴子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

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方州部家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于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朞之日

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 論衡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 上

王長文字德儁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

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

景初中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 魏志

江淹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不成 南齊書

文中子隋末隱于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一時偉人 隋唐嘉話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文中子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六